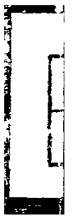


朝野新談

甲乙編



集一第船珠珍海神

談新野朝

編 乙 甲

史野國民名一



上海東方
書局代印

行印社輯編華光

勝國名人軼事

斯為稗海珍珠船第四集也

二集也採輯前清名

公鉅子之遺聞軼事

足有二百餘人搜羅

豐富紀述翔實足稱

有清一代裨官之信

史也

洋裝二冊定價四角

發行所光華編輯社

名閨奇媛集

斯為稗海珍珠船第四集也泣羣

君具發揚女界之心胸以薄化坤

道為宗旨編輯是書經東甌情俠

加以評語又蒙海內諸名士寵賜

題詞數十篇其文筆之豐豔裝潢

之華麗洵為文藝美術界上獨一

無二之鉅製也凡吾清雅逸士閨

閣才子不可不讀之書也

洋裝兩冊定價五角



總發行所上海光華編輯社

甲乙編

朝野新譚

蠡意題



民國野史序

小鳳

惟士能奪千鈞萬乘之欲以繼所志後世論人之規豈不本諸此乎
余謂革命之役當始自己庚其終則吾不敢知孟子曰民爲貴使此
義長在俾多聞博識之彥雍雍紀一代興廢豈非吾人大幸哉志士
殺身不顧以應一時之急漢萍之役猶夫桂粵桂粵亦猶夫武漢焉
苟不建其極斯志不達則後之視武漢焉知不與漢萍桂粵同哉然
則民國野史殆亦有憾乎士君子識仁與義不得志不能行其道慨
然入著述之林甯得已哉顧世之事恆不相從焉試譬諸水岷崙以
下碣石龍門之險或折之或迴之然千里犇放至東海而止矣賢人

君。子。之。愛。其。國。所。百。蹶。百。起。以。赴。難。者。庸。有。異。乎。野。史。之。輯。今。或。在。龍。門。碣。石。間。乎。是。在。識。之。者。而。已。



民國野史序

情天室主

考治亂鑒興亡莫如史中國之史流派素多有正史有編年有紀事本末有別史有雜史正史尙矣顧其中恆舉犖犖大者若夫遺聞軼事大半闕如清政不綱民國建立兩載以來遺聞軼事之足資考證者甚夥歐美人士箸成專書以紀之者就余所見已若干種而吾國顧鮮有聞焉鄧水姜君泣羣怒焉憂之爰有民國野史之輯凡近年以來之遺聞軼事搜集靡遺先出甲乙兩編並擬以十編爲限陸續印行嗚呼勤矣吾知此書出不特中國學者將人置一編卽歐美人士之研究中國近事者亦必先睹爲快夫吾國時事往往瞬息萬變

朝野新譚 序二

令人不可懸測。吾恐君書方將繼出。而不窮。豈能預以十編限哉。

二

三年二月上海情天室主識



凡例

一是編悉爲吾中華民國開幕前後之奇聞軼事開信史之先河垂紀念於後世

二是編或採錄舊聞或掇拾新事間或輯諸名人筆記皆標明作者姓名以避剽竊之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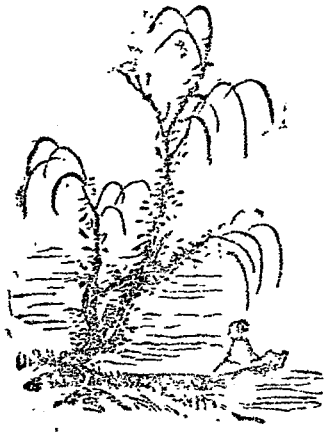
三是編以編輯先後爲次序事蹟倒置在所不免

四是編命名朝野新譚故上自建設偉人之歷史下逮閭閻畝畝之瑣話以及光復前野外戰紀凡可驚可愕可泣可歌足資譚助者無不兼收並蓄以饜閱者之眼界

五闡幽揚微爲本書之宗旨明譏隱刺非編者所樂聞是否有當高明鑒之

泣羣識

朝野新譚 凡例



朝野新譚

(一名民國野史)

鄭水 姜泣羣編輯

甲編目錄

袁大總統歷史

記王照述吳祿貞烈士死事狀

檄文中之檄文

辛亥湖北革黨運動史

何海鳴筆記

武昌起義三烈士供詞

羅良鑑

無名之英雄

朝野新譚目錄

807750

中華民國旗之歷史

同盟會之歷史

漢人供給滿人之細帳

福建之奇童

孫逸仙之舊話

前事重提

馮和尙

中國之文學革命說

決死隊之家書

紅十字會之緣起

陸徵祥小史

張懷芝軼事

王二瘋子傳

張□季父

閩中蔣黃二子事略

春明軼事

章太炎先生秋瑾集序

秋瑾遺詩拾遺

革命女士秋瑾遺文

● 乙編目錄

汪兆銘小史

汪兆銘之婚事談

朝野新譚 目錄

朝野新譚 目錄

汪兆銘暗殺史

汪兆銘之詩詞

日本防彈衣歷史

香艷文牘 ○序○啓○書○批○示

過古革命家呂留良墓記事

讀呂留良墓記餘談

熊烈士承基供詞

吳孝女傳

附錄吳女士甲辰感懷舊作

新革卦

廣州流血事略

王天縱小史

毛奎英女士之家書

雅兵

四川武侯碑

童子從軍

傷兵目覩談

將軍淚

從軍女子談

剪髮及辮考

辛亥李直繩君反正廣州記

明遺臣後裔

朝野新譚目錄

朝野新譚 目錄

奇驗

德律風世界

周鳳林與張勳

伍廷芳軼事

蔡子民歷史

裕朗西女兒之革命談

章太炎軼事

朝野新譚目錄終

名人肖像

左民署



民

國

萬

歲

馮鑄書

十歲

袁 大 總 統

最 近 攝 影

肇建新夏
唯公之德
宏我漢京
徧及羣氓



唯公之威
神州蕩蕩
震耀八瀛
常享太平

河洛大俠天王縱



章太炎先生



陳國權先生小影



錢錫麟夫人 王天縱夫人 吳木蘭女士



吳木蘭女士



沈佩貞女士



先烈遺容

盡隱署





自由鐘第二期出版

本雜誌「發揮世界主義」「鼓吹種族同化」
 「主張男女平權」「規導共同生活」為宗旨
 第二期分「腦海思潮」「文壇拜將」「李代
 桃僵」「筆槍墨炮」「雁牒魚書」「警鐘譜鐸」
 「現身說法」「擬劍豪吟」八門全編計八
 萬餘字祇取還紙費壹角六分函購可以一
 分或三分之郵票代值連寄費二角（因郵
 票售出祇得九折故）業於陽歷四月一號
 出版欲閱者速向上海西華德路閱行路角
 六號洋房自由鐘雜誌社售書處購取可也

經理人白



男女交際自由尺牘

交際根本
 姻婚變更

朋友時代
 夫妻時代

婚姻時代
 夫妻變更

發行所 棋盤街 中華圖書館

◎鉅公書翰

歷代名人分類尺牘 明陳眉公原本 姜泣羣補編

中華百大家尺牘

章太炎尺牘

汪精衛尺牘

張季直尺牘

歷代名媛情書選

光華編輯社發行

吳樾先生被炸時攝影



陶煥卿先生被刺時攝影



歐陽駿女士 秦寶鏡女士



光復時圖謀今總統袁慰亭先生者



湖 南 劉 君 遺 容

烈士劉君像贊

嶽嶽衡山高上造天靈物海困了出異人西農沈冥實愛其神話
言孔多惟失秋是劍風聲所敷記者如雲臣余所聞焉有劉君矯
矯劉君志行惟夷幼而儼儼頗著傑奇殊方朱圃君通其言異域
絕學君識其原藏壘相時則行所乘伊何劉除非類志不克就遽
嬰罔羅嗚呼昊天有恨如何華夏式微斯痛莫大不能事仇即死



快劉君雖死尚有賢良兄弟速行君志惟愿君魂護終不亡君亦
不死誓我後之人視者君子肅州黃佩敬謹

按此影爲友人假諸吳女士木蘭處其旁粉有黃季剛先生贊
言古字跡神刷用顯微鏡於似是間旋舉而出字句中魚魯之
請恐在所不免大雅君子勿莫爲幸

泣翠誌

編 輯 者
姜 泣 羣 小 影



孫詩樵先生
說部名著
餘墨偶譚

燕京孫詩樵先生爲近代名宿交遊天下著述等身斯編爲生平最得意之作墨沙王逸吾先生敘謂稽古則經典釋文之選也述今則朝野金載之體也模山範水則臥遊之圖也矧俗訂頑則徇路之鑿也而吐屬風流詞華雋雅則隨園詩話藝苑名言不是過也顧世罕刊版是編乃抄寫本於辛亥春得之京師勾章某鉅卿處爰重行分訂正續各八卷函付之饒印以公同好每部八冊外加錦套裝潢雅緻印刷精良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熊內閣書牘

是書內容分爲(政見)(著作)(書牘)者附(大政方針宣言書)○凡清釐財政之計畫○整頓稅率之手續○飭理吏治之要圖○振興實業之宏謨無不備載靡遺至於吾民國兩年來財政界之困難狀態借款秘密盡情揭露足窺全豹其印刷純用四號五號新鉛字橫排印紙墨精良勘校確正猶其餘事洵可謂民國財政之新史建設時代之鉅製凡吾國民無論政學商各界欲研究時局者不可不讀之要書也每部三冊定價大洋兩角半 代售處 上海各大書局 總發行 上海光華編輯社

毛對山先生

說部名著

墨餘錄

對山先生上海人也乃前清咸洞間之大文豪家詩古文詞爲海內所崇仰兼通醫術精繪山水壯年時適當太平之役避兵異地隨遊名山巨川足跡遍天下晚年時棲居對山書屋杜門著述於是是書內容悉爲當時先生親見目覩之實錄兼及明末清初之異聞軼事也皆未經載入他書以補稗史家所未逮而備修史者之搜討耳其文筆之豐贍趣味之濃郁較洪氏夷堅蒲家聊齋諸志異書有過之無不及復經古文大家南匯朱雨蒼先生遍加評語眉批一字一珠滿目琳瑯洵爲文藝界上特放異彩之傑作也全書用四號活版字印訂分爲四冊外加錦套裝潢古雅校勘精良猶其餘事焉定價每

部大洋八角

朝野新譚（一名民國野史）

甲編

袁大總統歷史

鄭水

姜泣羣



今大總統項城袁公。為前清河道總督袁公甲三之姪孫。前侍郎保恆之姪。父保慶。江南道員。初以世家子。應童試於陳州。其時吳巡撫重熹方守陳州。考列前十名。比院試。督學為善化。瞿軍機鴻璣擯之。袁公引為大恨。伯父保緒方為天津海關道。往投之。執世家子禮。謁李文忠。文忠賞之。畀以事。保恆謁文忠曰。吾姪跣地。必敗事。公可毋用之也。文忠熱視。保緒曰。爾薄爾姪耶。吾以為是人。將來功名事業。當百倍爾也。時廬江吳武壯公長慶。方駐師朝鮮。袁公思以武功顯。以武壯交。東謁武壯於漢城。武壯謂爾年少。宜先讀書。吾幕府多名流。

朝野新譚 甲編

可從問業也。通州張謇、季直、海門周家祿、燕生並在軍幕，乃告張周使定其文。張繩之恆苛，袁公不樂。周恆獎借之，及袁公督直隸，延周入幕而與張不通。緘札比袁公力請立憲，張致書與論憲政，蓋至是始通款好焉。

袁公既不得以科名進，欲納粟入官而無其資。時江督周馥爲天津海關道，與其伯交厚，出資爲捐，同知蓋自候補同知至直督，及十年不及督。直隸而周馥適爲布政使，謁袁公於保定，袁公殊踧蹙不半月，而周馥山東巡撫之命下，蓋袁公力也。

袁公以同知爲吳武壯公營務處，領兵於漢城，值朝鮮東學黨之亂，時駐朝鮮商務委員爲香山陳氏，職務若今之公使。陳氏困於城中，袁公自督師迎之，遙恃一少年騎馬挾槍護陳氏而出，詢之，則前總理唐公紹儀也。唐方爲朝鮮關口西人記室，與陳氏同鄉甚密，聞警故往護之。袁唐互相忻慕，約爲兄弟。袁旋

充商務委員。邀唐爲助者數年。情誼蓋極洽矣。

甲午中日之役。袁公尙以道員充商務委員駐朝鮮。朝鮮恃中國。其執政時親袁公。朝鮮元山產米。日本商民恆至販米。及朝鮮饑禁糶。日人怨之。次年弛禁。日人謂其米商折本十四萬元。責償於朝鮮。至三易公使以爭償。全卒償十一萬元。日本頗致疑於袁公。以爲袁實隱持之也。東學黨亂起。日人陰助之。袁公時報諸北洋大臣。李文忠亦深倚之。朝鮮來乞援。日人謂袁公實主之。深怨袁日人。屢渡師。袁公迭請兵。文忠乃命葉志超、聶仕成、衛汝貴等相繼進兵朝鮮。備戰。而意實主和議。袁公屢請戰。皆不許。乃屢電請歸。面陳敵情。舉唐公紹儀自代。遂歸於天津。

中日和議成。文忠罷鎮。間居於京師之賢良寺。袁公亦侘傺無聊。居於京師時。康有爲爲懲甲午之敗。力倡變法。袁公以翰林。張孝謙之介紹。交於康氏。遂大相。

得與李盛鐸等共倡強學會於京師。李旋與康氏有違言，遽揭參之。乃罷強學會，改官書局。以孫公家鼐督之。袁公旋授浙江溫處道，未赴任而直督王文韶留之練兵。駐小站，旋授直隸按察使，不之任。仍練北洋兵。歲戊戌，光緒銳意變法，信任康有爲，迫於那拉后之勢，不敢登顯之。乃以楊銳、譚嗣同、劉光第、林旭爲京卿，入軍機處辦事。而皆決於康有爲。其時譚嗣同倡言皇上權力太弱，政令不行，以無重兵，強將擁護之耳。諸將已貴者，求保其位，必皆附太后。莫若擇一有才望而位不顯者，驟貴之，必感激爲用。乃議召袁公。林旭謂不如董福祥、武人易驅使。嗣同謂福祥驕悍不足謀大事。康與袁公有舊，稱袁公才，乃決召袁公。既至，德宗召見，獎勵備至。翊日，卽有以侍郎侯補充練兵大臣之命。其時守舊諸臣皆怨康變法，密議請垂簾。而御史楊崇伊詣天津告急。榮祿方以那拉內姪出鎮北洋，袁公至卽嚴詰之。當時語祕不傳，榮祿卽自津至京，以袁公

代折代。行榮祿。卽與那拉定。垂簾之議。逮捕康。有爲而學士黃紹箕。先有所聞。走告康。康乃先遁。而四京卿並被逮。旋戮之。榮祿入長樞府。以裕祿代鎮北洋。而袁公遂被命爲山東巡撫。

山東當毓賢爲巡撫時。已有義和拳。袁公禁之。乃漸入於直隸。信者頗衆。當己亥時。西后欲廢光緒帝。乃先立端王載漪之子溥儀爲大阿哥。慮各國有違言。乃使李鴻章示意於各國公使。各國極不謂然。遂止不廢。太后乃大恨。端王謀之益亟。乃力言義和團之可用。引大師兄曹某等入宮試演。西后信之。遂決排外之議。袁公在東。撫任力陳義和拳不可信。不納。乃嚴飭境內不許拳匪入。至境則執戮之。山東全境拳匪絕迹。北亂方熾。袁公乃連合東南各督撫。劉坤一、張之洞等共保東南。八國聯軍據天津。破都城。乘輿西狩。而東南安堵者恃山東爲之障蔽。皆袁公力也。李文忠方自粵督調補直督。旋授議和。大臣至京師。

與各國議和。劬瘁以歿。遺疏力保袁公。繼直督。任謂環顧海內人才之雄。無出袁某右。乞畀以重權。遂授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時天津爲聯軍佔據。乃駐保定。李文忠遺疏。力請回鑾。保外人無他意。乃決回鑾。袁公迎駕於保定。兩宮謁西陵。袁公扈從。繼扈蹕。還京。駕至之日。袁公與岑公春煊。雙騎夾御輦。而馳以衛。駕功加太子少保。仍還保定。

自八國聯軍佔天津後。據都督署。立都統衙門。毀天津城。因城基築馬路。四徧設警察。津民安之。袁公既命唐紹儀與議。接收天津。締條約。遂於壬寅八月交還天津。迎袁公於保定。至則因八國都統之舊治。而廓張之。新政漸繁興矣。袁公謀國之二大政策。曰練兵。曰興學。既被練兵大臣之命。設練兵處於京師。袁公遙領之。統四鎮。以編修徐世昌充練兵處提調。盡護諸將王士珍。王英楷。段祺瑞。張懷芝等。皆當時鎮統也。天津條約二十里內駐兵。不得過三百。外人懲

於庚子之亂。故弱其勢。使不易爲亂也。袁公乃練兵於馬廠保定。而以舊淮軍數千。改編巡警隊。純以兵法訓練之。兼督辦津榆鐵路大臣守路警兵。卽聶仕成駐蘆台之舊部。天津巡警隊亦多聶舊部也。徧設小學校。而先立師範學校。並多派速成師範生於日本。歸而徧布各校。當時直隸學務遂爲行省最會。丁母劉憂。乞終喪。不許。給百日治喪。於南中以藩司吳重熹護直督。優旨褒劉氏。劉爲其父側室。蓋特典也。旣還任。權日益重。榮祿方長樞垣。有大事必咨袁公。癸卯榮祿卒。慶親王奕劻以總理各國事務入領樞府。西后諭令凡事當決諸袁。某遂遙執政。權時論擬之敦王桓溫。朝端益側目矣。

袁公以禮部侍郎張翼當聯軍至津時。擅將開平煤礦售於英人。奏參革職。追問唐紹儀謂之曰。公治張翼之罪誠當然。張翼區區一礦事。固甚小。獨有迭賣鐵路專牟私利。致富千萬之盛。宣懷乃熱視而無所覩。何也。袁公本與盛結

盟爲兄弟。亦稔盛之惡。時貝子載振使英。歸員外郎唐文治爲撰使英日記。并力請建商部。袁公力贊其議。遂立商部。以載振爲尙書。盛宣懷方爲電政大臣。兼督辦招商局。及商約大臣會宣懷丁其父憂。袁公遂被命爲督辦電政大臣。督辦招商局。吳重熹以侍郎候補幫辦電政。楊士琦以商部參議幫辦招商局。皆駐滬。上而受命於袁公。盛宣懷被命隨同。伍廷芳辦理商約。廷芳以商部左丞幫辦議約也。

倉場侍郎榮慶亦袁公同盟。袁公力言諸榮祿超拜工部尙書入襄樞府。既而覺其無能。乃援徐世昌鐵良並入樞垣。當回鑾。徐方官編修。鐵官郎中。比徐補國子監司業。超補商部左丞。鐵超擢三品京堂。當時士論已謂徐鐵必將爲軍機大臣。蓋徐爲袁公總角交。鐵執弟子禮於袁公。皆當時所最忠於袁者也。及日俄兩國以東三省啓釁。鑿兵於遼陽。中國力弱不能止之。乃割遼河以東爲

戰地遼河以西嚴守中立設防一倚袁公乃徧布重兵於要隘頒中立條令關內安堵民忘戰事外人頌之時英人久窺西藏進兵踞拉薩東陲方急無暇及西陲及日俄戰事定中旨改唐紹儀三品京堂加副都統銜赴印度議藏約別授梁敦彥任津海關道袁公方倚紹儀不樂其行請改朝命而朝意堅不許是時瞿鴻禨方長外部與袁公不睦太后方倚袁公隱持外交鴻禨以紹儀實助袁公乃假藏事去紹儀也。

敦彥言於袁公以國勢積弱由朝臣懵於外事宜選親貴重臣分赴東西各國攷察政治歸而施政始有條理袁公言諸朝乃命載澤徐世昌戴鴻慈端方副以紹英分赴東西各國發於正陽門炸彈突發於車上刺客吳樾死傷紹英並折回袁公聞變乃派梁敦彥趙秉鈞帶天津警兵二百至京調察嚴得刺客名籍於桐城館袁公謂京師當設巡警部以維治安乃立巡警部保徐世昌爲尙

書趙秉鈞以候選道擢侍郎徐世昌既留內紹英以傷止不行改命李盛鐸尙其亨借載澤戴鴻慈端方往袁公乃倡廢科舉約鄂督張之洞連銜奏上遂罷科舉又奏請外官實缺須先赴日本遊歷三月方許之任請立學部授榮慶尙書以編修嚴修授侍郎皆從袁公請也朝議立憲實發諸袁公五大臣歸自海外議改官制乃召袁公至京與慶親王奕劻瞿鴻璣張百熙等集議於西直門外之朗潤園金邦平張一麟吳廷燮等司起草而楊士琦孫寶琦總其成時方議采日本制組織內閣時論謂總理必屬袁公瞿鴻璣方在樞府深恨之而謬交歡袁公鐵良方以袁公力陟戶部尙書轉兵部尙書亦在樞府以改官制大不便深怨袁滿人據高位者皆力反抗新官制親貴沸議謂袁公將不利於王室親貴之助袁公者獨載澤漢大臣獨張百熙耳樞垣中鐵良持之急鹿傳霖力不能抗瞿鴻璣陽相助徐世昌依違兩可而已都下謗愈甚旗營謂將盡裁

旗餉。宮監。謂將被汰。皆大憤。羣謀擊袁公。乃託言北洋重要不能久離。即日請訓出京。時議比之。宵遁。新官制奏上。瞿陰主之。乃利用軍機大臣不兼部之說。而徐鹿鐵皆被汰。復利用庚子條約。外務部領以軍機大臣而已。獨留樞垣。兼外務部。尙書引桂撫林紹年入樞府爲之助。大權乃並集於鴻璣。利用兵權。集於中央之說。首收袁公兵權。又新官制不得兼他差。故袁公所兼領鐵路電報等八要政。並請開去。奏入。卽報可。於是兵權財權咸歸中央。權力大絀。與行省督撫同。蓋新官制皆定。諸袁公不能自食其言。鴻璣挾以制袁公。故大權一削盡也。鐵良旣出樞垣。益恨袁公軍餉之支自北洋者。陸軍部迫其報銷。極挑剔之。兼筭諸要政。同時並去。無從挹注。益窘迫矣。

鴻璣旣專權。益思傾奕。奕動覺之。漸向孝欽。發鴻璣奸。孝欽漸惡。鴻璣奕動。欲援袁公入樞廷。鴻璣大懼。密召岑春煊入都。爲拒袁公計。春煊以庚子勤王。

扈。駕。西。安。功。孝。欽。深。感。之。疆。臣。中。惟。春。煊。寵。遇。與。袁。公。敵。袁。公。亦。深。畏。之。春。煊。督。粵。以。粵。漢。鐵。路。事。逮。捕。籍。紳。黎。國。廉。粵。人。憤。怒。唐。紹。儀。方。爲。外。務。部。侍。郎。領。銜。揭。參。之。紹。儀。方。爲。奕。劻。所。厚。力。言。諸。奕。劻。移。春。煊。督。四。川。春。煊。深。怨。紹。儀。并。怨。袁。公。春。煊。方。行。抵。鄂。得。鴻。璣。電。卽。請。入。覲。時。郵。傳。部。尙。書。張。百。熙。卒。春。煊。至。卽。授。郵。傳。部。尙。書。劾。郵。傳。部。侍。郎。朱。寶。奎。而。去。之。面。劾。奕。劻。貪。黷。孝。欽。嚴。責。奕。劻。將。命。春。煊。入。樞。府。時。奉。天。吉。林。黑。龍。江。新。建。行。省。徐。世。昌。以。總。督。統。三。省。唐。紹。儀。在。郵。傳。部。侍。郎。任。屢。被。劾。且。扼。於。鴻。璣。因。求。外。任。補。奉。天。巡。撫。而。朱。家。寶。爲。吉。林。巡。撫。段。芝。貴。以。候。選。道。加。布。政。使。銜。署。黑。龍。江。巡。撫。皆。袁。公。之。舊。僚。時。論。謂。非。袁。黨。不。足。得。鉅。官。矣。時。盛。傳。芝。貴。以。萬。金。購。天。津。女。伶。楊。翠。喜。獻。於。奕。劻。之。子。載。振。因。得。吉。撫。御。史。趙。啓。霖。劾。載。振。芝。貴。并。謂。袁。公。亦。爲。所。蒙。朝。命。醅。親。王。載。澧。大。學。士。孫。家。鼐。查。辦。以。事。虛。覆。奏。免。啓。霖。官。并。罷。芝。貴。撤。布。政。使。銜。

載振亦乞解尚書任許之啓霖之劾載振也或疑春煊嫉使之奕劻益怨春煊會粵西亂起奕劻言兩粵重地非知兵重臣不足鎮撫粵春煊之舊治宜遣之乃授兩廣總督春煊行過津袁公厚結之深談宵分春煊自謂材媿袁公也孝欽以廷臣屢劾奕劻父子貪汙偶向鴻璣言奕劻負我鴻璣歸語其妻妻語其鄉人曾廣銓之婦婦告廣銓廣銓晤英國公使道太后厭慶親王行將出軍機矣英使夫人入宮便詢孝欽慶親王老成經國何遽欲易之孝欽言無之因怒鴻璣漏言而英國駐京時報訪員據以電英紛傳諸報孝欽謂鴻璣告之也愈怒奕劻因使學士惲毓鼎劾鴻璣嫉使言官交通報館立罷鴻璣中書汪康年鴻璣門生也恆往來鴻璣宅其所辦京報載朝事頗實楊翠喜事京報首發之袁公電民政部謂洩漏外交封禁之罷鴻璣時諱言英報遂移罪京報也鴻璣既被逐林紹年以鴻璣所引亦出樞垣朝命鄂督張之洞與袁公同入政府

而袁公用故事兼外務部尚書以外務部侍郎汪大燮親鴻璣因出大燮使英而梁敦彥方授駐美公使未之任使代大燮爲侍郎袁公不喜士大夫幕府多吏胥之才而鴻璣頗結海內豪俊門下鄭孝胥張元濟高鳳岐等皆負時望頗左右輿論孝胥鳳岐皆事春煊爲達情於鴻璣鴻璣罷而春煊引病羈滬上朝旨屢促赴粵任仍不行遂以病免。

滬道蔡乃煌承奕劻旨調察春煊適梁啓超曾自日本回滬乃煌乃謬爲春煊啓超合影進御并電告春萱與孝胥在滬交結匪人密謀革命孝欽乃大恚嗣是深惡春萱終孝欽之世不復召矣會英人援庚子條約催辦蘇杭甬鐵路外務部以委諸侍郎汪大燮與英使磋商當大燮在美使任授外務部侍郎英使屢催議告以候大燮回大燮浙人冀與浙紳易於籌議及還國磋商久卒依津浦鐵路借款約議將定而浙人拒外債之聲大起當商部初立時浙人以英約

久已逾期。請歸商辦。商部貿然奏請。奉旨准商辦。既立公司。集資興築。而外務部實未與英人廢約。英人屢促開議。至無可再延。遂與訂約。浙人反抗極烈。浙路總理湯壽潛。堅請廢約。請治大燹罪。而英人持之堅。政府無術轉圜。乃令郵傳部定部借部還之議。由郵傳部借諸英人。而別與蘇杭甬公司訂撥款之約。以英款用諸該路。梁士詒時爲鐵路局長。實主其事。浙人之攻外務部也。固堅持奉旨商辦。而意實攻袁公。浙人多親鴻機。并借是以擊袁。故激爭尤烈也。袁公既與張之洞同在樞府。而奕劻偏倚袁公。凡諸要政。袁公先與奕劻定議。奕劻入告行之。之洞欲持異議。恆無及矣。之洞負時望。士論恆右之。洞而詆袁公。然之洞見事遲。恆遜袁公。敏特以老輩久任封圻。孝欽亦間采之。洞議而權較絀矣。部臣疆寄多出袁門。世之論權勢者。亦並稱慶袁也。

德宗自戊戌政變後。孝欽深恨之。乃置德宗於南海子之瀛台。台在湖中。接以

橋及幽德宗乃撤其橋命心腹內監守之飲食恆不調德宗益以病自晦次年孝欽乃居頤和園帝隨侍及還宮仍居瀛台居乾清宮恆少歲戊申一月孝欽以一跌致疾久不愈居南海而帝在瀛台兩宮皆不時召醫及十月中旬太后病篤帝屢欲問疾恆爲內監所阻帝左右皆太后所命行止不能自主某醫言上實非病內監厲聲叱之十六日尙召見臣工十八日某撫進安摺猶手批朕安二十日太后命醇親王載灃之子溥儀留養宮中二十日立溥儀爲大阿哥廿一日命載灃爲監國攝政王是日帝崩於瀛台中外疑懼二十二日大阿哥卽位而太后崩兩日連遭大喪海內震動東南士論更譏及袁公載灃旣攝政加慶親王奕劻世襲罔替袁公與張之洞並加太子太保銜隆裕太后旣不嫌於袁公張翼舊事醅賢親王奕譞其福晉深倚任之張翼旣挾前嫌益譏袁公於福晉並告攝政王欲治袁公罪乃假足疾命袁公解軍機大臣以那桐代之

解外務部尙書。以梁敦彥代之。命下之日。中外以爲將興大獄。朝列震動。尙侍督撫中多袁公汲引。至是咸自危。南北報章爭禱袁公罪狀。命下第三日。袁公卽出都。歸於河南衛輝府之輝縣。蓋自項城遷輝縣已兩代矣。攝政王爲榮祿壻。德宗異母弟也。感孝欽恩。性又巽懦。不欲翻前案。袁公乃隱於鄉。繼營大宅於彰德府城外居焉。不入城市。間以詩自娛。嘗製漁翁小影。簑笠持竿。蕭然自放焉。

是時禮載庸闇。貝勒載洵毓朗並好賄。大學士那桐在樞垣。尤以貪佞著。載禮內壓於母勢。諸人因皆挾之以臨載禮。而遂其私。載澤又以隆裕之內親。怙其權以制載禮。載濤以童孩專筦軍政。於是政出多門。大權操諸權貴。僉人爭挾諸人爲傀儡。假新政爲名號。大括民財以入私囊。國庫如洗。而朘削無窮。士夫酣嬉。終日爭爲淫奢。朝政蓋極紊矣。奕劻依違禁近。藉以自存。而貪黷如故。載

澧本其喜奕。助洵濤澤。朗並思排去之。載澧懦不能斷。隆裕與載澧嫌隙日深。奄豎時與搆煽。載澧力不能抗。隆裕而載澤。遂陰竊大權。每當隆裕載澧嫌啓時。奕助以宗親老成。調停之。恆籍其轉圜。故載澧雖惡奕助。而不能去。隆裕雖倚載澤。欲易置樞府。而不敢發。奕助爲取容計。恆讓載澤侵權。於是授官多出。載澤引盛宣懷爲己助。宣懷老奸有幹才。其畢生所營輪、電、路、礦、事業。自袁公總大權。宣懷權盡失。假養疴於日本。及袁公退。日謀復權。而奕助仍扼之不得逞。乃因鄂督瑞澂。力言諸載澤。瑞澂爲載澤姊壻。官滬道時。宣懷與之密。至是載澤日援助之。宣懷至。連召見三日。將授郵傳部尙書。而載濤力阻之。援徐世昌入樞廷。力荐唐紹儀長郵傳。宣懷遂以郵傳部侍郎之任。紹儀至一月。以孤立不能行其志。乃借婦歿乞病免。宣懷乘間輦金二十萬於載洵。遂補郵傳部尙書。

宣懷始至都。載澤引爲幫辦幣制大臣。載澤剛愎寡識而怙權。宣懷利用之。及爲尙書。益昵於載澤。度支部思統一財權。而郵傳部歲入數千萬。恆自爲調撥。度支部不得確算。梁士詒爲鐵路局長。恆拒度支部之干涉。故載澤深恨士詒。宣懷既阨於袁公。又與紹儀有隙。以士詒爲紹儀舊人。深怨士詒。及士詒爲御史。趙熙所劾。時宣懷尙爲侍郎。載澤告載澧。命交宣懷查辦。無何。轉尙書。士詒懼宣懷。陽親士詒。而陰察之。遽覆奏撤士詒局長。以財權奉度支部。粵漢鐵路議借外款。當大學士張之洞督辦時。已與英法德美訂草約矣。而湘人拒款甚烈。之洞卒。遺疏請併入郵傳部。時徐世昌爲尙書。鄂人拒款急。舉張伯烈至京。哭於郵傳部七日。卒模糊批答以去。及宣懷接議。遂與四國定約。清廷方迫於士民之請。僞示立憲。改軍機處爲內閣。宣懷遂爲國務大臣。開閣第一日。即預擬諭旨。以粵漢川漢鐵路收爲國有。均撤鎖商辦。蓋恐俟閣議或有異同。不能

行其志也。鄭孝胥好談時事。言論極動人。走奉天。以興築錦愛鐵路之說。進於東三省總督。錫良深納之。孝胥爲草奏。請借外債二萬萬興辦鐵路。與鄂督瑞澂連銜。奏上。付外務部。傳度支三部議覆。孝胥遂走京師。倡大借外債之論。宣懷深倚之。介於載澤。禮以國士。孝胥日游澤盛之門。爲定鐵路國有之策。瑞澂本孝胥故交。力贊其說。端方故督鄂。孝胥舊爲幕僚。端方自直督罷後。閒居京師。親於載澤。遂以端方督辦粵漢鐵路。而孝胥爲之參贊。復慮湘人梗其事。因授孝胥湖南布政。實預爲作湘撫地。皆出載澤意。非奕劻所願也。奕劻旋引余誠格爲湘撫。孝胥不樂。乃借議外官制事。充兩湖特派員。復歸於京師。實仍佐澤盛也。

粵漢鐵路僅粵湘鄂三省。川漢本不在範圍中。四國借款團以川產饒富。路成可獲大利。請加入。宣懷遽諾之。朝旨旣下。川人首起反抗。川路股款存滬。爲川

人施典章經理。倒款二百餘萬。勘路辦學諸費之已耗者二百餘萬。宣懷均不承。川人尤不平。川藩王人文方護督。屢請於朝中。旨切責。川人尤憤。趙爾豐本以邊防大臣駐巴塘。調署川督。至任尙從士民之請。再達於朝。宣懷請朝旨嚴責之。端方以督辦大臣在鄂。電責爾豐。爾庇爾豐怒。乃禁開會。逮代表鄧孝。可因議長蒲殿俊。羅綸。士民各頂光緒帝之神牌。哭於督署。爾豐命衛隊槍擊之。斃數十人。士民憤罷市。土匪乘機起。連陷數郡縣。清廷先命端方督隊入川。民益恐。亂遂作。繼起岑春萱赴川。春萱移檄郡縣。戒無暴動。爾豐拒之。春萱不敢行。而鄂難遂作。辛亥八月十八日。鄂督瑞澂捕新軍隊長彭楚藩等。戮之。猶張皇報功。十九日砲隊輜重隊同變。圍攻督署。而瑞澂先遁。統制張彪繼逃。變兵乃奉協統黎元洪主軍事。報至。樞廷大恐。奕劻請戮瑞澂。張彪以謝天下。載灃不許。乃命陸軍大臣蔭昌督師。海軍提督薩鎮冰率戰艦先往。瑞澂日伏於楚。

豫艦中朝旨仍責瑞澂收復省城。無何而漢陽陷。奕劻請捐前嫌起用袁公。載澧不可。請益力。乃同入宮取隆裕旨。隆裕亦不許。奕劻乃率那桐徐世昌哭請隆裕許之。遂命袁公督鄂。袁公以病辭。奕劻命阮忠樞赴彰德勸之。繼奉幫辦軍務之命。蔭昌行過鄴入訪袁公。袁公戒母輕戰。蔭昌至軍捷於劉家廟。旋授袁公督師。召蔭昌還。以魏光燾代爲鄂督。袁請俟召集舊部將佐而後行。起前陸軍部侍郎王士珍幫辦軍務。黎元洪致書鎮冰勸降。鎮冰不可。無何軍艦相繼變降於鄂。鎮冰與瑞澂逃之九江。清廷命捕瑞澂。瑞澂已逃之滬。魏光燾以老病辭。命士珍爲鄂督。袁公軍次孝感。留士珍壁保定。而湘浙蘇滬相繼獨立。各省繼之。不一月而東南幾盡。

資院政以朝政誤於僉王以召大變請戮宣懷以謝天下乃罷逐宣懷復請下詔罪已詔書哀痛引咎議員均不主戰而袁公亦謂朝廷自斂民變不當勦國

民遣使入鄂。議息兵。黎公不可。仍勸袁公同舉義師。北向袁公亦拒之。第二十二鎮統制張紹曾協統藍天蔚等先被命援鄂。第六鎮統制吳祿貞被命拒晉軍。紹曾等次灤州。止不行。祿貞軍次正定。私赴灤州。與紹曾定謀以兵挾京師。紹曾等五將連名上言。列十九條。請讓權國民。實行立憲。不從。則以兵入都。清廷大震懼。奕劻力請從之。乃付資政院議。并將十九條宣布之。君權一時削盡矣。据十九條。親貴均不得握政權。奕劻載洵載濤載澤善耆毓朗同時謝政。奕劻力請授袁公政權。以支危局。乃命袁公爲內閣總理大臣。組織內閣。而以奕劻暫代之。電至滬上。張謇投袂起曰。此僞立憲之故態。事急。借以緩攻耳。稍緩必悔之。吾民勿受欺。士論激昂。電責資政院。依附政府。欺國民。而滬蘇遂告獨立。疆吏首倡之者。蘇撫程德全。繼之者。東撫孫寶琦也。晉撫陸鍾琦爲變兵所戕。其子光熙救父亦被戕。全家及難。授祿貞山西巡撫。次於正定之石家莊。突遇

刺。携其首遁。粵柱滇黔並告獨立。閩獨立總督松壽將軍樸壽死之。贛獨立。巡撫馮汝騐死之。皖獨立。巡撫朱家寶逃。江甯議獨立。提督張勳梗之。統制徐紹楨出防。回兵攻南京。張勳拒之。紹楨敗逃於滬。乃舉德全率蘇浙軍攻甯。張勳櫻城守久不下。時京師岌岌。官僚遷徙殆盡。隆裕擬偕溥儀走避熱河。起錫良於家。命爲熱河都統。備出狩。袁公電力阻。卒勿行。朝旨屢促。袁公入都。袁公謂十九信條總理由國民公舉。前命不敢奉詔。乃權由資政院追舉。而袁公遂以九月二十二日至組織內閣。張謇嚴脩。唐紹儀。梁敦彥。薩鎮冰。楊度。梁啓超均辭。議主款久不就。馮國璋與黃興戰於漢陽。黃興敗走。遂占漢陽。襲功封國璋男爵。王士珍入爲陸軍大臣。遂以段祺瑞爲鄂督。

山東獨立。非出全軍意。袁公乃遣張廣建。吳炳湘說之。取消獨立。張勳扼南京拒守。月餘。援兵不至。南軍益進而部下。有通南軍者。南京遂不守。張勳逃之。徐

州總督張人駿將軍鐵良遁。是時南軍失漢陽北軍失南京并在數日間英國駐漢口領事出任調停介南北言和唐紹儀言人心已去爭排滿族欲息兵革宜讓皇位袁公斥之紹儀復以載灃庸懦宜令退位乃諷奕劻使勸載灃自請歸藩隆裕太后許之命世續徐世昌爲太保護清帝實僅監護御璽而已國事一決諸袁公載灃以旨意頒布之是時府藏空虛各國嚴守中立不允借債隆裕太后發內帑數百萬濟軍皆立罄續發內帑及親貴輸金僅足支兩月南中諸軍雲集饜亦不繼乃各遣使言和袁公遣唐紹儀爲代表嚴修楊士琦楊度等佐之南軍舉伍廷芳代表溫宗堯王寵惠王正廷胡瑛佐之嚴修辭不行初約議和地在漢口紹儀至漢廷芳不肯至要議於滬上乃折而至滬南方堅持改建共和政體袁公力持君主立憲紹儀久持共和之說首次開議卽言吾本贊成共和特袁公未同意耳久之南方意益堅程德全首言各省光復當建

新政府非中山不足當鉅任。乃合電請孫文歸國。時孫文將至滬。紹儀電告袁公。力言不讓皇位之危。袁公據以入告。詔召集國會。決國體。比孫文至滬。羣謀舉臨時大總統。時各省人士之在滬者。各指定代表開選舉。孫文遂以十七票被選爲臨時大總統。入南京。建新政府。紹儀與廷芳議定四條各簽約。電達袁公。袁公以大背己意。電撤紹儀代表。與廷芳直接電商。廷芳將初約堅不允改。議。梁士詒在袁公幕力主共和。紹儀日與士詒電商。以告廷芳。北方諸將初極激昂。思戰。馮國璋已自漢陽入統禁衛軍。段祺瑞代國璋與鄂軍相持於漢陽。借款既不成。饑益繼。祺瑞首贊成共和。約北中諸將連名請建共和政體。遂提優待皇室條件。

記王照述吳祿貞烈士死事狀

新元二月四日。有王小航君。過吳氏小萬柳堂。芝瑛先生適承雲夢吳太君之

命有搜輯烈士遺著。手寫印行之舉。小航君出所錄烈士和王梧生十詩。並論烈士死事狀。有行略所未及者。小航君曰。憶甲辰年。在北京與烈士會飲。談及庚子夏。照以僧裝伏於安慶城中。因大通有焚釐局事。安慶戒嚴。縣役挨戶檢查。照以來歷不明。幾被拘。烈士大笑曰。爾知率領劫大通者誰乎。照言不知。烈士自指鼻尖曰。卽我是也。照問與唐佛塵協謀乎。烈士曰。我自欲獨力舉事耳。不知有唐佛塵。言時。良弼、姚錫光等在座。烈士了無顧忌之色。蓋近年滿政府所以敢任用烈士者。亦以其坦白脫略。知其不用陰謀耳。然已隱具有事時殺之之計矣。聞烈士被調隨蔭昌赴鄂時。託高陽某君招燕地勇士王榮九等數十人。昌言於衆曰。吾到鄂卽勞爾等縛馮國璋。易迺謙諸人耳。滿廷旋卽改命赴晉矣。烈士於庚戌臘月。接統六鎮。卽面斥協統周符麟等十餘人。惡劣言我將盡撤爾等。以某某代之。周等卽先密往蔭昌處讒之。及辛亥正月。撤周等之

公牘上竟被部駁。烈士與蔭爭甚烈而卒無效。而周等仍與烈士委蛇。烈士竟信之不疑。及至石家莊。周等令六鎮漢兵剗十里外。而以旗兵剗烈士近處。故小客得無顧忌。烈士意氣自豪。目無鼠輩。以及於難惜哉。

檄文中之檄文

辛亥九月十二日。民立報記者。有題爲檄文中之檄文一則。載於社論欄。其描摩人物調侃時事。悉以詼諧出之。頗堪發噱。而譬喻古昔。評隲權貴。又足爲後人作亡國紀事史讀。編者勿以明日黃花棄之。爰特錄如下。其文曰。漢將新從虜地來。旌旂半上拂雲堆。單于每向沙場獵。南望陰山哭。幾回明年當高唱。此詩於長白山顛。

人欲天從竟不疑。莫言圓蓋本無私。秦中久已烏頭白。祇是君王未得知。此詩可爲罪己詔注脚。

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門腰支。不須看盡虫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此詩可移贈多寶龜及鄭口口。

偶向江邊采白蘋。還隨女伴賽江神。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記者偶與官場中人聚會。聞南北兩軍戰耗。輒作如是思。

蕪湖道電滬道報初六等日戰勝事。於華界之全燬。其辭有深幸焉。夫漢口華界。僅寥寥一隅地耳。惜此人不生於永歷帝殉國之時。觀十八省華界之全燬。其歡欣鼓舞。抑又何如。狗彘之心。不知竟是何原質。

九月十一日奉上諭。鄂事變起。全國人士。聞官軍敗則狂喜。聞革軍敗則有憂色。實屬罪大惡極。應予格殺勿論。獨有辜湯生孤忠。自賞犬馬戀主之忱。實堪嘉尚。朝廷養士數百年。僅僅得此一人。非優加獎勵。不足以風示天下。辜湯生著加恩賜姓爲諾敏（小狗也）賜名爲塞思黑（猪也）並加恩銷去湖北民籍。

擡入鑲黃旗滿洲以示優異欽此。

近日各報多以余闕比口岑不知余闕姓唐兀氏本蒙古色目人安得不盡忠胡元比諸廕昌鳳山羌相類耳若口岑者非陳友定董搏霄李黼不足當之明太祖一統宇內祠余闕以教忠而於陳董李三人任其與草木同腐有旨哉讀放翁王師北定中原之什輒不禁淚涔涔下不料及吾身獲覩吾族光復之日記者身世可以傲枚放矣。

辛亥湖北革黨運動史

己酉冬孫武親到香港謁馮自由倪映典胡漢民等籌商各省聯合大舉事時馮等方運動廣東新軍成效卓著事在必發遂與孫君約廣州率先發起長江沿岸各省應之而擔任湖北方面者即孫君也及新軍倉猝失敗鄂省亦靜以待時辛亥春初黃興趙聲胡漢民等謀再起義於廣州孫君及居正胡經武咸

負湖北響應之任務。迨經三月廿九之謀洩。各省之進行。皆暫停止。以俟時機。鄂省同志。遂咸有撫髀興歎之慨矣。

湖北革命軍之大助力。有二事焉。卽滿虜斥逐。請願代表。及收回鐵路。國有論是也。從前政界人物。多染立憲流毒。卽在稍明大義者。亦信革命事業。爲不能成功。如協統黎元洪。諮議局長湯化龍。二君之忽現頭角。亦由於此。大風潮之刺激。使然。前數年。孫等嘗設種種方法。以運動之。二君皆不爲動。及今始幡然改途。成此驚天動地之偉舉耳。故以前後蹟言之。劉家運。孫武。居正。胡經武。等。革命之主動者也。黎湯等。革命之被動者也。武昌國民軍未起之前。十日。舊金山籌餉局。已得黃興電。謂湖北同志。公舉居正爲代表。赴某地與黃君等籌商進行事。鄂省新軍。事在必發。邀黃君速往云云。此可知是役發動前後事實之大概矣。顧武昌軍界於黃君未到之前。已事洩迫動。更能於俄頃之間。一舉

成功收效之神速。經營之敏捷。求諸歷史。無與比倫。謂非平日運動之功。又曷克臻此哉。

先是江南之軍事。機關爲虜。督端方所破壞。蓋是時革命黨得任新軍標統者。八人。趙聲君其一也。詎爲虜參謀舒清阿所偵悉。遂密與端奴謀。一一將趙等撤退。同時萍鄉義師大興。孫毓筠。權道涵等三君被逮。繫獄。經種種阻力。江南大舉之經營。遂全摧折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江南之運動。失敗。而湖北之失敗。隨之。誠革命黨之不幸也。先是某國政府。極表同情於中國革命。惟必須審察。革黨之確有實力。始允協助。由其國陸軍部。派武官數員。調查此事。並求鄉導。及通譯於革命黨。長江方面。革命黨薦山西人喬君貽齋。任之。當某國武官與喬君之抵武漢也。喬以乏於閱歷。竟在日知會。高談革命。軍界中聞有某國之助。亦攘臂欲動。紛紛赴會。事爲虜提督張彪所聞。待喬裝臨。觀得悉黨中祕

事。而。大。獄。起。矣。喬。等。去。後。張。彪。遂。密。告。於。虜。督。張。之。洞。捕。劉。家。輝。等。下。獄。斬。軍。界。要。員。數。名。并。封。禁。日。知。會。湖。北。之。軍。事。機。關。全。被。蹂。躪。同。時。虜。政。府。得。張。之。洞。布。告。亦。雇。某。英。人。爲。偵。探。員。某。國。武。員。至。天。津。竟。竊。其。調。查。實。錄。以。去。虜。政。府。得。之。遂。按。圖。索。驥。窮。加。究。治。鄂。中。同。志。因。是。星。散。與。江。南。機。關。同。一。結。果。爲。可。惜。耳。

革命黨運動鄂省之計畫既已破壞而日知會之組織亦因而瓦解此革命黨經營湖北之第二次失敗也時有同盟會員孫君夢飛者即武漢此次充民軍舉國民議會議長之孫武君夢飛其字也於武昌運動方盛時彼方任湖南新軍標統謀與江南湖北兩軍聯合大舉事爲湘撫所聞遂假他事撤差返鄂時劉家輝之黨獄適起孫名亦在供開首要之列鞫騎四出殺風遍地孫乃避於南京復奔走北京奉天各地夤緣各清吏捐充候補道員黨籍之名得以消滅

鄂省軍界之運動。因是漸有生機焉。孫君回鄂後。復集同志。從新組織革命團。以日知會名見忌於虜吏。乃改名共進會。其內容則仍舊同盟會之變相也。軍人入會者。襟前皆插梅花草爲記。惟鑒於前事運動之方法。專主細密。而不敢爲普通之組織。故其進步。率不及往日。而經營之條規則遠過之矣。旋復從事於會黨之運動。武漢哥老會員。咸就範圍。長江沿岸。會黨亦多加盟。上海更設有事務。所以主持內外交通事業。其勢力次第增廣。己酉之秋。虜督端方陞任直督。汪精衛黃復嘉諸君。謀炸擊於滿口車站。後以端奴取遠海。行失意。而返而漢口。同志之爲汪黃等臂助者。卽孫君也。自茲而後。黨勢日益發達。不讓昔日劉家運之運動時代矣。

何海鳴筆記

辛亥義軍起事。首先死難者。有劉君復基。彭君澤藩。楊君宏勝。劉復基。字堯激。

湘之武陵人。己酉秋。其兄蟄廣與予同辦漢口商務報。招之來。其人目光爛爛。性剛毅。發聲甚宏。喜縱酒。自號武陵哭生。後予游上海返。與之同寓省城。文之學社。約重辦商務報。赴黃梅邀某友。十二月念六日報復活。翌年三月。因楊君爲前夏口廳馮賊鈞軒所摧殘。予仍作上海游。哭生遂從軍與蔣翌武伍。始稍稍作軍事機關之組織。今年大江報開辦。文學社始克成。義軍之所以有今日者。文學社之功也。大功初成。而哭生竟先死。哭生未娶。兄弟四人。伊居最次。大兄蟄廣與哭生素反對。武陵之中。尙有哭生母。在哭生。不大理家務。惟事母則孝。今日急公赴義。竟以身殉。出師正捷。身先死。同人之一副英雄。淚不僅濕滿襟。己也。聞哭生就義時。己盲目。因事前與炸藥所傷。見滿人破口大罵。臨刑復大聲告同胞曰。漢族同胞。聽者。涼血人。不須聽軍政府萬歲。得其所哉。可見哭生當日視死如歸。及期望同人之深心矣。哭生既死。然大好頭顱。酬死。

友者大有人在。哭生之日，亦可以瞑矣。漢上言報界素尚卑污，如江漢商務，如大江均錚錚者，滿人摧殘殆盡。今日重新漢業，新漢報大漢報相繼出版，天經地義，毅力發抒，洵爲前此報界所難企及。乃猶有中西報尚不敢用黃帝紀元，大不敢用正當之言論，大漢滿人兩方面該報一似不偏不倚，守中立也。者誠大不可解。予希望予希望該報者甚大，聆余言者果有所悟乎否耶。

武昌起義三烈士供詞（問官鐵忠陳樹屏）

鐵忠拍案厲聲曰：膽大彭澤，藩何爲不跪。

彭曰：我皇皇漢族，豈跪汝犬羊賤種。

鐵曰：你爲甚麼要造反，快快講來。彭揚聲曰：你是怎麼配問我，你是怎麼配問

我，我那裏有你問的道理。我那裏有你問的道理。

叫你不必問罷。我是決不同你講的。

鐵又連問數聲。彭均不答。惟在案前左踱右踱而已。稍頃。陳樹屏接問曰：彭澤藩。你是讀書最聰明的人。深知道理。爲何做出這種大逆不道的事來了。

彭曰：惟其我深知大道。纔不致被爾等一般滿奴漢奸牢籠住了。而坐以待斃。方知雪却祖宗數百年莫大之恥。今日是你胡蓮尙未告盡我們事機。未密致被爾搜獲。恭喜各位。今日又有陞官發財之路了。

陳曰：汝何苦一定要造反而不惜頭顱乎。

彭曰：你真糊塗。已極。你不想何所爲革命乎。就是先將此頭顱作爲代價。且擲我一人頭顱。而獲我四萬萬同胞之幸福。予復何惜也。

鐵曰：你自知爲何許人乎。

彭又不答。鐵又連問三次。始答曰：我是憲兵也。

鐵曰：你既自知係憲兵。法律必曉。況既得國家一份餉。卽應盡一份餉之任務。

誰教。你反自犯法律。其該何罪乎。

彭曰。我之當憲兵者。不過借以作運動之機關耳。所謂餉者。皆我四萬萬同胞之脂膏也。何得據爾稱爲彼國家之餉。你說我應該何罪。就處何罪。任你所爲。

鐵曰。爾公館（指小朝巷九十五號而言）內有你的些怎麼人。

彭曰。那公館內並沒有我的家人。我的父母俱住在武昌縣鄉裏。

鐵曰。你的父母雖在鄉下。你的妻子總在那公館內住着。

彭曰。我的妻子於十六日病死矣。

鐵曰。病了幾天纔死呢。

彭曰。病了三日。

鐵曰。你們黨羽有若干。在何處。軍火炸彈有若干。你詳細講罷。若供得好。我等再替你設法成全。就是了。不然。你就要吃苦的。休怪我等言之不早。

彭曰：你問我的同人舉凡軍學政警紳商各界無界無之其數則莫可考察。至於炸彈所有同人無人無之斯亦難計其數。咳！你還要問什麼快快將我辦了罷。

問至此時瑞激即令戈什將彭帶下。

旋由陳樹屏令將吳公館內所捉張姓男女逐一提訊均稱我們老爺張□□在營充當隊官並力辯其非歹人惟末一男（係張之火夫）稱彭與張老爺同居有妻一人於十六日死是日我並不在屋但是晚回時而棺木已經封釘惟聞係一時狂症次日天明時即擡往安埋矣。至若他故予不得而知也。陳將數人問畢後仍提彭上廳。

陳蓋以彭先稱三天纔死者火夫稱一天狂症者其中定有別故是以又提彭陳問曰：你先說你的妻是三天病死的我才問火夫又說是一天狂症到底是

一天還是三天其中必有別故快快講來

彭曰前兩天不過微有腹痛並未介意延醫診治迨至第三日狂症陡發不及趕救也

陳曰究竟那棺材擡到何處埋了呢

彭曰你問這做什麼然則我一人雖有罪還要連累已死的妻嗎你真問的還不是擡出城去埋了

陳又連問數次果在何山何嶺若一說出我也好代你春秋上墳彭曰在保安門內厝之矣並不答在何所

陳曰那棺材內只怕不是裝的你的妻子是裝的炸彈火藥嗎噯呀你的命總是革了的還如此支支吾吾做甚麼呢依我勸你到不若早早把那棺材裝的炸彈火藥運往何處清清楚楚的講出來我們給你的快性命就一來免得我

們勞了二來免得你喫了虧請你想想看

彭曰那棺材內明明是裝的我的妻子屍身你何苦賴爲炸彈火藥我只曉得棺材擡出城去埋的就不曉得埋在哪處

至此陳當連問十數次彭均一言不答時已三句半鐘矣瑞激卽喝曰拖下去綁了他還有甚麼問頭他是決不再講的遂親督至大堂綁紮後卽給大令在轅門棚口就義矣

又提劉復基問曰你的黨羽炸彈有幾多快快講得我聽

劉曰除去了彼一般滿奴漢奸卽皆是我的同志事到於今該因你們的運氣未絕我倒遭殃還有甚麼問頭將我快快殺了罷言畢大呼天天天天十數聲綁出署跪在轅門外時卽口呼皇天皇天皇天萬歲萬歲萬歲始就義聞者均爲流涕

羅良鑑

有羅良鑑者。湖南善化人。年未弱冠。精悍絕倫。在明德學堂畢業。肄業金陵大學。當南京擾亂時。不告其家。赴鄂投効。至九江。而資斧已罄。遂投入九江學生軍第一隊。擢充第一排排長。因移紮至贛。住陸軍小學堂。有江西共和報記者。曾往訪之。則見其方在踢毬。興高采烈。罷後晤談。羅君扼腕痛惜。謂漢陽之失。實由於新軍之無程度。至龜山之事。則尤可傷心。僅被北軍以五元買得。記者不解其故。羅君乃述其詳云。當漢陽危急之時。守龜山砲台者。有學生三十餘人。目不交睫。竭力死守。而餉鎗不至。忍饑三日。不得已。令一人往司。令處報告。黃將軍乃派兵一標往代。不兩日而龜山入北軍之手矣。蓋龜山左側要隘。有兵士守之。北軍乃以五元買囑一兵士。令讓開一徑。潛入山上。民軍不知北軍何自而來。遂驚惶不能抵禦。噫。一人僨事。其此之謂乎。竊願上級軍官。此後更

注意於精神教育也。

無名之英雄

阿雲曰。漢口民軍與清兵開仗時。清兵詐降。既而又施攻擊。民軍大遭挫折。忽有一童子放。大砲。攻敵。清兵死傷無算。民軍遂獲勝利。而清兵亦從此一蹶不振。誠奇功也。

杭省民軍反正時。旅營本備有大砲數尊。以備急難時。施放洗城。其用計之刻。聞之髮指。無如此砲。已久不施用。非經却修不可。乃雇一漢人工匠修理。該工匠知事。關全城生命。暗將要件竊去一枚。遂至臨時不能施放。全城人命皆賴生全厥功。偉矣。

中華民國旗之歷史

中華民國旗未製定以前。吾國本無所謂國旗。自海禁既開。外人有以國旗爲

問者。滿廷諸臣。瞠目不能答。始會商製定國旗事。僉謂中國以龍爲最貴之物。而黃色則代表帝王。帝王既著黃龍袍。則國旗亦可效之。此製定黃龍旗之由來也。顧其式爲三角。非如今日之方式。嗣以各國皆用方式。滿清不便獨異。復改三角爲方。此爲十八年前事。自黃龍旗出世界。咸謂爲病蛇旗。蓋近世無龍之一物。則代之者。惟蛇耳。蛇以病名。不死何待。此黃龍旗所以消滅。而中華民國旗。所以招展於世界也。

中華民國旗之始作者。爲陸烈士浩東。甲午戰後。陸與孫逸仙倡義於廣州。事敗。流血爲天下倡。此製造國旗之第一人。也。其旗最大之特色。曰青天白日。蓋隱藏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義。太陽之旁。有十二角。卽又光也。又光必以十二者。以地球十二時。而自轉一週。是爲一日。故十二角。卽地支之號也。

青天白日旗。實用於戰事。以庚子惠州一役爲第一。此役大將黃福先。黃耀

廷以敢死士二百人大破清軍於三洲田復連破虜將何長清杜鳳梧鄧萬林於白沙洋佛子澳等處攻戰二十餘日每戰必克清軍披靡及最後三多祝之大捷彈藥全乏不得不下令解散是爲革命軍旗最初得勝之光榮

海內外各地以青天白日旗爲國徽者以新加坡中華堂爲第一次此堂乃惠州人所組織發起人多惠州臨戰之士方該堂高樹此新旗於屋頂時一般奴性之僑民咸爲詫異然英官毫不干涉故南洋各島之革黨遂相率採用而黃龍病旗由是大爲減色

乙巳年各省革命黨大會於日本東京組織中國同盟會次年某月本部爲製定國旗事大開會議會員中有廖恩煦者提議宜立井字大紅旗以示井田之意餘人亦皆有陳議後由孫逸仙以歷史問題解決此事并陳改良三色旗之方法全體贊成皆無異辭此卽革黨所用三色旗之由來也

前此之青天白日旗改爲軍旗而紅藍白三色旗則爲民國旗亦當時大會所製定也三色之意義非起源於中國革命黨乃出自世界各國之革命黨紅者血之色言必以流血求自由也藍者天之色公正之義言公正即平等也白者清潔之色言人心清潔則能博愛也故三色之主義自由平等博愛即三大主義歐美各國之革命黨無不以三色爲標幟者

丁未年革命軍起義於惠州七女湖及潮州黃岡是爲三色旗實用於戰事之濫觴蓋國旂與軍旗兼而用之也此役之後南洋中興報及香港中國報之月份牌皆印此二旗爲國徽世人遂得漸知革命黨之旗號

欽州防城之役廣西鎮南關之役欽州馬篤山之役皆民國旗光榮之歷史也防城之統師爲王和順斬虜吏收降兵數千人鎮南關砲台之破則由孫逸仙黃興胡漢民自將之連破三臺與劉榮廷以重創及因彈藥告罄而退兵下至

半山軍中忽有十三齡之幼童偶憶砲臺上之革命旗尙隨風飄展恐落清軍之手返而取之時清軍火線皆以旗章爲的事至危險衆力勸止之童憤然曰旗章者一軍之靈魂也烏可爲敵所有卒冒險上山盤旋至竿上而取還之清軍彈如急雨竟無恙及離臺時清兵大隊亦將登矣此英勇之少年眞足爲國旗之保護者有此一段佳話於革命歷史上當增無限之光榮嘗讀西史及英雄傳略皆以國旗之犧牲爲第一奇男子觀諸此童吾國少年豈在歐美英傑之下然其名沒而不彰良爲憾事至馬篤山之戰黃興黎仲實梁少廷諸君更高樹國旗大吹洋號由越南法界而入欽州法國守將皆目送之絕不干涉則此新民國旗更能招展於外人境域而毫無阻力矣

戊申三月王明堂等破清軍於雲南河口斬道臺王鎮邦佔據附近州縣與虜師相持二十餘日其時河口橋頭隨風招展者卽此最光榮之國旗也越南法

文報及日本各報皆繪此旗式於報端是爲外人傳播此旗式之嚆矢。庚戌春初廣州新軍之反正黨人預製民國旗絕夥已西臘月已在香港縫製數百幅皆藏被褥中運入羊城及倪烈士映典奮袂而起新軍皆舉民國旗從之報上所載有藍袍將手持大紅日光旗馳馬指揮中砲就義者卽倪君也同時女黨員徐宗漢偕其姪李應生聞新軍已起遂縱火焚其寓所以爲響應詎爲鄰人救熄竟以所存國旗報警盡爲李準搜去此則國旗最初之厄運也。辛亥三月廿九廣州一役燬督署擲炸彈數十健兒同爲此三色旗流血可謂烈矣及武昌起義各省相繼光復旗式數變乃暫定用今之五色旗自陸浩東創作以來及今已十有九載及改爲三色亦歷九稔而漢族乃慶光復自今而後或卽用五色旗或更改定他種之旗式要皆足以照耀大地爲吾漢族增無限之光榮世有侮辱吾國徽者誓與吾同胞共擊之。

同盟會之歷史

中華民國成立以來。迄今忽已兩年。飲水思源。同盟會爲其濫觴。壬子春初。某記者。撰作歷史。載揭報端。爰採而錄之。貢獻同胞。以作無聊之紀念。孰曰不宜。原文曰。

自鄂省起義以來。歷月有五。流血者以萬計。不可謂不烈矣。今者清帝退位。河山還吾。民國成立。革命已達其目的。吾人自後。將同享共和之福。不可謂不幸也。吾人既坐享其成。不可不一思往昔。考吾國革命由來已久。志士之亡命海外者。不可勝數。惟皆漂泊無定。勢力微弱。直至孫文黃興二氏。相見於東京之後。革命事業。方見發展。收連絡之功。有一瀉千里之勢。今日之成。當時運動之力居多也。孫黃二氏之初會。已見去年本報。時孫游歷歐美返日本。由宮崎介紹與黃興。相會於鳳樂園。當晚黃興。卽與宋教仁張繼程家禎諸氏相識。擬開

留學生之大歡迎會。歡迎孫氏。乃急印傳單。分布在京留學生全體。通知於飯田町之商士見樓。開歡迎孫氏之大會。一夜之中竣其事。翌日到者數千人。樓爲之滿。不得入內。佇立於門外者。數亦以千計。及開會。宋教仁先述開會之辭。表歡迎之意。程家樾與他二三人。縱橫演說。及終。孫氏起演說。衆大歡迎。拍掌如雷。到會之學生中。官費生甚衆。以孫之演說。多有歸宗於革命者。甚至以投身革命。往監督處辭退官費者。而監督亦知大勢之無可如何。謂辭官費者曰。苟君等不明言革命。余亦作不知。可毋庸辭退。故當時有官費革命之稱。可見於是革命事業。日增發達。運動亦日加敏活。乃與各省之委員相議。擬組織一新革命團體。將在東京開預備會。惟此是祕密之會。須擇一祕密之地。相議之後。遂擇定內田良平之家。開預備大會。到期來會者甚衆。室狹隘。幾不能容。同志拍手相慶。以爲此是推倒滿朝之預兆。連呼萬歲不已。

預備會已畢。將開組織大會。惟開組織會。各省代表皆至內田家太隘。乃改定阪本之家。及期到者三百餘人。提議各項。討論細密。遂成一新團體。名曰中國革命同盟會。戴孫爲首領。以黃爲副首領。印決議文。頒布十八省。及歐美各留學生間。革命之業至此始克大成。

漢人供給滿人之細帳

滿奴五百萬人。人知之。凡滿人必有餉銀。亦人人知之。每月每人銀四兩。每年以十二月計。四十八兩。五百萬人。每年共需二千四百萬兩。自滿人入關迄今。已二百六十有八年。無年不照數取自我民。卽不計利息。已達六百四十三萬萬兩。合四十萬萬二千萬斤。如以馬車運之。每車能容千斤。則需四百零二萬輛。如以此銀鑄成銀圓。則可得七百五十四萬萬四千四百四十四萬四千四百四十四元。銀圓直徑長一寸一分。如以全數銀圓聯成一帶。此帶之長有四

百。六。十。一。萬。里。可。繞。地。球。五。十。八。周。我。同。胞。若。以。養。滿。奴。之。錢。育。猪。則。每。餐。人。人。可。肉。食。矣。况。乎。以。上。之。款。尙。爲。正。項。供。給。此。外。如。魯。羅。私。費。滿。員。中。飽。以。及。旗。奴。種。種。勒索。尙。不。啻。此。嗚。呼。痛。哉。我。同。胞。之。血。膏。

福建之奇童

奇童。王。杰。功。年。十。六。體。幹。瘦。小。裁。如。十。二。三。幼。受。教。育。於。益。聞。學。校。辛。亥。冬。在。開。智。學。校。肄。業。父。鴻。滋。中。華。同。盟。會。福。建。支。會。庶。務。長。彭。君。岳。峯。自。鄂。歸。計。畫。閩。事。杰。功。卽。潛。從。奔。走。十。八。夜。起。義。同。盟。會。員。在。橋。南。社。組。織。種。種。先。集。學生。隊。杰。功。求。投。入。隊。長。以。其。少。却。之。甚。不。服。乃。改。入。巡。緝。隊。是。夜。三。鐘。彭。君。下。令。募。敢。死。士。持。炸。彈。爲。軍。鋒。呼。而。集。者。數。十。人。杰。功。亦。潛。附。入。或。阻。之。功。呼。曰。與。其。死。於。滿。清。壓。抑。之。下。何。如。死。於。民。國。軍。旗。之。下。吾。體。雖。小。吾。志。壯。也。於。是。從。彭。君。馳。由。南。較。場。至。於。山。時。已。四。點。半。兩。軍。正。開。仗。杰。功。分。攻。水。部。門。城。滿。兵。

擲炸彈甚準。左右環擊。滿兵退。時滿兵尙有從他路來。槍急如雨。杰功頗部中。彈肉飛兩片。頓仆地。然猶健起。持炸彈猛進。隊長急遣人抱往醫治。裹創復出。禁之不可。右腿復中彈。始退。然克復之功亦告成矣。念五日。軍隊開陣。亡將士追悼會。功杰與臨祭。孫都督大嘉之。以所乘輿舁之歸。見者莫不嘖嘖曰。王氏子。王氏子。嗚呼。如杰功者。可謂奇矣。雖然尙望傑功。黽勉於學。雕琢良材。爲國家依賴。勿以自止也。

孫逸仙之舊話

孫逸仙曰。客秋江西萍鄉之亂也。風雲忽急。震動四百餘州。湖南。曾州。江陰。東阿。遼河。西等。舉旗應響。接踵而起。箠食壺漿。以迎革命之旗。蚩蚩之民。發其義憤。勢若火焰。有燒盡愛親覺羅之概。若不乘此而起。則我輩無救國之日矣。余志既定。將傳檄十八省之祕密黨。互通脈絡。克期舉事。爲其先鋒者。爲廣東羅。

定州之志士隊彼等已與該地之總兵陸軍將佐等締結密約今惟待一令之下可不戰而定廣東也黃興君則代表我之中華革命同盟會將於十一日由橫濱出發倉皇與會汪兆銘君當亦同行孫氏又曰昔粵西之洪秀全與師起義大功垂成不幸爲英國人戈登所破終負大逆長髮賊之名長葬九泉同時有英人名李登來者夙具俠骨有義風著一書以其所親見親聞者說明洪秀全等一輩之人格及其懷抱謂屠殺此輩之非更罵英國政府之無人道無知識假戈登於清政府嗚呼有讀其所著之太平天國革命史而不淚下者乎洪秀全李秀成等諸豪傑幸有此書爲之表雪得脫逆賊汚名而爲轟烈之革命的殉國者得受後世識者之追悼

前事重提

滿人入關竊據漢土二百六十餘載有志之士輒思脫其羈絆復吾河山而終

不可得。自洪秀全廣西起義。豪傑並興。所向披靡。勢如破竹。旬月之間。已復我河山半土。而孰知貪於安逸。裂於內訌。率使垂成之功。敗於豎子之手。識者惜之。自是以還。迄今數十餘載。其間革命之舉。不知凡幾。雖都未成。而其中不無壯烈之舉。可於革命史上永留紀念者。但世人多未之知耳。若鎮南關之戰。河口之役。孫文與黃興親冒矢石。雖未能克成其功。實可於近日革命史上放一異彩。今述其事。告我讀者。以知孫氏等之苦心孤詣。有堅忍不拔之志。不成不己之心也。自孫文與黃興相會於東京。聯絡二派。設立中國革命同盟會。後會員日增。勢力益盛。孫見時機之將熟也。乃與黃興胡漢民及黨中錚錚之諸豪傑等相議。謀圖大舉。擬先取鎮南關爲根據地。鎮南關有天然之險要。歐人稱之爲第二之旅。順口欲取之。非先游說。蟠踞於那模村之游勇。使爲先鋒不可。那模村在鎮南關附近。地爲游勇所占。勢力頗盛。有頭目三人。名黃明。何伍。李

輝堅統率全隊。專以搶掠爲事。實爲土匪之一種。惟勇敢善戰。耐勞忍苦。每與官兵戰。輒勝之。卽有時敗。則以地理熟悉。逃遁迅速。致官兵不能得其蹤跡。輒爲所愚。終不能得利。故地方官亦無可施法。時與以財寶。以爲弭亂之計。彼等不惟橫行本地。又常掠奪。接於雲南邊境之法國。屢與法兵戰。法兵不勝其擾。深苦之。七八年前。孫曾往安南。與該地之總督善。偶談及游勇事。總督謂彼等侵掠邊境。不勝其擾。有法治否。孫謂此甚易。苟能默許我部下人至其地。必能代爲鎮撫。亦不必吾親往。總督甚喜。請卽行。於是孫氏遣使往說其衆曰。吾等乃漢族之子孫。非清朝之人氏也。滿人入關。據我漢土。號稱清朝。壓制吾民。吾同胞爲其奴隸。二百餘載。今有志之士。立革命之黨。黨員之衆。遍四。百州。行將舉事。復我河山。起義之節。望君等協力同心。舉兵爲應。惟滅清朝。事尙不難。最懼外國干涉。禍及瓜分。故望勿擾法境。免致失和。則干涉不來。大事可成。

也。游勇聞勸大爲心服。遂立誓不擾法境。故總督深感之。時孫氏與黃興胡漢民等集於安南之東京。以爲本營將實行舉事。總督以有前恩。置不問。孫等議攻鎮南關。須需游勇之力。乃使李京爲密使。往那模村說游勇。使爲先鋒。游勇欣然允諾。遂於十二月一日（新歷之夜。頭日黃何李三人。率其衆百餘人。進襲所携兵器。除刀叉之外。僅有小銃四十二支。由山後小道。進攀籐附葛而上。出第三砲台之後。既達衆。遂吶喊。猛進。聲震山谷。守兵大驚。不知所措。棄砲台而走。游勇隨後追擊。抵第二砲台。守兵以事起意外。倉卒不能敵。亦從而遁。遂抵第一砲台。守兵以不知其故。見來勢甚猛。亦棄台而走。於是鎮南關之三砲台轉瞬皆入於革命軍之手。革命之旗遂飄飛於三砲台之頂上矣。克復之喜報翌日飛達東京。孫等大喜。連呼快哉。額手相賀。遂於三日之朝。率領同志離東京飛馳前往。而是時附近之人。望風來歸者甚衆。一晝夜之間。得衆數百。聲

力益盛。炮臺之守兵。自遁走後。皆集於炮臺下之本營。議攻復之策。並遣人探其事。遂於四日之朝。天未明時。開炮攻擊炮臺。革命軍亦以炮臺上之大炮還擊之。孫黃二將各執小銃率領同志。親冒矢石。勇敢善戰。聲勢大振。官軍遂不能支。全隊潰走。

革命軍已獲大勝。互相慶祝。兼佈置內外。以堅守禦。此時最要者爲彈藥。而孰知查及庫中。竟無餘積。孫於是大爲失望。蓋孫初意。以爲鎮南關乃險要之區。有炮臺三座。所貯彈藥必富。苟取此關。得其彈藥。則可放心大舉。後顧無憂。卽依險而守。亦可相持多日。不虞缺乏。不意官軍侵吞軍費。以肥私囊。致所存無幾。且不足供數時之戰。彈藥已缺。進守皆難。雖有天險。亦難守禦。卽從速購辦。亦不能卽得。如官軍大至。安能抵敵。於是孫等致諸將士相議。謂與其守此待斃。不如棄關而走。再圖後舉。遂與諸將士訂後日之約。棄關而散。當鎮南關之

戰也。孫氏不惟親冒矢石以素通醫道。自任救護之勞。遇有傷者。輒馳至其旁。盡力救護。因之同志之得更生者不少。而孫氏東西奔馳。無片時之息。遇敵則戰。遇傷則救。勇敢敏捷。人皆欽服。此實當時之一美談也。孫氏等自棄鎮南關後。黃興率同志二百餘人。周歷廣西內地。屢襲擊官軍。以練其手腕。增其經驗。大小數十戰。輒獲勝仗。某日忽遇官軍大隊。遂列陣迎敵。炮火既交。黃興率軍猛進。斬敵數十。官軍大敗而走。黃軍獲其軍旗一面。統領之坐馬一乘。官軍統領郭某。黃之友人也。黃探知之。遂返其所獲之軍旗。謂之曰。吾等以主義不同。而致相戰。亦屬不得已之舉。若友人爲失軍旗而死於心。何忍故奉還軍旗。以全友道。馬則暫請見賜耳。郭某因之。得以不死。蓋軍律失軍旗。罪當斬首也。黃將軍之重義如此。當黃興率衆入廣西時。孫文往南洋。與同志謀取雲南河口之策。議既定。遂於七年前。卽光緒末年。敗鎮南關之翌年之四月末。率濟身於

雲南越南國境上之黨員一百人及裝扮苦工散居於附近鐵路沿線之黨員二百人克期舉事更通知河口巡警中之內應者授以密計及期內應者先斬巡警首以示其意於內外並發鎗聲雷動官民聲警頃刻大亂革命軍乘勢進攻督辦王玉藩部下之二營而其一營之統帶黃元貞已暗約爲革命軍之內應至是卽反戈相助官兵不能敵大敗潰走河口遂復初三日王玉藩使人乞降革命軍恐其有詐使王槐庭帶從卒二人往王營中察其虛實及見知果爲詐降怒其不實將還而一剎那間王玉藩已揮刀斬來使不及迎避被刺而仆從卒二人亦爲手鎗擊中倒地而死王部將中有熊通者已許爲革命軍內應時在營中聞鎗聲連響急入視見其狀卽拔鎗擊王一擊殪之遂舉其衆以降時黃興在安南河口之衆遣使前往將迎黃興爲大帥統領全軍以圖進取諸事全備而彈藥又匱遂致於黃興未到之前不得不棄城而走致使血戰之功

一旦化爲烏有。豈不惜哉。

觀此二役。皆爲彈藥缺乏。致不能竟其初志。然功雖未成。經驗已積。百折不撓。方得成今日之大功也。

馮和尙

馮和尙。號守之。蘇人也。十餘年前。卽剪去髮辮。終日奔走於茶坊酒肆間。人見其光頭光腦。遂戲呼之爲馮和尙。和尙初從事於金業。不得志。爲湯姓推田務。湯姓僅母女。不知出納。田租所入。歲以萬計。悉以全權畀和尙。和尙工心計。海上之投機事業。和尙偶一問鼎。輒有所獲。不數年。家遂小康焉。戊戌政變後。國事日非。海外志士。撰譯書報。以餉學者。和尙於蘇州。首設派報處。蘇州學界。以其能爲灌輸。民智之導。綫羣推戴之。而和尙至是。遂昂頭天外。不可一世矣。和尙僅識之。無未嘗學問。然口若懸河。好爲劉四之罵座。元妙觀前。雲露閣陋室。

中固無日不有和尚之蹤迹也。和尚每就坐，即雌黃人物，評論時政，滔滔不絕。覺舉世間無一人無一事可當其意，不計是非，毫無宗旨，人亦習聞之，不爲怪。自民軍光復蘇州後，偵探四布，密拿間諜。月之某日，和尚正於某茶肆論民軍圍攻南京事，痛詆民軍之無用，謂張勳兵敗猶可爲盜，民軍敗則並不能作賊。詎言甫出口，一掌驟飛左頰，既披繼以右頰，其聲清脆，四座驚聞。和尚受此棒喝，默不一言，其人亦即歸座。時茶客正盛，羣相注目，久之，和尚忿火中燒，謂言論自由，何物狂奴敢來干涉？其人聞和尚語，即趨前以手鎗擬之曰：我今干涉矣。軍政府巡警局請與偕行，幸君自擇和尚，不得已遂同詣警局。始知其人繆姓，固軍政府之偵探隊員也。幸局長素識馮爲之，緩頰卒，禁錮三小時，令具不再妄言甘結，由倪源元珠寶鋪取保釋放云。

潔曰：吾嘗見一種人，遇民軍勝則諛頌，民軍見北軍勝則又諛頌北軍，恨不得

繆。姓。其。一。人。者。一。一。掌。擊。之。也。

中國之文學革命說

當辛亥冬有日本某報云。法國第一革命之頃。文學亦一時羣趨尙古主義。至第二次革命時代。乃大發揮自由平等之思潮。中國今回革命。其七百年來。沉於睡眠之文藝。必將復興。亦如法國之例。一時尙古主義。殆復流行。因中國古代文學。實確有可尊敬之價值也。我輩屬望中國之革命。尙不僅在普通改革之事。中國孔老之思想。卽至十九世紀。尙不失爲世界之最高思潮。此回革命。中國人正宜根本覺醒。綜合世界所有之思潮。更產出支配。二十世紀以後人類之大思想。以中國四百餘州之富源。與四億之民衆。而又著五千年之歷史。尙能奮發。其必能解決此世界的重大問題無疑。因此意味。我輩對於此次革命。所以抱無限之喜也。中國之文藝。當今正遇大革命時機。吾人對於此點。自

宜極力贊助之。此亦日本在東洋之眞使命也。若但因鄰家騷動。惟望得趁火打劫之機會者。此眞吾國第三流第四流之徒而已。

決死隊之家書

吾哥大鑒。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弟雖不才。夙抱斯願。邇者武昌倡義。天下響應。弟本儼赴漢。因有阻力而止。及聞廢兵殘暴。勳賊凶橫。建虜之暗殺黨。聯袂而來。歐洲之侵佔家。乘時亟起。不禁伏枕哀號。嘆禍至之無日。尤可痛者。人有恆意。欲求真自由。須以鐵血爲代價。民軍流血未多。一時恐難告厥成功耳。弟日內卽去從軍。稍盡國民之天職。或入北伐隊。或入淮揚徐海決死隊。刻尙未定。因須比較其程度之高下。志氣之大小。再定方針。然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辱辱病夫。但期未能死。功業非本心也。最難堪者。老母在堂。子道未盡。決然以去。罪通於天。然忠孝不能兩全。且妻子何辜。無從仰望。惟有大呼負負而已。此去南

北。東。西。生。死。存。亡。均。在。不。可。知。之。數。幸。而。生。還。再。圖。歛。叙。否。則。從。此。長。別。矣。弟
所。生。一。兒。一。女。年。雖。幼。穉。身。體。健。全。稟。賦。尚。不。惡。劣。一。切。讀。書。之。事。務。祈。照。拂。
偷。蒙。扶。植。其。成。則。弟。死。之。日。猶。生。之。年。此。恩。此。德。百。世。不。忘。家。母。處。亦。求。時。爲
安。慰。至。囑。至。囑。二。十。九。或。三。十。日。弟。儻。回。家。屆。時。當。來。面。別。也。弟。今。易。名。枕。且。
字。礪。須。二。十。六。早。五。下。按。此。上。海。何。家。角。志。士。楊。秉。衡。書。也。君。本。龍。門。師。範。
生。爲。和。安。學。堂。掌。管。乃。從。軍。之。志。堅。卓。如。此。又。余。家。租。戶。有。劉。貽。生。者。在。震。旦。
讀。書。亦。廢。讀。從。軍。家。中。不。能。阻。止。爲。乃。父。強。領。至。蘇。吾。中。國。少。年。人。物。如。此。仗。
義。可。敬。可。愛。可。泣。可。歌。鄒。毅。附。誌。

當。起。義。時。投。筆。從。戎。慨。慷。効。死。何。可。勝。計。然。如。楊。君。者。家。中。上。有。老。母。中。有。愛。
妻。下。有。子。女。竟。仗。義。不。顧。毅。然。棄。之。而。去。其。血。性。熱。誠。實。令。人。敬。慕。見。其。家。書。
悲。壯。淋。漓。情。意。懇。摯。耿耿。以。老。母。託。友。朋。尤。使。我。心。爲。之。酸。泣。羣。譯。按。

紅十字會之緣起

紅十字會。自吾國亦繼興後。頻年兵災。該會竭力護救於彈林砲雨之中。功業偉大。早著閭閻。毋待贅述。但該會在歐洲發生之歷史。知者甚少。茲有該會緣起一則。得諸友人。處其探本索原。頗稱詳晰。附錄於下。以資考察。西歷千八百五十三年。至五十六年。英法合盟。以攻俄。合縱兵十八萬。俄軍二十萬。戰於克里米亞。相持四年之久。屍骸山積。腐臭雲騰。穢氣所觸。以成疫癘。輾轉流行。死者益衆。英有慈善堅勇女士。以護病學名於世。憫茲浩劫。大發仁心。邀集同志女士。馳赴克里米亞。逢傷必救。不嫌穢污。遇疫必療。不懼傳染。遂使三國之在戰地者。自上將帥下及兵卒。莫不出水火而登衽席。起死生而肉白骨。仁聞所播。遐邇傾心。慕其德而來與是會者。踵相接。事畢歸。英將軍率紳民歡迎於郊外。此役也。女士受非常之艱辛。因勞成疾。久困床褥。英國志士釀銀二十萬圓。

以供終養之需。女士分文不沾，特以該款創設護病女學校，隸於倫敦之聖託麥司病院，以教婦女護視病人之法。卽所謂乃丁戲而病院是也。（日本名看護婦緣婦女性靜心慈，照料周到，故各國病院中咸以婦女供役，規矩嚴肅，不苟言笑，絕無流弊。）又繪戰地之慘狀以感人心，而弭戰爭，宏胞與而釀太和紅十字會之引綫，遂伏於此矣。

千八百五十九年奧法之交決，裂瑞土國大善士顯里涂南脫君親臨戰地。是年六月二十四日戰於（沙弗里諾）兩國之軍三十萬，攻擊十五點鐘之久，死傷遍野，血滿川渠，悲慘號呼，非耳目所忍近。雖有軍醫拯治，而區區有限之力，不足以救無盡之傷兵。於是有所以藥救而因施救稍遲，遂致同歸於盡者。善士目擊心傷，歸而著（沙弗里諾）戰事慘紀，刊行於世，勸各國政府海陸軍軍醫部廣選醫士多置材料，俾臨時有所措而戰禍稍有挽回。然善士之心猶未

饜也。又擬邀集同志創設救護會。會內宗旨專在救傷療疾減軍民之痛苦。理屍衛生免生存之疫癘。何地開戰卽行馳赴救護之勞。役蓋與戰事相終始。第一戰爭之地易致猜疑鋒鏑之下難分玉石使不先事預籌卽恐動多窒碍。善士乃請自守局外中立之條戰國不得枉害會中員役觀戰無過慮救傷無歧視良法美意兼而有之。然但救護於戰時而不救護於平日惠猶未遍願未盡償。因矢博濟之懷當擴救護之量懇懇數年如一日直至千八百六十三年二月六日僅得同志五人會議以創此舉可見創始誠非易也。至是年十月二十六日遣使來會者七國齋以國書者三國同志三十六人會同集議迨次年八月二十二日各國又特命使臣會議於傑乃法(瑞國府名)條盟者十一國公訂締約十款。

此次之會盟也應用何國旗幟以標徽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當事者深爲躊躇。

末後公定以瑞士國旗覆而用之。瑞國旗係紅地白十字，故此會以白地紅十字也。又以瑞之傑乃法爲寰球公會之盟壇，定其條約之名曰傑乃法條約。又曰涂南條約。由此公定爲例，凡地球各國無分大小，得邀公許，如入此盟者，方准用此旗幟。會外不得濫用。若未經與傑乃法締約，不得享此會之利權。其慎重也如此。

陸徵祥小史

陸徵祥江蘇上海籍。係廣方言館畢業生。久駐俄國，熟悉俄國情形。當庚子時，助楊儒辦理滿洲交涉。其與俄外交大臣應對之明快老練，於日人所著中俄外交祕史中詳載之。前年爲海牙第二平和會全權大使。當議公斷條約時，某國提議欲以領事裁判權之撤回爲公斷事項之一。陸氏恐因此於吾國他日領事裁判權之撤去，大有關碍。於是，在在場演說，竭力反對。此條文亦遂取消。

又於國際捕獲審判所。一約英德擬以權力強弱分各國爲一二三等。以定所派審判員之數。陸氏先一日探知之。遂約同南美諸小國紛起反對。此條約遂不能實行。又關於荷屬各島華僑。荷政府執強制入籍之策。僑民羣起反對。此問題遂移而爲兩國交涉問題。陸氏與荷政府爭議年餘不得要領。陸氏以各國辦外交時。常有撤回使臣以示絕交之意。而因以潛移彼國對待之心理。陸氏乃以此策告之外務部。乃召回陸氏。陸氏返國約半載餘。荷政府向陸氏重行提議。於是上年九月中荷領事約成。此約言明依荷法入籍者。返國後仍爲中國人民。此約雖不得滿足之解決。較之強迫入籍。相去多矣。又其關於領事之權利義務。與日本荷蘭二國所訂者無異。蓋吾國訂約以來所未有者。

張懷芝軼事

庚子拳亂。董軍攻使館十餘日。不能下。朝旨召武衛軍開花砲隊入都助攻。張

懷芝方爲武衛軍分統奉檄率所部入都榮祿以城垣逼近使館居高臨下最便俯攻卽飭懷芝以所部登城安置砲位砲垂發矣懷芝忽心動令部將且止毋放而急下城詣榮邸請曰城垣距使館僅咫尺地砲一發闔館立成齋粉矣不慮攻之不克慮旣克之後別起交涉懷芝將爲禍首耳請中堂速發一手諭俾懷芝得据以行事言之數四榮終無言懷芝乃曰中堂今日不發令懷芝終不肯退榮不得已乃謂之曰橫豎砲聲一出裏邊總是聽得見的懷芝悟卽匆辭出至城上乃陽言頃者測量未的須重測始可命中於是盪移砲位向使館外空地射擊一晝夜未損使館毫分而停攻之中旨下矣

王二瘋子傳

宛俠曰王希孔字時若內鄉赤眉鎮人田二千畝富而好義貸貧人錢米輒焚券歲饑佃租納半數歲稔亦不取償有奇癖以舉世奢靡誓不飲酒食肉乘車

衣絲冬一布被無褥。交游或招飲，談笑不下箸。飯來則食，人多疑爲茹素。奉佛者，遇義舉，傾囊助千金，不惜。以是析居三十年，未買分地。人以伊不治生產，舍己從人也。呼爲王二瘋子焉。好引書，語惜不通文義。作論說，率無解。子死亦不悲。恒曰：人固有死也，但遲早耳。有鋪屋在城中，價值三千金，捐充節孝祠。室人尤之，弗顧。好新學，擬於本鎮設高等師範二校，走勸富氏出貲，迄無應者。怒以己田二百畝，捨作校中資。且強迫闔家婦女放足，由是瘋名大著。富翁聞其名，掩耳走。縣令清貧者，去任公必謁之，贈以百金。墨吏則否。庚戌，余以言語不謹，羈信陽獄，交游疑禍，且不測，無敢通隻字者。公聞之，悲偕友人王慧通、李省三冒雪徒步於臘月除夕，探余於獄。余謝曰：公年且六十，奔波數百里，冰雪載途，曷待來年？公曰：僕性好冒險，區區風雪何能阻？矧君身在難中，無資且將死來，歲恐無及矣。舉所攜金贈余，以是獄中得無苦。近歲內邑土匪猖獗，劫

賀時聞無忍入王氏居者。怨毒子曰公墨老也。行爲率過。舉使人。蓋如此。中國大勢尙可爲余特表而出之。以補民國義民傳之缺。

張口季父

張口之父。知者固甚渺。若其季父。吾恐舉世中知者不過十人。余友南昌黃濟。與張口之友某氏。誼屬金蘭。某君嘗謂張常爲彼言。有季父名王福彪者。魯人。綠林豪俠也。膂力軼羣。出沒皖魯間。垂四十餘年。鮮知其名者。並述其軼事數則。蓋王爲人有古游俠風。急公好義。與剽劫之寇有間焉。一夕王從徐州赴濟南。行色甚壯。薄暮憩古剎中。聞殿後猜枚聲。迹之見偉丈夫八人。席地飲。季識爲同道。與之拱手。八人皆起。揖各述其姓名。酒數行。上坐者曰。吾觀公亦行道者。今將何之。王曰。敬步後塵耳。曰。今夕本村某尙書嫁女。奩資豐厚。而尙書供。

職都中第公子偕其妹歸僕從無多公能助我一臂乎曰可於是刻期抵居數日始悉其門徑秉夜踰垣入公子聞有盜啓戶出呼羣僕爲一盜所繫將刺刀焉王曰吾利其物耳何戕其人爲乃釋之女公子美姿羣盜欲淫之王呼曰我王福彪縱橫四十年所以得保首領者惟不採花耳（盜謂犯淫者爲採花蓋隱語也）諸公聽我言請從此逝否則血我刃毋謂我無香火情也羣盜畏其猛一闕而散詰日訴之宰遣捕出緝半載無蹤諸捕悉被重責計無可施乃給宰曰某某者邑之名捕也今雖老猶豐饒請召而遣之其實二捕並無過人技且衰朽已甚退役久矣宰召並與白金五十兩限一個月破案二捕出乃謀曰死期至矣奈何其一曰不如逃之遂攜銀去行經觀城一白髮老翁舉觴獨酌柳樹下二捕乞就席少坐諾之間其行止二捕備述尙書家被盜今奉命出緝未可獲也曰可獲乎曰不可曰然則二公何往也曰逃死耳老者掀髯笑曰

盜非他。卽我是也。今旣相遇。曷敢以此累公。第我爲此事。雖家中人不知。幸勿聲張。驚吾鄰里。遂自述姓名。並延至其家。命子出拜。曰。某我老友。邀我作臨淄游。詰日當束裝也。遂偕去。抵縣。宰大喜。卽報知公子。是時女公子已出閣。適歸母家。恍惚憶羣盜入室。保全其節者。爲王某。告知公子。公子亦記被執時。一壯士呵止羣盜。故得免於死。急謁宰。述其事。屬勿加刑。宰亦高其義。第按名捕八人者。駢戮於市。而王得釋。公子感其保全之德。贈之金。而歸焉。楊繼曰。張口爲民口。其季父亦爲民賊。然而張之道。遜季父多矣。南華有言。盜亦有道。有以哉。

閩中蔣黃二子事略

閩中蔣黃被刺。民國元年六月間事也。滬上各報均有登載。繼而閩中友人鄭君。有二子事略見示。記述較詳。茲特編錄。以備研究此案真相者之資料。蔣筠字子莊。閩之候官人。性倜儻。不甚措意於家人生產。弱冠貧甚。然交游不之知。

也。豪於酒。能爲詩興之所至。輒流連數日。家至不舉火。置勿顧也。歲庚子。補弟子員。壬寅。舉於鄉。然君於浮名。亦不屑措意。天性神悟。於疇人術。未嘗有師授。能獨探奧。竅爲文章。下筆累萬言。立就。辛壬間。閩學甫萌芽。君歷主講席。游其門者。多成偉器。旣而又自辦小學校。獨力支持。款不給。則力爲勸募。尤注意於貧民教育。素擅辯才。各社團演說會。必延君至。一登演台。鼓掌雷動。君以開通風氣。自任。有請輒至。不以與疲也。閩法政學校開。校長鄭君聘襄校事。擘畫極爲周詳。光復後。充民政司地方科科員。然君之志。常在開發一般社會之知識。故公暇。輒抒其所見。著爲論文。投之各報。民聽報所載。尤多其言。皆切中一時情弊。漸爲某要人所覺。而禍根已於是伏矣。又好演說。閩自光復後。星期日各處多有演說。每開演。延君。君必至。君至。所言必痛快。民國紀元四月廿七日。在會城通賢里演說。語刺某君。至沈痛處。乃涕泣數行。下聽者鼓掌。君曰。且

勿爾異日吾輩且恐無涕可揮也此語一傳播而君於是死矣越二日君坐輿由其私第出至玉山瀾河壩突有凶徒一人喝令放輿輿夫折聲斥之一刀已入輿中蔣君方欲出十餘人逞刃交下中有一輿夫極力掩蔽終不能敵蔣君一踴入河輿夫隨之下凶徒散去輿夫昇君出問君如何君尙應之曰予死矣再問不復省昇至家已長逝矣嗚呼蔣君之死論者紛紛幾成一種疑案而其實固無可疑也合前後而觀之昭昭乎如發蒙矣蔣君死後風聲日惡民聽報首停版不及一月又有黃家成被刺事

黃家成名復以字行閩之福清人也民國紀元五月二十三日死於賊年纔二十二三耳距今八年前入蒼前山鶴齡書院肄業學業冠儕輩性豪邁勇於任事前四年與同學某某密辦一種警醒報發揮民族主義月出一冊南洋僑民爭購閱資不繼往往質貸以給清郵局不爲遞則易報名曰民心由外國郵傳

達風行一時。閩光復成功之速。是報之力也。去年春。廣州事將起。家成以閩不可無備。倡設體育會。陰以兵法部勒之。武漢首義。家成謀嚮。應日夜奔走。省垣事稍就緒。乃馳赴下遊。招募武士八百。率之至福清。而省中光復之信至。卽出私貲。將所募悉遣歸。不費公家一文。福清已無事。家成趨赴省中。時慕羶。逐臭之徒。假革命以謀個人位置者。方洋洋得意。彼長某部。此筦某局。今之參議。長兼警察總監。某君者。實爲政務院長。見家成至。則以印鑄局總稽查。強畀之家。成以素志在於救國。今革命告成。學業尙未竟。斷不以彼而易此。視事數日。卽辭去。仍入鶴齡書院。賡續舊業。不知者且謂家成。缺望。遂深疑之家成之禍根。伏於是矣。舊歷去臘。閩軍以缺餉。微不靖。當事卽指自家成。以爲將煽亂。家成益自斂光。復之初。家成以開通民智。監督政府。莫善於報。因與同志謀。改民心冊報。爲日報。館設倉前山。與鶴齡書院相距數十武。開辦後。主任某君有遠行。

報事。遂歸家。成經理報中言論。侃直對於政務院糾之。尤力。封閉之。信喧傳已。久。蔣案出。民聽報。停報界大動搖。家成力持鎮靜。五月初三。卒被封時。家成適在館。從容出。應接捕者。似與家成相稔。佯爲不知。家成遂徐收簿藉。出趨至鶴齡書院。同館之人。已先在。乃分電各埠。翌日。海內外各黨會紛紛電詰閩政府。最後經國民協會電閩支部與警務司交涉。卒撤其封。然外間之風聲日益惡。盛傳某某者（皆民黨中人）名在夾袋。皆將以待蔣君者待之首列者。聞卽家成。家成之師外國人某君亦戒家成勿輕出。忽一日。政務院副長黃乃裳者。偕一人至鶴齡書院訪院之主理。以爲家成私室有危險物。欲一搜。以驗虛實。主理允之。搜訖。無他異。乃謝去。後又致函鶴齡書院監院某君云。家成能與我一往見彭某。保爲解釋。嫌怨必無。他虞監院詢之家成。遂偕乃裳入都督府。見彭某。傾談甚歡。留之宿。家成固辭。彭派人送之歸。出門不一二里。家成

見其輿後有十數人穿操衣者尾之行急下輿入一書肆少選不見復上輿由梅枝坊入將赴南營謁外交司方家成肩輿入梅枝坊時有一人在坊口見一凶僧向坊裏張望己而一揮手十數人隨之入家成輿至梅枝坊底轉入南營此十數人者踵至一人先抽刀刺入輿中家成大吼跳出十餘人利刀齊下遂血肉模糊不復辨其爲誰某矣最後一人瀝刀頭血濺尸身上更剔取路旁殘紙拭其刀納之於鞞睨視路旁人曰未也且更覓餘輩而剗刃於其腹耳乃各徜徉而去嗚呼死黃子者誰歟夫豈有難知者真凶至今猶逍遙法外何耶彼誣黃子者且曰是謀第二次革命死有餘辜者也黃子在滿清時代謀革命爲企望共和耳民國既立夫又何求且赤手空拳非至愚之人誰肯甘冒不韙以自取死乎彼之誣黃子者適以見黃子之死必有主動之人而一般病狂喪心之徒狼狽爲奸其情形益不可掩矣

春明軼事

東便門外百四十里有山巍然高百餘仞兩峯插天際爲了髻因以名山上有碧霞元君廟四月十八日爲神誕辰焚楮帛獻牲醴者自春入夏合齊魯趙魏秦晉之鄉男婦擔簦杖策竭丹誠而叩祝者轂相擊趾相錯也而神之靈異亦最著有度支吏袁某購妓爲妾携之登山山路險且隘登者皆僂罄折猶慮顛蹶袁有莫逆交張姓者素聞其妾之美欲一睹而不可得適於是日亦携妻偕往聞袁妾登山屬妻徐行於後而已至山徑極隘處以手自下探入其裙捻其股袁妻驚然大叫聲未絕而張某已於數百丈崖間顛仆而下適其妻拾級而登有少年僧隨其後爲張撞擊俱牽聯而墜妻與僧皆昏絕抱不可解觀者如堵此殆神因其淫慾不止降罰於其身卽令其妻作此醜態歟永定門外里許有地藏庵住持僧本陳姓前清時刑部吏胥作奸被黜髡頂

爲僧庵。四週多隙地。凡客死者。皆就其地葬之。而收其值。某君春日郊遊。過庵。小憩。見後院。艸屋數椽。髑髏纍纍。雜骨如竹頭木屑。堆置墻角。如阜。有長經尺餘。整齊裝列。高與簷等者。則人之臂脛骨也。某君驚駭。呼僧而問之。曰。此何爲者。僧曰。此歲久敗棺破塚。無子孫爲之祭掃。培植暴露。荒烟野艸間。衲子隨時檢拾。將焚化而掩埋之。某君曰。此古聖人掩骼埋胔之義。上人功德偉矣。時有客語類楚音。仰天笑曰。其然。豈其然乎。某君異其言。俟出而尾其後。詢之。客曰。余曩者至江右。阻風沙際。同舟有客。登岸袖骨二具。出刀鋸。切剗之。成八箸。色白而紋理細密。似象牙。貨於隣舟。心竊異之。而未敢問也。後相處日久。值酒酣。詢其前箸。同舟客曰。凡駝牛諸骨。枯無紋理。象牙則紋直。色微黃。而有澤。固勝於駝牛骨。然象產九真。日南。非如犬羊牛馬之多也。數歲一易齒。能給海內之用乎。今天下之大比戶。而索象牙諸器。不啻竹木。是象牙多有。犬羊牛馬之骨。

我也。因以手指其臂。復舉足而指其脛。某君驚曰。然則人骨乎。曰。凡色白而紋理細密。諦視之中。有方格隱隱者。皆是也。售此貨者。非他人。皆游手游食。說地獄談。因果勸人念佛戒殺收生之禿奴也。此曾每歲檢拾積貯私貨於治骨之家。以其髑髏雜骨焚化掩埋。以掩人耳目。由來久矣。某君愕然曰。然此所以獨取臂脛。整齊裝列。不與雜骨混置。墻角者乎。後某君洩其事於官。逐此僧而懸爲厲禁云。

章太炎先生秋瑾集序

山陰爲少康枝號之地。箕帚作而婦道成。曹娥以死其父。未足以多。最後有秋瑾。變古易常。爲刺客。將其德合於乾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雪行雨施。天下平也。瑾素自豪。語言無簡擇。嘗稱其鄉人某爲己死。十聞者御之。次骨徐錫麟。旣誅。恩銘黨禍。浸尋及紹興。遂牽連以告。

有。司。而。賊。之。瑾。死。集。其。詩。詞。百。餘。首。都。爲。一。傳。余。視。其。語。婉。瘧。若。不。稱。其。情。性。者。人。之。志。行。或。深。固。不。見。於。詩。然。卒。以。漏。言。自。隕。悲。夫。余。聞。古。之。善。劍。術。者。內。實。精。神。外。示。安。儀。則。喋。喋。騰。口。者。寡。讀。吳。越。春。秋。有。哀。公。越。女。之。事。惜。乎。瑾。之。不。志。此。也。定。哀。之。幸。於。是。乎。有。微。言。丁。未。七。月。章。炳。麟。序。

秋瑾遺詩拾遺

紅。毛。刀。歌。一。泓。秋。水。淨。纖。毫。遠。看。不。知。光。如。刀。直。駭。玉。龍。蟠。匣。內。待。乘。雷。雨。騰。雲。霄。傳。聞。利。器。來。紅。毛。大。食。日。本。羞。同。曹。濡。血。便。令。骨。節。解。斷。頭。不。俟。鋒。刃。交。抽。刃。出。鞘。天。爲。搖。日。月。星。辰。芒。驟。輻。斫。地。一。聲。海。水。立。露。鋒。三。寸。隱。風。號。陸。剽。犀。象。水。截。蛟。颯。颯。驚。避。魘。魅。逃。遭。斯。刃。者。凡。幾。輩。觸。骸。成。臺。血。湧。濤。刀。頭。百。萬。冤。魂。泣。腕。底。乾。坤。殺。劫。操。竭。來。挂。壁。暫。不。用。夜。半。鳴。嘯。聲。疑。鴉。英。靈。渴。欲。飲。戰。血。也。如。磊。塊。需。酒。澆。紅。毛。紅。毛。爾。休。驕。爾。器。誠。利。吾。甯。拋。自。強。在。人。不。在。器。

區區一刀焉足豪

革命女士秋瑾遺文

其一 嗟夫我父老子弟其亦知今日之時勢爲如何之時勢乎其亦知今日之時勢有不容不革命者乎歐風美雨澎湃逼人滿賊漢奸網羅交至我同胞處於四面楚歌聲裏猶不自知此某等爲大義之故不得不愷切勸諭者也夫魚游釜底燕處焚巢旦夕僉生不自知其瀕於危殆我同胞其何以異是耶財政則婪索無厭雖負盡納稅之義務而不與人以參政之權民生則道路流離而彼方昇平歌舞侈言立憲而專制乃得實行名爲集權而漢人盡遭剝削南北兵權既純操於滿奴之手天下財賦又欲集之一偶練兵也加賦也種種剝奪括一言制我漢族之死命而已夫閉關之世猶不容有一族偏枯之弊况四鄰逼處彼乃舉其防家賊媚異族之手段送我大好河山嗟夫我父老子弟盡

亦一念祖宗基業之艱難子孫立足之無所而深思于滿奴之政策耶某等眷懷祖國之前程默察天下之大勢知有不容已於革命用是張我旗鼓殲彼醜奴爲天下創義旗所指是我漢族應表同情也

其二 芸芸衆生孰不愛生愛生之極進而愛羣蓋種族之不保則個人隨亡此固大義瞭然毋庸多贅者也然試叩我同胞以今爲何時則莫不曰種族存亡之樞紐也再進而叩以何術可解決此存亡之問題則又瞠然莫將否則卽以政治改革爲極端之進化矣嗟夫歐風美雨咄咄逼人推原禍始是誰之咎雖滅滿奴之族亦不足以蔽其辜矣夫漢族沈淪二百有餘年婢膝奴顏脅肩他人之宇下有土地而自不知守有財賦而自不知用戴醜夷以爲主而自奴之彼固儻來之物初何愛於我輩所何堪者我父老子弟耳生於斯居於斯聚族而容處一旦者瓜分實見彼卽退處藩服之列固猶勝始起游牧之族奈何

父老子弟乃聽之而不聞也。年來防家賊之計算着着進步美其詞曰立憲而殺戮之報不絕於書。大其題曰集權而漢人失勢滿族梟張嗚呼人非木石孰不愛生而愛羣逼於不獲已則祇能守一族之利益矣。彼既異我種族置之不問之列則返報之道亦所當爲奈何。我父老子弟見之不早也。某等菲薄不敢自居先知然而當仁不讓固亦嘗以此自勵。今時勢阡危確見其有不容已者用是大舉撻伐先以雪我二百餘年漢族奴隸之恥復以啓我二兆方里天府之新國宗旨務光明而不涉於曖昧行事務單簡而不蹈於瑣細幸叨黃帝祖宗之靈得以光復舊業與衆更始所有遣派之兵馬曉諭如左。凡我漢族自當共表同情也。

以下所列軍職表用光復漢族大振國權八字編制之又載軍旗鈴記服制電報暗碼等事茲不備錄。

來了來了

什麼東西來了

啫啫啫瓣子軍來了

快逃呀

日本大橋又太郎原著
中華繆真如翻譯

家庭**祕術五百種**洋裝精本一大冊
定價銀六角

本書出版僅兩載現已三版發行所載各
祕術莫不神驗如仙早為閱者交口稱賞
無待贅述洵為家庭之寶典講求家政及
衛生學者不可不手一編焉

經售處

上海棋盤街
全上
全上
全上
上海四馬路
本外埠

科學書局
中華圖書館
廣益書局
掃葉山房
鴻文書局
國華書局
各大書莊

發行

上海松馬路
所
東方書局

上海
馬路
六
衛新盛松

東方印務所
贈書廣告

今方世界有一種極新奇之利器出現此種利器可以為世之

魔王亦可以為平和之天使利器維何空中飛行船車是也歐

美各國自二十世紀以來即研究飛行事業其進步之迅速

幾有一日千里之勢已用為交通機關及軍用戰具東隣

日本亦接踵效之熱心焦慮思與歐美諸國相競爭蓋

爾後之敵兵當來自天上戰爭之場所不在陸上海

上而在空中也即如我國政府近雇俄人康斯丹

丁用飛機攻白狼一事亦可知其梗概矣鄙人

等素研究飛行事業曾發行軍界名著空中

經營小說破天荒飛行船車圖說三書冀

以啓發我國人之智識將來得與列強

角逐空中用特將書贈送凡購空中

經營一部者贈小說破天荒及飛

行船車圖說各一部愛國同胞

當不吝值一圓之代價而失

空前絕後之三大奇書也



朝野新譚（一名民國野史）

鄧水 姜泣羣編輯

乙編

汪兆銘小史

汪兆銘字桂辛。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京籍浙江山陰縣伊伯汪辛生。曾充前粵督張文襄幕賓。幼聰慧。下筆千言。其從兄汪兆銓字莘伯。舉人。曾充粵水提李準幕賓。兆銘亦舉人。曾充前粵督岑春煊幕賓。均奇器。之年十七。應童子試。得府案第一。是年壬寅。其胞兄兆鏞得縣案第一。兄弟同案。府縣案元同。補弟子員。洵舊日科舉時代之佳話也。翌年生員等第四。補廩生。諸生中鼎鼎大名。越甲辰。岑春煊命藩司選考舉貢員四十名。赴日本學法政。兆銘獲選。聯赴

東入法政學校。校內四百人。每期考輒冠其羣。時心醉革命。孫文適在東。慕其才。以禮見。出貲組立民報。聘爲編輯。時汪尙未畢業。民報中有署名精衛者。汪之別號也。取精衛欲填恨海之意。以第二畢業。第一人乃孔昭炎。廣東南海人。曾充粵督幕賓。畢業後。岑囑乃兄兆鏞速其返粵。籌辦廣州法政學堂。汪覆兄函。言士各有志。不必相強。并預告聲明已出汪族。日後有革命舉動。與兄弟無涉。請存案。兆鏞面覆岑。岑笑而頷之。當時出其鋒銳文字。刊刻書報。不一種。徧行國內外。各大吏雖禁販賣。然香港輸入者。仍不絕。洎至庚戌年。汪以革命無成就。思以暗殺行其志。進都圖炸清監國。事敗。爲偵吏執。民政大臣肅王在部。訊汪所爲。汪執筆直寫三萬餘字。供詞大旨。上下古今縱橫。歐美清肅王服其論。請於清監國免死。永遠監禁。案定。送法部。司法大臣廷杰憤民政部之侵其權也。擬虐待汪。以旁洩其憤。欲以黑暗之囚牢處之。肅聞之不悅。

并出金二百書十餘種飭差送法部交汪以示意廷杰頑固且嫉聞之益憤飭歸肅肅言之清監國監國避肅廷杰乃悻悻而罷汪因此。在法部以書遣永日而已辛亥年秋九月革軍勢大監國不得已赦黨人以期解救於月之十六日交旨赦汪等三人交張鳴岐差委汪兆銘出獄後有人叩其行狀汪病甚且沈默久之乃歷述在獄時之情況謂自入獄以來項間卽荷以鐵枷其量甚重非書生所能勝任每日僅食稀粥一盂及粗麵餅一撮且不能以手取之惟以口就食於架上而已是日突有禁子掀門入余正昏眩間不料彼竟將吾項之鐵枷及吾手之鐵鎖解去擁之出吾眼已花不知何往以爲必殺我也久之乃擁至一棧房卽騾馬市泰安棧是余尤大惑豈於棧房殺我耶禁子擁余至一房卽將行李交我（卽被獲時封存之行李）并交我銀百兩謂吾家中前時寄來者并殷殷向吾討喜錢余乃訝曰吾有何喜禁子告我曰爾已遇赦出獄矣并

示。以。當。日。之。新。聞。紙。數。張。余。此。時。更。疑。後。遂。昏。昏。睡。去。今。病。仍。偏。身。麻。木。雖。終。日。閱。報。紙。記。載。東。南。各。省。戰。事。然。終。疑。爲。未。確。以。爲。僅。入。獄。一。年。吾。國。民。進。步。即。若。是。之。速。耶。叩。以。政。見。而。竟。沈。默。不。肯。一。言。

汪精衛之婚事談

汪精衛十六七歲時其長兄曾爲之訂婚於劉氏之女迨汪留學東京與孫黃諸君組織同盟會舉動漸爲內地所聞汪慮以此株連家族乃貽書訣別家庭其家人以書示劉劉氏之長兄遂退還聘書定禮等兩家婚約自是解除迨萍醴事敗之後汪由文字鼓吹而入於實行犧牲之念至堅自以訣別家庭之故無復論娶之念黨中人有美其品節欲附爲婚姻者汪一切謝絕之後汪聞人言劉氏於退婚後曾爲其女論婚他姓女不欲遂中輟慨然曰此非情理所宜也思以書曉女意然汪與劉氏女之婚約非彼此由於愛情而締結乃兩家家

長。所。訂。定。今。婚。約。既。解。汪。向。循。俗。例。前。此。與。女。未。通。音。問。今。更。無。可。以。投。書。之。理。乃。爲。書。寄。女。之。兄。某。述。婚。事。以。愛。情。與。名。分。爲。原。素。今。者。名。分。既。絕。彼。此。又。夙。無。愛。情。不。宜。再。生。糾。葛。云。云。某。不。報。汪。自。是。絕。意。於。劉。姓。事。矣。然。亦。不。更。論。娶。他。姓。如。是。者。凡。數。年。汪。性。謹。飭。生。年。不。作。狹。邪。遊。以。是。行。年。二。十。餘。未。嘗。一。近。女。色。其。友。人。多。能。言。之。汪。嘗。遊。歷。南。洋。各。埠。所。至。鼓。吹。革。命。演。說。與。書。報。并。行。檳。榔。嶼。有。廣。東。新。會。商。人。陳。氏。女。名。璧。君。者。好。學。留。心。祖。國。事。平。日。讀。汪。所。爲。文。心。儀。之。及。聞。其。演。說。益。感。動。遂。入。同。盟。會。汪。在。南。洋。招。致。同。志。甚。多。此。亦。尋。常。之。一。事。惟。璧。君。自。入。同。盟。會。後。未。幾。卽。留。學。日。本。既。又。入。暗。殺。部。入。部。者。資。格。最。嚴。而。汪。所。與。同。事。者。更。嚴。之。又。嚴。組。織。數。年。所。始。終。不。渝。者。廣。東。則。汪。與。陳。及。黎。仲。實。福。建。則。方。君。瑛。曾。醒。四。川。則。黃。復。生。喻。雲。紀。而。已。數。人。嘗。相。將。至。廣。東。至。上。海。至。漢。口。等。處。分。設。機。關。辛。亥。武。昌。起。義。孫。武。所。試。驗。之。物。品。卽。

彼等所留遺者也。最後汪偕陳黎黃喻同入北京。留方曾爲後援。及事不成。陳黎喻離北京。爲後圖。汪與黃同留北京。機關及於難。然事雖敗。海內受其影響矣。汪固堅忍。不避艱險。惟在黨人中。聲名甚著。爲清政府所指目。故其入內地。動輒不能自由。實賴陳左右之。汪在上海。在大連。在奉天。屢瀕於危。皆陳拯之。得免。陳之於汪。固極見愛。然知汪有家庭之隱痛。故未嘗以婚嫁事言之。於汪之前。汪由是常敬重之。然以在內地爲革命行動之故。兩人常飾爲親族關係。以避羅偵。陳略不介意。而汪則深以爲疚。嘗嘆曰。誤陳君者我也。陳之母亦同盟會中人。熱心任事。於暗殺及軍事計畫。嘗鬻田宅典簪珥。以應急需。亦嘗以陳之隱意爲汪言之。汪堅默不言。及在北京謀炸清攝政。佈置既定。汪與陳爲犧牲者。將出發。汪謂陳曰。曩所以不提婚事者。以離家之人不宜享家庭之幸福也。今瀕死已無未來之幸福。盍一言爲定。以申我感恩知己之意。遂爲書。

告。陳。之。母。逮。汪。入。囹。圜。陳。與。諸。同。志。苦。心。焦。慮。以。求。拯。救。汪。出。獄。後。以。臨。命。時。有。一。言。爲。定。之。語。義。不。負。約。且。此。次。不。死。實。出。於。意。想。之。外。非。當。時。所。能。料。及。以。爲。天。下。必。有。能。諒。我。者。回。家。後。以。顛。末。詳。告。家。人。咸。爲。感。歎。汪。於。壬。子。四。月。間。介。紹。陳。璧。君。見。其。家。族。或。問。汪。對。於。劉。氏。有。無。惡。感。汪。曰。無。之。惟。自。兩。家。家。長。解。除。婚。約。之。後。名。分。既。絕。而。彼。此。向。未。謀。面。毫。無。愛。情。自。無。守。節。之。義。務。但。於。劉。氏。之。女。不。但。並。無。惡。感。且。甚。敬。其。爲。人。特。解。約。非。出。自。我。亦。非。出。自。劉。氏。之。女。故。兩。人。別。謀。伉。儷。以。遂。其。愛。情。故。不。得。謂。之。負。約。也。云。云。以。上。爲。汪。氏。家。人。所。述。

汪兆銘暗殺史

汪。兆。銘。者。一。代。之。文。豪。也。名。聞。四。百。餘。州。爲。人。慷。慨。好。義。庚。戌。年。春。廣。東。之。革。命。軍。失。敗。後。汪。大。憤。乃。決。意。單。身。入。北。京。將。暗。殺。清。攝。政。以。報。其。使。軍。人。慘。殺。

同胞之仇。當時孫逸仙與黃興皆止其勿行。徐圖萬全之策。汪不聽。謂苟止我。行當投海以死。其決意之堅。立心之固。實非凡人可及。言詞慷慨。黃興爲之淚下。乃從其計。更約以相助。於是汪與同志男女六七十人。起程入北京。開照相店。以爲表面上之掩飾。一面密購軍火。結交宮人在宮內密埋炸藥。連結電線。以爲點炸藥之用。其運動之巧妙。裝置之精細。實出人意想之外。佈置已周。時機將熟。正當大功告成之頃。不期爲奸奴探悉。卽行告發。大事遂歸失敗。汪兆銘與其同志黃樹中。竟被獲。下投獄中。

汪黃二人既被獲。於法廷上被問時。汪謂此事是一人之計。畫並無同謀者。而黃則欲救汪。謂此事是黃一人之計。不關他人。此實爲當時之美談也。於是問官卽判此二人均爲主謀者。一同治罪。汪被審時。其態度泰然。應答裕如其從容。慷慨實使人感泣。問官問以何故出此陰謀。汪卽執筆疾書。立成數千言。措

詞。慷。慨。懇。切。光。明。問。官。觀。之。心。爲。之。動。本。擬。處。以。死。刑。因。減。等。定。爲。終。身。監。禁。
在。獄。三。年。逢。武。昌。起。義。清。政。府。欲。買。人。民。之。歡。心。乃。准。張。鳴。岐。之。電。奏。使。出。獄。

汪兆銘之詩詞

轟。殺。鳳。山。之。革。命。少。年。年。方。十。六。歲。癸。戌。十。二。月。念。八。夜。曾。至。北。京。訪。汪。兆。銘。
於。獄。中。格。於。獄。例。不。得。入。乃。作。詞。一。闕。投。之。汪。君。和。以。詞。云。別。後。平。安。否。便。相。
逢。淒。涼。舊。事。不。堪。回。首。國。破。家。亡。無。限。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離。愁。萬。斗。眼。
底。心。頭。如。昨。日。數。襟。期。夢。裏。重。携。手。一。腔。血。爲。君。剖。淚。痕。莫。滴。新。詞。透。倚。寒。窗。
循。環。細。讀。殘。燈。如。豆。留。此。餘。生。成。底。事。空。令。多。情。瀑。態。愧。戴。倒。頭。顛。仍。舊。跋。涉。
山。河。知。不。易。願。孤。魂。繞。縷。車。前。後。腸。已。斷。歌。難。又。(金縷曲)又。和。福。建。某。寡。婦。
詩。云。忘。却。形。骸。累。靈。臺。擴。自。然。良。知。通。妙。偈。新。理。悟。陳。編。霜。鬢。欺。侵。易。冰。心。抱。
自。豎。舉。頭。成。一。笑。其。靜。月。華。妍。又。和。廣。東。某。女。士。云。落。葉。空。庭。萬。籟。微。故。人。夢。

裏。兩。依。依。風。蕭。易。水。今。如。昨。魂。渡。楓。林。是。也。非。入。地。相。逢。終。不。愧。孽。山。無。路。欲。何。歸。記。從。共。洒。新。亭。淚。(新亭在新嘉坡公園汪兆銘與某女士握別處)忍使啼痕又染衣。

日本防彈衣歷史

日本於昔明治三十七八年之戰役中於沙河之戰有松枝大尉率決死隊五百名親蒞戰場其戰後之兵士雖身如蜂巢並未聞有一人死者此事頗爲陣中所奇異或謂此五百兵士皆著防彈衣亦未可知也防彈衣之效用卽爲能禦砲彈故以防彈得名近來經發明者之研究製造精良尤爲完全而輕便其發明者卽小石川武島町二十番地大日本武道會長千葉長平氏是也氏費數年之星霜始得製造此物時當日俄戰爭之秋氏曾自願率五百名之義勇兵渡往戰地其建白於寺內大將曰今非派遣義勇隊之秋但爲貢獻國家特

製五百件之防彈衣。祈大將諒之後。得大將紹介於陸軍省。其試驗時。雖以能貫通四分六釐真金之彈丸。亦不能貫穿此衣。其思想之精實。令人可駭。陸軍省特爲嘉許。並賜賞狀。此沙河之戰。所以有奇怪防彈衣之傳聞也。戰後氏仍不忘其研究。故近來愈形進步。中國革命戰起。數日前。滿人曾向訂製六千件。千葉氏特租入下谷二長町市村座前宮川鍍金工場。爲作場。從事製作此防彈衣之形式。似擊劍之胴竹。與螺旋重壘。其間是爲內部之裝置。其厚由二分五釐至八分不等。其重量每約一貫目。至一貫五六百目爲止。此衣以防胸部飛來之彈丸爲主。而背後尙以他物爲防護。若以三十年式之步兵銃。雖在百二十密達之距離。不能貫通之。至防備短銃之防彈衣。其製尤薄。僅約二分五厘之厚。若在一二丈之距離。射擊之。亦不能貫通。云聞千葉於日前在大森射的場試驗。此物是亦尙武之一表見也。

香艷文牘 ○序 ○啓 ○書 ○批 ○示

(送女子軍事團北伐序文)辛亥冬。有滬軍都督府。人事科科長高一某君。發起女子軍事團。成立後。訓練僅及兩月。軍紀風紀。肅然可觀。旋奉陸軍部撥調北伐。尅期於元月三十日。戰鬥部全隊出發。蓋卽前臨時總統孫中山先生蒞任之日也。高君至車站恭送。并作此文曰。維中華民國。大總統蒞任。二十九日。正女子軍士團率師北伐之期。亦卽我國五千年來。女豪傑殺敵致果。開幕第一日。條風駘盪。晴旭冶麗。鶯鶯燕燕。煥然一新。仰觀天文。俯察世變。彼蒼特發。現太和景象。以鼓吹軍人興味。而歡迎我國。亘古巾幗。獨一無二之偉觀。於是天演競爭。劣種歸於淘汰。民族發達。女界與有權衡。在昔姬姜。婦教啓八百載。興王孟氏。母儀成五百年名世。祇脩明夫文德。鮮奮厲乎武功。至於木蘭。從征空有鬚眉之氣。吳宮。教戰依然粉黛之姿。史家極意鋪張。佳話幾同虛衍。是以

深。閨。蕙。質。徒。襲。娉。娉。嫋。嫋。之。容。蓋。世。英。資。罕。具。赳。赳。桓。桓。之。概。平。等。之。幸。福。莫。享。異。邦。之。訾。笑。奚。堪。茲。者。廿。紀。雲。屯。羣。姝。霞。舉。團。聯。鐵。血。盡。同。仇。敵。愾。之。忱。詩。賦。兜。鍔。儼。殺。身。成。仁。之。士。執。干。戈。衛。社。稷。男。兒。不。數。汪。錡。破。海。浪。乘。長。風。媛。秀。亦。有。宗。慤。巍。巍。伯。理。璽。免。禮。冠。而。鳴。虔。昂。昂。七。尺。軀。讀。戰。書。兮。惶。汗。從。此。五。千。胡。騎。塵。銷。萬。歲。峯。邊。卅。六。宮。嬪。俘。獻。七。香。車。下。共。慶。黃。龍。痛。飲。豈。惟。青。史。流。芳。一。某。忝。倡。先。聲。幸。逢。同。志。傳。來。羽。檄。飛。徵。娘子。之。軍。整。就。戎。裝。佇。夙。信。人。之。駕。懷。森。嚴。之。風。紀。萬。籟。無。譁。隔。迢。遞。之。雲。山。一。心。歸。命。此。際。贈。言。臨。別。愧。無。祖。餞。之。筵。他。時。奏。凱。榮。旋。再。酌。犒。師。之。酒。敬。呈。短。表。恭。送。遄。征。

(女子偵探團啓) 妓女張俠琴唐六琴等。因鑒南北交戰時代。軍事消息。全在偵探。偵探之職。宜乎女子。於是靈腦智府。異想天開。發起女子偵探隊一團。以爲輔助。其緣起既刊布閭閻後。靡不驚爲駭聞。繼爾毀譽參半。卒爲當道所駁。

無成立之價值。致若輩羣雌。無用武展威之地。更使吾儕寒士。於光閃燦爛之
大舞臺上。少看一齣新胭脂虎之好戲。未免憾事。其啓曰。竊聞女子從戎。佳人
殺敵。徵諸古昔。播爲美談。固不僅夢裏關山。閨中刀尺。爲盡吾人之天職也。然
挾紅粉。爲行軍之餌。借美人。爲誘敵之謀。必犧牲軀殼。始克爲此中國風俗所
囿。禮教爲妨。名譽觀念。重於死生。是以日本雖有女子偵探之設。而我中國良
家婦女。所不能爲。不肯爲也。琴等託身寒末。鮮讀詩書。然觀劇至胭脂虎等齣。
往往心竊慕之。方今滿清未滅。滄海橫流。慨戰禍之方殷。賦同仇之敵愾。凡有
血氣。莫不奮發。琴等不幸。而爲女子。又不幸。而爲妓女。自憐身世。縱墮青樓。追
溯淵源。莫非黃裔。生無益於人。死不可無益於人。因擇我中國良家婦女。所不
能爲。不肯爲之事。發起女子偵探團。冀稍盡國民之一分。遠師梁紅玉之援桴。
近法費宮人之刺虎。天下之重匹婦。有責義務。所在營業。何關所祈。海內明公。

憫其遇而嘉其志。扶掖而贊成之。中國幸甚。女界幸甚。琴等幸甚。謹擬規章。伏乞公鑒。張俠琴唐六琴同啓。

（沈縵雲與李燮和之往復書札）前年燮和先生。屯兵吳淞。北伐之師。遣征有期。沈縵雲及其夫人。特備寒具。謹獻麾下。李君當以書報謝。其詞氣古雅。引典新穎。不愧爲儒將之手筆。令人想望不置。茲將兩書并錄。以爲紀念。沈書曰。柱中先生大人閣下。疊聆大教。快遂私衷。茲者義師北伐。指日首途。宏才越濟。展經略於神州。我武維揚。邁勛名於歐宇。載瞻檠戟。共切欽遲。忝附末光。尤深忭舞。惟是北地苦寒。軍士等志切同仇。雖熱忱俱出至誠。而寒具亦應預備。弟分屬國民。理應稍貢芹獻。適內子亦同有此意。因率同上海競化女學學生。手製絨手套及圍巾各若干。並他人助送來校者。一併送呈察收。敬乞轉爲頒發。共賜鑒納。朔風戒節。軍事勤勞。幸聯縞紵之歡。彌殷璫琚之報。別有厚絨線衣服。

等物。專備我公應用。在滬製辦。不日可成。當於出發前。送請晒納也。專此布臆。祇請任安。弟沈懋昭頓首。再啓者。送上圍巾共一百條。手套共一百雙。內有指者六十雙。無指者四十雙。無指者。係備軍士放槍時之用。可以運動自如。此上柱中先生麾下。懋昭又叩。

李君燮和覆書曰。縵雲仁兄大人執事。頃奉華札。兼貺多儀。獎借逾恆。感媿交并。猥蒙賢媛。組苦織辛。振率羣姝。均勞共瘁。從戎續木蘭之風。助戰接梁妃之踵。微高明義。熱之有加。靜婉勤劬。之獨擊敬謝。縫裳織手。弗勞五夜。添衣祇應。舉案齊眉。遂使三軍挾纊。江南欲雪。未遑散天女之花。冀北犁庭。大好壓胡姬之酒。看十萬犀渠在手。裝成十指兜羅。笑五千貂錦。無顏媿煞。亦朝金粉。與君本黃帝子孫。共守元妃製作。今日見羅蘭夫婦。助張民國聲威。紙短心長。不盡欲佈。肅復敬請台安。弟李燮和頓。

過古革命家呂留良墓記事

梵領之東語水之畔鬱鬱松風起怒濤聲纍纍墓門成崩裂狀余經過其間駐足觀之則見哀鴻紛飛荒草蔓延心目中發見悲慘之狀恨無斷碑殘碣足爲余誌字跡者不知是誰氏之墓正歎息間適來一樵子肩薪而至淒然對斯墓泣數行下竟嗚咽不成聲余異之呼樵子而問曰此何墓也曷爲崩裂子何哭爲樵者含淚告余曰此古革命家呂留良先生之墓也前清乾隆初遭文字之禍爲滿清朝掘其墓戮其尸且下滅族之刑不惟使先生之子孫盡罹法網且刑及與先生同族者靡有孑遺以絕其祀吾聞先生著作繁夥且有功於聖門其書籍盡爲滿清付之一炬且毀其版權吾雖樵子亦大漢胄屢經此地不敢樵乃木而敢哭乃墓吾哭於斯者已數四矣客何不容吾哭乎余曰余非不君子之哭實欲訪斯墓之由來故問之子休誤會敬聆子言知先生遺如是之慘

刑。今幸賴諸烈士流血之力。而大漢已光復矣。闕浙報見先生將入先烈專祠。不知先生之墓有斯也。子盍再爲余告其歷史乎。敢問樵者又答曰。吾生也。晚焉知先生。歷史子若不以吾爲齊東野人之言。吾將舉曩者聞梵樵之言。具以告梵樵者。先生之裔孫與余同志。乃祖因改他姓。而得脫然於法網。近亦恢復本姓矣。惟呂氏譜恐觸滿清怒載之不詳。證之爲難。聞其言曰。先生將易簣命其子而告曰。吾死後殮屍棺木宜覆以紅綾。遺命書重見。天日四字於紅綾之上。以代銘旌。然後死。可瞑目及死。子如言而殮之。不圖越數年後。竟被僞朝開棺戮屍。果驗先生所遺之四字。慘甚矣。至於先生讀書之處。名之曰天蓋樓。今亦鞠爲茂草。惟其間有一山茶。歷久不變。開花豔麗。遐邇傳爲勝跡。此外皆湮沒而無遺也。若云先生文字梵樵告我甚多。惜無記憶。力僅留四句於腦際。詠紫牡丹曰。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又詠鼠曰。毀我衣冠。由汝輩。搗渠巢穴。在

明朝其餘則忘之矣。客若欲聞先生之容，則梵樵家猶有一遺像，在可借。客一往觀之，余答以天晚不及，遂別樵者而歸，歸而記之，以爲世告。

讀呂留良墓記餘談

族祖留良公富有種族思想。死後遭滿清戮尸慘刑，幾與草木同腐，無一人敢顧而問之者。梵樵爲留良公從孫，誼屬同宗，嘗聞先哲言而略知梗概。然第哀其湮沒而靡有子遺，秘不敢道者久矣。前讀民立報載俠骨過古革命家呂留良公墓記事，文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述樵者言以發潛德幽光，殊動木本水源之感。惜未識俠骨君之面，引以爲憾。三復斯文，語語由樵者轉述間有未盡之處，所謂乾隆時遭文字禍者，實雍正時非乾隆時也。所謂梵樵家有遺像者，實明儀賓燻分像，非留良公像也。承俠骨君殷殷垂問，敢證諸譜牒，考諸邑志，丐同邑沈君慶曾撰一小傳爲俠骨君告，並爲世貢。

呂留良先生字用晦號晚村明儀賓燠之嫡孫浙之石門人也其先祖世居官村乃儀賓偕公主同歸遷居東莊先生自少聰穎過人好學博問負奇氣出語驚長上受業於桐鄉張楊園先生之門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及壯博大不拘宗陽明學目空天下士嘗以夷齊之節自勵絕意仕進四方名士負笈從游者甚衆輒於師友談論間悲憤祖國淪亡恥爲遺民沒世每一吟詠必寓情於鳥獸草木以譏刺滿清之非我族類著有天蓋樓偶評留良文集四書語錄等書行世而文名益顯長子葆中於康熙時將應科舉先生怒而責之曰吾誓不與胡夷共戴天爾違吾命吾將以石硯擊之以畢爾不肖之命葆中跪而對曰若不汲汲有功名勢不能出握兵權曷繼志以起義乎先生始息怒而聽之試故葆中曾以科名顯貴惜壯志未酬於雍正初驟遭諸葛際盛之讒權族滅禍爾時先生已作古矣初先生將易簀命葆中以紅綾一幅書重見天日四字於其上

殞於棺中。以代銘旌。及卒。悉如遺命。而爲之不圖。數年後。竟被滿朝開棺戮尸。果驗先生之讖。嗚呼。蒼天何機之神。而事之慘。乃爾耶。聞先生之藏書樓曰天蓋樓。自籍沒後。典籍被燬。今已瓦礫無存。鞠爲茂草矣。先生之墓在相州之識村。今已荒草蔓烟。纍纍崩裂。而倍極淒涼矣。乃者漢族光復。沉寃頓雪。見浙報載先生與張蒼水黃梨洲諸先生將合入先烈專祠。以彰幽德。慶會不文。重以先生從孫梵樵之命。哀先生之志。敢爲小傳。儲爲異日重輯譜牒之需。並以質之世之景仰先生者。(梵樵稿)

熊烈士承基供詞

吾生平磊磊落落。言無不吐。既經明問。直書胸臆。以答宗旨。推倒野蠻專制之政府。重行組織新政府。俾我同胞永享共和之幸福。以洗滌我祖國歷史上莫大之恥辱。

理。由。滿。人。自。吞。我。土。地。以。來。待。我。漢。種。之。手。段。異。常。陰。毒。入。關。之。初。殺。我。漢。族。彼。時。尸。骨。已。積。成。一。大。地。氈。蓋。於。中。原。之。全。部。鮮。血。已。積。成。一。大。紅。海。滿。於。支。那。之。本。部。當。時。稱。爲。白。骨。山。紅。澤。國。殆。非。虛。語。然。最。慘。者。惟。我。揚。州。滿。兵。入。城。連。殺。十。日。靡。有。子。遺。揚。州。如。此。他。處。可。知。其。後。歷。年。來。待。我。漢。人。之。尤。陰。毒。者。歷。舉。如。下。

一。海。陸。軍。權。不。與。我。漢。人。也。自。滿。人。入。關。以。來。二。百。餘。年。兵。權。專。屬。之。滿。人。之。手。偶。有。不。肖。漢。人。殘。殺。同。胞。圖。媚。彼。族。如。曾。國。藩。等。而。彼。必。仍。派。滿。人。官。文。等。從。中。箝。制。之。卽。如。近。年。來。創。設。海。陸。軍。關。係。何。等。重。要。彼。果。有。改。良。軍。事。之。意。中。國。之。大。豈。無。人。才。如。彼。所。派。管。理。之。員。如。載。洵。載。濤。鐵。良。等。何。嘗。稍。有。軍。事。上。之。知。識。而。彼。利。用。之。者。誠。不。知。其。是。何。居。心。

二。政。權。不。與。我。漢。人。也。從。前。各。行。省。督。撫。監。司。中。必。有。一。二。滿。人。暗。行。監。督。而。

省。會。及。邊。防。險。要。之。所。無。不。有。其。將。軍。都。統。副。都。統。監。視。之。近。年。利。用。中。央。集。權。主。義。假。意。融。化。滿。漢。裁。撤。將。軍。都。統。試。一。觀。之。自。改。定。新。官。制。以。後。軍。機。爲。樞。密。重。地。而。奕。劻。領。班。外。交。爲。聯。合。機。關。而。那。桐。用。事。財。政。爲。辦。事。之。母。而。載。澤。當。權。資。政。爲。議。院。之。基。而。溥。倫。戶。位。其。他。如。民。政。部。之。用。善。耆。農。工。商。部。之。用。溥。頤。理。藩。部。之。用。壽。耆。法。部。之。用。廷。杰。大。理。院。之。用。定。成。學。部。之。用。榮。慶。無。非。滿。人。僅。餘。無。關。重。輕。之。吏。禮。郵。傳。之。部。委。之。漢。人。之。手。豈。真。才。智。不。相。及。歟。吾。不。得。而。知。之。矣。

三。不。問。我。漢。人。之。生。活。也。我。漢。人。終。歲。勤。苦。所。得。幾。何。罄。其。脂。膏。不。足。供。皇。室。之。揮。霍。而。至。疏。且。賤。之。旂。丁。每。月。必。給。口。糧。現。知。月。餉。不。能。持。久。日。爲。八。旗。籌。生。計。而。我。漢。人。之。生。計。又。如。何。耶。其。尤。甚。者。一。遇。災。年。僅。予。區。區。數。千。金。之。款。動。侈。謂。深。仁。厚。澤。抑。知。此。數。千。金。之。內。帑。係。漢。民。之。脂。膏。乎。其。重。滿。輕。

漢之意不待智者而後決矣。

四不開我漢人之智識也。現在學堂雖漸設立而宗旨不正不願以國民教育爲目的。其所陶鑄者非利錄之夫。卽庸懦之輩。間有奇材異能。魁傑卓犖之士。必多方挫折之。使不得行其志。甚至農工商最有益民生之學堂。亦不肯徧設。嗟我漢人。何堪設想耶。

西人常言支那人有四萬萬之多。竟爲五百萬之野蠻滿洲人壓制。二百餘年仍未恢復。此可見支那人之奴性。甲於各種人矣。苟實行瓜分中國。必不敢拒制。又聞歐西以一時受制於人。雖以海水尙難洗盡歷史上之恥辱。而我漢族歷史上二百餘年之恥辱。當如何洗之耶。

以上之理由故有種族革命之決心。現在處於競爭之時代。強者存弱者亡。人所共知。而我中國土地如此之大。人民如此之多。何以不能立於優勝之地。步

耶。要。知。月。先。暈。而。後。風。礎。先。潤。而。後。雨。吾。中。國。之。所。以。弱。者。由。於。政。治。不。良。故。也。或。云。現。在。預。備。立。憲。一。經。實。行。則。中。國。之。病。根。必。可。消。除。矣。噫。此。乃。不。知。根。本。上。之。解。決。也。譬。如。人。生。一。癰。徒。以。藥。敷。其。外。不。肯。將。此。腐。敗。肉。挖。去。能。期。全。愈。乎。况。君。主。立。憲。乃。特。別。專。制。之。代。名。詞。非。人。民。得。有。參。政。權。也。夫。在。未。立。憲。時。代。助。政。府。壓。制。人。民。者。不。過。官。府。而。已。設。已。立。憲。反。多。各。省。之。議。員。爲。政。府。助。矣。君。主。立。憲。時。之。議。員。乃。非。禽。非。獸。之。蝠。日。則。入。於。獸。類。以。買。獸。之。歡。夜。則。入。於。禽。類。以。騙。禽。之。食。然。謂。爲。非。禽。非。獸。之。蝠。者。猶。屬。良。善。名。詞。其。實。與。御。者。等。不。過。爲。貴。族。執。鞭。策。馬。而。已。有。以。上。之。理。由。故。又。有。政。治。革。命。之。決。心。綜。此。兩。念。比。較。參。觀。種。族。革。命。開。其。先。尤。必。有。政。治。革。命。繼。其。後。何。以。言。之。推。倒。滿。政。府。固。爲。今。日。除。一。大。障。害。而。政。治。不。能。改。良。仍。蹈。數。千。年。專。制。之。弊。則。雖。以。漢。易。滿。亦。未。必。彼。善。於。此。吾。同。胞。當。知。我。今。日。之。革。命。不。僅。爲。種。族。問。題。

尤注重政治問題也。

處置 前年南洋湖北兩軍赴皖秋操之時適逢那拉母子命終之日人心騷動我處先發他處必相繼而起且秋操之軍皆係皖之鄰省軍隊我若得安慶重地隨赴秋操地招撫南洋湖北兩軍該兩軍既爲我得則兩省亦在我掌握之中既有此天然根據地一面宣佈獨立一面攻取他省值此人心思動之際其勢如破竹必矣兵力既厚再行北上我之目的可達因有以上之希望故於十月二十六日約同志數人會議幸彼時全數贊成遂於是日午後四時頒發命令如左。

一、與我反對之軍隊(甲)水師一營在西門外(乙)巡防一營在北門內附近

(丙)城內外火藥庫有巡防兵兩隊(丁)撫院及各衙門之衛隊約兩隊

二、我軍決於今日午後十時齊發先取城內外兩火藥庫後全隊進城各盡任

務於次日午前五時在五里廟集合再俟命令出發

三、一標同二標第三營先赴北門外火藥庫得有子藥後一標第二第三營進城助城內各營攻擊其第一營攻擊西門外之水師營得收撫卽收撫否則攻潰其兵收其軍械二標第三營留守火藥庫

四、二標第二營同工程隊先赴其營旁之軍械局得有子藥後工程隊留守軍械局二標第二營以兩隊攻破巡防營以一隊先開西門待馬營進城後再赴北門開城留守北門又一隊攻擊撫院

五、砲營先徒手出營至馬號舉火以作全軍出發之號令舉火後至北門外陸軍小學堂奪取步槍得鎗後旋至該小學後取子藥進城以一隊守南門兩隊巡街

六、馬營由西門進城直赴軍械局得有子藥後以一隊守西門一隊開東門後

留守東門。餘兩隊奪取電報局。

七、輜重隊直赴軍械局。得有子藥。後保護教堂及外國人。

八、講武堂各生充衛生隊之任。隨時搜尋城內外死傷兵士。歸入該堂調治。

九、各標營隊之出力人員。次日午前論功封賞。

十、各標營隊之兵士及民人等。如有乘機搶掠等事。由巡衛隊臨時照軍法從事。

十一、巡警兵如有願降者。砲營收納之。編入隊內巡街。

十二、各文衙門之官員。不准任意殘殺。

十三、無論軍民人等。不准出入藩司衙門。

隊官熊成基。在城內軍械局。

變局。處置既定之後。於十點鐘。砲營齊集。站隊陳昌鏞。首先梗阻。不得已。刃。

斃之。出營後，至馬號，舉火爲號。先至陸軍小學，取得鎗枝。又至火藥庫，取得子彈。率衆入城，不意薛哲失約，以致進城之目的未達。斯時馬營亦遵命而行，獨步營因無首領，未及出發。砲營見步營未出，不得不以槍恐嚇。步營破後，其兵有逃遁者，有跟隨者，復至火藥庫，取得砲彈。在臨江寺附近高埠射擊城內，撫院斯時各營隊雖有攻城之心，而恨無內應。兼之一晝夜未得飲食，城既未能攻破，而兵船之砲彈又來。各兵平時雖深受教育，堅忍刻苦，奮勇無前，無如官長已歿，指揮攻城時亦無暇編制隊次。我兵稍稍退却矣。且我之希望在收撫太湖之軍隊。既一晝夜不得皖城，秋操之兵必先得信。端方蔭昌雖屬無能，彼必預備巡防營及衛隊與我抵禦。秋操兵必另調他處。我雖決死戰，志不能得。秋操之軍隊秋操之軍隊既不得我，僅有千餘人。能期成事耶。故次日午後設計保護各兵向西北退走，並命各自回家再謀機。

會過桐城時。約有千餘人。至廬州。仍有三百餘人。衆心依附。不肯遽離。斯時。姜桂題兵。又追至我反擊。姜軍潰逃。更多方百計。遣退衆人。間關跋涉。由豫而魯。竟成一不可思議之變局矣。

吳孝女傳

吳孝女慶曾。字崇任。江蘇泰興人也。父孝膺。爲鄂中刺史。道貌恂恂。迥異凡俗。母朱氏。浙孝廉干雲公女也。女士幼承家學。夙具敏慧。肆力攻讀。刻得奮勵。自幼已然。實常人所難及。八九歲時。嘗作壁窠大字。自榜其門。識者稱羨。年十七。入杭州女校。才華煥發。卓絕一時。文思豪邁。振大漢之天聲。詩旨溫柔。得盛唐之絕響。髫年若此。又豈粥粥者所能望其萬一哉。詎勉終朝。荏苒三載。每試輒冠同列。丙午之冬。卒以第一人得業。殘臘休假。大啓講筵。女士慷慨陳詞。歷述中國文學之變遷興替。祖漢魏。媵六朝。宋元以降。頓覺目無餘子。粲花妙舌。四

座生風。班昭之史。伏女之經。左券之韻。一人而兼擅其勝。不櫛之進。士不圖復。於叔世。覲之也。女士生。遇文教。墜地之秋。每致慨。夫文章闕采。國粹淪胥。大海狂瀾。輒欲以砥柱中流爲己任。謂富於思想之國民。興滅繼絕。每易世而復盛。非若政治武力。進銳退速者比中國。自皇古而還。幾經梟雄之荼毒。虜馬之憑陵。終歸然而存立者。五千年文字之功也。海通以來。歐潮澎湃。右行之文。不脛而奪。倉頡氏之席。欲昌國學。當先精究。夫狄鞮殆亦老子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者歟。此滬之啓明。蘇之景海。所以迭爲女士沈酣枕雀之地也。女士之父。一官流寓。兩袖風清。宦海蒼茫。盈絀升沈。渺不可測。己酉之冬。瑞澂督粵。偶因賠累。周轉未靈。而激躁妄。不可一日處孝膺。固長者浮滑非所習。猝從三閩大夫游。女士自吳返鄂。慟不欲生。入江遇救。未能如願。嘗語人曰。父生不能爲緹縈。父歿不能爲曹娥。嗚呼。何其悲耶。祝融無情。全家一炬。女士乃返杭校。權爲

人師。矢志不字。上以慰白髮高堂之念。下以堅青春勵學之心。又何用心之苦。耶。曾未逾年。倉卒來海上。乃弟絜蓀。兩試遊美。猶以額滿見棄。襤被南歸。益難爲計。淞波一剪。了此餘生。誠可悲也。而母病矣。而竟不起矣。女士侍奉湯藥。積勞成疾。至是奮不顧生。實出至情至性。嗟嗟藥爐茶竈。猶是前宵笑貌。音容已同。隔世中天。雁唳大野。風悲正薄。命人斷送時也。年纔二十有五耳。(楊微稿)贊曰。曹娥殉父。而君殉母。求仁得仁。九原其瞑。當爲玉碎。勿爲瓦全。無忤於人。無愧於天。美人黃土。斜陽今古。華屋山邱。行雲朝露。日月昭臨。精義磅礴。孝弟如君。堪勵末俗。

附錄 吳女士甲辰感懷舊作

噴出一腔血。澆成萬斛愁。憤時誰擊楫。懷古此登樓。
鼙鼓驚遼海。塵埃躡斗牛。東風無賴甚。吹恨滿神州。

翁按此作悲憤蒼涼。足令千古恨人。同時下淚。與順治甲午鸚鵡洲投水之女郎。嘉慶壬戌南沙河題壁之鷓紅。何其適相類耶。百年奄忽。是疑前生。歲寒知松柏。時窮見節義。詩魂渺渺。蔚爲國光。遺恨綿綿。堪稱絕調。焉得以尋常吟詠目之。

新革卦

新革卦者。爲胡樸庵先生。於辛亥九月間。龍蛇起陸。漢滿啓爭之際。所作爲應時之小品。諧文之別裁。茲錄於下。以博一噱。○革十九。大震龍戰。見血大吉。无咎。○彖曰。革。水火相搏。二族同居。其政不相得。曰革。十九。大震。革而新之。文明以布。天下震動。革而當无咎。天地革而四時行。政事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義大矣哉。○象曰。鐵上有血。革君子以是爲民請命。○初九。士用文字。之革。象曰。士用文字。不可以有爲也。○九二十九。乃革之吉利。无咎。象曰。十九。革之。

大有衆也。○九三。信凶。官恐。載兵。一車。攸往。象曰。載兵。一車。又何之矣。○九四。敗亡。逃遯。戰捷。吉。象曰。戰捷之吉。功成也。○九五。大人。割鬚。遁居。不出。象曰。大人。割鬚。其頰。禿也。○上六。君子。革政。小人。革面。事定。居貞。吉。象曰。君子。革政。事乃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命也。

廣州流血事略

辛亥年三月廿九日。爲廣州起義之期。亦卽七十二烈士殉國之日。顧以此事之歷史。雖載在中外報章。然或恐稍有遺漏。請約略爲諸君重述之。當未起事時。諸同志。咸以廣東之交通便利。地方殷富。乃欲先取廣東。以爲根據地。乃至南洋。籌到二十餘萬金。布置一切炸藥槍彈。甚夥。且皆新式。其運輸。皆用婦人所居宅類。皆標其門曰公館。或利華工業研究所。或學員寄宿舍。各種文書。如營制。餉章。軍律。劄符。安民告示。保護外人告示。照會各國領事。文取締。滿人規

則皆係宋漁父君屬稿初議分爲九隊由黃克強譚人鳳趙伯先諸君指揮於四月初一日起事嗣見官場紛紛調兵入城知事洩有提議暫行解散者於是開大會議黃克強君提出三理由謂吾黨萃全力而謀此舉稍存畏葸何以謀事一也軍火既入城難再運出經濟部員若不諒苦衷謂吾輩欺詐則斷送革命糧食二也既奉司令部命令不戰而退如鄰國訕笑何三也卒以贊成者多數決計進行

至二十九日見官吏戒備愈嚴乃爲先發制人之計遂於是日下午六句鐘起事由司後街直撲督署司閹者見伊等皆乘肩輿作拜謁狀不敢阻乃炸破署門直入大堂清兵管帶金振邦聞變出禦中彈死時有戈什哈某入告張鳴歧鳴歧遂由洋樓上之西邊甬道入房科樓上欲由瓦面達致祥典舖鐵杆槓之乃前至天井由差官解腳帶繫張腰由簷下縫至地卸靴服與從者互換單身

至水師行臺依李準。

未幾防兵虬集劇戰數小時死傷相當黨人皆一以當百氣焰萬丈火器復猛烈不可向邇相持既久救援不至率致敗衄蓋寄寓省垣之黨人爲數甚少大部分皆居香港是日乘永安輪船之省城門已閉故致隔絕。

同時有黨人若干由大南門歸德門迎堵救援與官兵適相遇鏖戰甚久尋敗是日督院既焚去大半新豐蓮塘厚祥各街火警數起滿清官吏復下令各處火起毋許赴救以分兵力故黨人所向皆不利惟其不利黨人乃下令停戰謂事既不成不宜多殺戮殘害同胞當戰鬪時見有老幼婦女輒扶之他去保全甚衆故西報有華盛頓復生之譽二十日早晨尙有數十人擁至飛來廟欲奪軍裝局與清兵酣戰尋敗又有黨人數十名在洪橋米店聚米爲壘清兵數百不能近乃以火油焚米店黨人皆死於烈燄中此時黨人死者不可計數至

四月初一日。張鳴岐分電各省。謂擒獲革黨六十餘名。其認供不諱。已正法者三十四名。云云。而臨陣戰死者不與焉。自是逐日開城搜捕。黨人多被捕。慘死者。然皆視死如歸。可殺不可辱。至其姓氏。人數。徧考。祇得五十六人。嗣由善堂諸紳。董棺斂而葬。諸黃花岡者。共得七十二人。然據各省同志所調查。或尙不止此數也。

嗚呼。西諺有言。不自由。毋甯死。其卽七十二烈士之謂乎。當滿清時代。其所以虐待我同胞者。蔑以加矣。而此七十二人者。不惜出其鐵血爲代價。以爲我四萬萬同胞購自由。我同胞之對於諸先烈。其感情當如何。我同胞試爲之設身處地。去年今日。諸先烈之慘狀。又何如。總之死者不可以復生。唯望我同胞化除畛域。鞏固初基。毋忘諸先烈。慘淡經營。艱辛締造之民國。以慰諸先烈在天之靈。此則我在會場。諸君及全國同胞所當亟起共勉者耳。（錄浙江某會場）

王天縱小史

浙川丹臣李殿楹先生曰。王天縱。字旭九。號光復。河南嵩縣人也。生而奇穎。年八歲入私塾。好讀書。不求甚解。至十二歲。師爲之講演。入股則翻然大悟。曰。中國人之聰明才智。盡竭於此矣。於是乎棄詩書而習拳棒。然尤以爲鄙。夫之勇。僅足敵一人也。乃演習槍械。日新月異。描頭皆準。百發百中。故人以神炮稱之。其生平喜結納。闊達大度。揮霍任意。凡與之覲面者。輒親愛。若平生故。未弱冠而廣交徧天下矣。座上客常滿。投刺者不絕於門。因而大招滿清官吏之忌。每欲懼之以法。王君知桑梓無容身地。乃棲身礪山。以爲養晦。韜光之計。而遠避之。慕其名者。歸附日益衆多。然自以爲讀書太少。非遊覽不足以廣智識。而擴見聞。乃由天津至上海。復乘輪東渡。至橫濱。與一女學生遇。女生毛姓。湖南世家子也。留學日本。富有學識。妙齡慧眼。自以爲能相天下士。閩人多矣。未嘗有

一當意者自與王君遇則欽慕異常以爲英雄造時勢我中國之能做大事助大業者此其一也於是互相崇佩約爲婚姻結婚後携歸礪山卽勸王君設學堂興牧養所以培人才而固根本也每促膝談時事嘗語王君曰我中國之衰弱極矣積弊深矣受制於滿奴者二百六十餘年矣非從根本著手力加淘汰不足與歐美文明諸國並駕驅於全球之上則種族之分滿漢之界王君得力於內助者居多於是革命思想遂漸印入腦際常欲難自彼發一呼而天下響應乃招集亡命之徒日加訛練於剿殺貪官汚吏抑強扶弱外而與一帶居民感情甚洽客歲七月豫省有南北鎮會剿之命謝寶勝親帶大兵與王君激戰數次而終未能越礪山一步此其得人心也可知未幾鄂省起義黎總統屢派人到嵩聯絡著王君遙爲聲援聊作臂助加以豫省諸志士奔走號呼於是乎公舉爲丁部大將軍使其早圖河南事把持黃河橋堵截北兵南下王君乃於

十月初二日出山。先到田湖。該處駐巡防一營。管帶孫廣田。聞風歸附。初四至鳴臯。與巡防兵開仗。兩次營官高玉中率衆降。又分兵取洛陽境之白沙彭坡。所駐巡防兩哨拒戰。四日終以力不能敵。亦相率降。繼至白楊鎮。又收撫營務處羅其祥及防兵一營。得火藥子彈無算。於是乎兵力益壯。而聲勢愈大矣。十一日大隊往洛陽進發。駐紮龍門街及關帝塚等處。與洛陽相隔咫尺。未及進攻。適奉陝督電。以潼關失守。速往救援。乃轉轡西上。復奪電關。駐守數日。終以豫省不能早自反正。徒使無數熱血。洒盡荒涼。不惟遺河南老大羞。更何顏對全國同胞乎。故於十月四日復進河南界。一戰而克。復闕鄉。再戰而克。復靈寶。陝州等處。大兵所指。秋毫無犯。十一月十九日至張堡。二十至陝池。二十一至觀音堂。英濠各鎮。清兵以次退守澠池。二十二乘夜進攻。適清兵兵力厚集。銳氣未嘗稍挫。乃與之血戰。六晝夜。人不及食。夜臥雪中。而諸健兒之奮不顧身。

如故也。正相持間，適南北停戰，議和有志士劉粹、軒、姬、宗、義、劉建中及護兵徐興、漢等六人，願作王君代表，冒險赴敵，開陳大義，所以冀清兵之反正也。乃竟野蠻對待六人，中無一生還者，噫亦慘矣。猶復巧施詭計，竟於是日，臂纏白布，手執百旗，假投降之名，逞詭譎之謀。王君信僞爲真，出其不意，直搗中堅，致死亡相枕藉者，兩千餘人，而一蹶不可復振矣。

此十二月初五六日事也。不得已退守龍駒寨，漸圖恢復之計。旋接秦豫同人急電，促其早克宛，洛不惟開通援秦路，並爲規復河南計。乃於陰歷正月初一日，拔隊東下，沿途光復，荆關內鄉、鎮平各縣，至南陽得清帝退位，信共和宣佈功令，所在不敢出宛城一步。然宛自謝僞鎮逃時，縱兵將街市之富商大賈，搶掠一空。其營官任福、元包、炳耀等，尙盤踞附近各縣，奸淫擄掠，民不聊生。復於正月二十一日，合圍攻宛。王君合奮勇軍西出，剿滅殺賊兵二百餘人。任包、諸

賊。喪。氣。遠。颺。遠。近。居。民。始。有。慶。生。之。一。日。故。紳。商。學。界。皆。愛。之。敬。之。而。不。忍。使。去。觀。南。陽。參。議。會。屢。電。兩。總。統。懇。留。王。軍。駐。守。宛。城。可。以。知。輿。論。之。所。在。矣。然。終。以。豫。督。壓。制。迫。王。君。編。巡。防。兩。營。退。宛。駐。浙。宛。紳。民。皆。代。抱。不。平。攀。轅。遮。留。願。以。頸。血。爭。王。君。撫。臂。流。涕。曰。吾。非。忍。遽。捨。吾。父。老。兄。弟。以。去。也。當。此。世。局。阡。危。虎。視。眈。眈。正。志。士。竭。力。維。持。之。日。非。爭。權。位。之。時。縱。本。一。介。勇。夫。非。富。貴。功。名。中。人。目。的。得。達。素。願。已。償。以。逸。仙。克。強。諸。君。二。十。年。來。嘔。盡。心。血。於。此。時。事。定。功。成。後。尚。且。解。組。歸。田。縱。何。人。斯。得。爲。一。共。和。國。民。足。矣。他。復。何。望。諸。公。之。意。厚。則。厚。矣。倘。有。不。諒。縱。心。者。將。以。縱。爲。何。等。人。所。難。堪。者。縱。所。部。皆。血。戰。健。兒。隨。縱。日。久。死。亡。相。繼。並。未。管。餉。今。既。編。兩。營。定。當。遺。散。過。半。倘。一。日。遣。出。有。變。縱。之。肉。豈。足。食。乎。必。俟。布。置。完。善。卽。當。遠。引。以。遂。初。志。於。是。宛。紳。民。益。加。欽。敬。含。淚。而。返。觀。此。則。王。君。不。惟。爲。河。南。之。大。俠。亦。革。命。中。之。健。將。噫。縱。亦。人。傑。

也。

毛奎英女士之家書

毛女士爲王俠天縱之夫人也。才識高超，不類凡俗。近得其家書二通，亟爲錄之。以徵一斑。其一曰：旭九夫子鑒。自崧至陝，已更數月。昨閱報紙，知共和成立。爲展愁眉。吾夫雄才大略，素獲諸懷。當此民國初建，諸務待舉。夫正國家急於用人之際，卽豪傑可以出頭之日。萬不至有思家之心。徒盡啜孝致廢公事也。英在家待奉母姑，料理家務，總斯完善。勿以爲念。但願夫壻封候，那管楊柳春色。期俟大功成後，再賦歸來。吾則不願見夫面也。今托十弟帶去單夾衣各一襲，襪五雙，皆英親手縫就者，可分給馬文德、陶富樂（二人皆王之幕友，從戰鬪者）諸君各一雙，以表區區肅叩。勛安。其二：旭九夫子鑒。接家書，知南陽現在情形。北軍止准我編巡防兩營，除編制外，尙餘提槍械者兩千餘人，欲遣散。

則恐生他變。致碍於大局。欲不遺散。則又無法。置君因此。故焦急萬狀。至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惟奎英有一言。請爲君陳之。當此滿清退位。共和宣布。君之目的。達素願償矣。萬不可稍存權利之心。北軍之所以祇准我編巡防兩營者。不過懼我不就範圍。君宜顧全大局。平心靜氣。一聽其若何編制。否則恐冒不韙。將爲全國之公敵。君前日之戰功。盡棄矣。至所餘人數。無法遺散。本屬尙難解決之問題。蓋因隨我血戰。日久死亡相繼。以至於今。靡有子遺。遺之固有所不忍。似應暫且分佈各處。要隘將來有知我者。定能諒我一片苦心。望君竭力維持。安置妥善。擇一心術光明之官長。以統領之。然後解甲歸田。遨遊江湖。爲一共和國民。何幸如之。奎英自橫濱從君以來。屢以推倒滿清。建設共和。相勸勉。今幸自我夫妻身親見之。萬祈無負初志。是所至盼。專候健安。文德天佑。福樂朝臣諸將士代爲問好。妻毛奎英上。

雅兵

某君曰。壬子正月。保定省城兵變時。大街小巷。幾無一家得免搶掠者。妹婿金激雲時亦在彼。衣服飾品。蕩然無存。所遺棄之箱籠等物。亦盡被斫成多片。可謂貪殘極矣。然有激雲之同寅劉君處。被搶時中有一兵。置金銀器皿於不顧。獨入客室。選取字畫數幅。及石菖蒲兩缸。瀕行復見檻上有梅樁一盆。彼嫌盆重。乃拔梅花以去。事後人遂稱之爲雅兵。余謂此必營中之書記生輩。決非兵也。

四川武侯碑

辛亥間。四川瀘州地方。光山山崩。現出武侯碑。其詞如下。

小兒撐山河。紛紛到漢武。於今沒府原。凡民思故府。西蜀如瓦解。天下不知補。木虎並木兔。黎民慘刀斧。大清非大清。八牛用刀舞。

一。家。十。四。點。何。值。二。千。五。遼。陽。人。何。在。二。四。俱。不。鼓。天。下。強。四。強。
一。省。各。有。主。溝。渠。作。故。園。更。比。漢。時。苦。貧。者。多。有。生。富。者。斧。無。羹。
今。木。連。今。斗。二。四。加。一。五。府。縣。晝。夜。行。漢。防。呂。宋。口。可。憐。家。滿。人。
祇。爲。拳。拱。手。電。線。不。在。頭。病。愁。亥。子。丑。萬。里。近。兵。來。江。山。問。老。叟。

童子從軍

狂。風。怒。吼。大。雨。如。注。一。老。叟。與。其。婦。圍。爐。而。坐。老。者。被。風。帽。衣。輕。裘。鬚。已。垂。白。
時。向。窗。外。作。探。望。狀。又。顧。謂。妻。曰。夜。已。深。阿。孫。胡。猶。未。歸。婦。曰。學。堂。功。課。大。增。
不。知。何。時。方。克。歸。來。也。老。者。忽。呼。曰。來。矣。來。矣。阿。孫。歸。來。矣。門。呀。然。啓。一。美。俊。
之。童。子。入。童。子。年。方。八。齡。其。父。貿。於。外。母。則。已。去。世。並。有。一。五。齡。小。弟。其。眉。目。
之。間。恆。現。有。英。俠。氣。概。亦。可。知。其。非。尋。常。人。所。可。並。稱。者。矣。甫。入。門。卽。笑。曰。祖。
父。母。亦。有。所。致。否。此。時。南。京。已。下。民。軍。正。在。作。北。伐。之。預。備。予。同。學。數。百。人。皆。

已策身從戎矣。阿孫亦欲藉此稍盡責任。故敢請命于阿祖。允阿孫入學生軍隊中也。老者聞言。屢搖其首曰。八齡童子不宜於從軍。况冬曰大寒。更不宜於從軍。安能允。安能允。童子俯首沈思。良久。細聲曰。阿祖乎。八齡童子豈不能從軍。耶。天雖寒。有衣禦之。何所懼。且予有七齡同學。亦從軍北伐。獨阿孫弗往。不亦可恥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予雖童子。安能不稍盡其責任。耶。老者仍搖首曰。嗚呼。可嗚呼。可夜深矣。曷速就寢。曷遽就寢。童子作失望狀。乃徐步出門。翌日清晨。老者方起身。忽一婢女奔入。面作灰色。口中言曰。小……小……小。少爺已不知去向矣。老者聞言。大驚失色。良久。乃問曰。何言。少爺不知去向。耶。婢應曰。是每日早間。吾必往少爺房中呼其起。今晨甫入門。卽見牀中空。無一人。惟案上有一信。不知與何人者。言已。手出一紙。與老者。老者乃展紙讀曰。自民軍起義。雖七八齡之童子。亦策身從戎。良以漢族興亡。民人均與有責也。阿孫

若不稍盡責任將何以爲人故敢違命而走伏維諒之是幸肅此敬請祖父母大人福安阿孫謹稟讀畢仰首曰黠哉阿孫豈意彼竟如是耶天乎其奈之何

凌風子曰嗟乎童子從軍去矣雖不能知其後之情形然亦可謂勇矣彼不肯稍盡責任之人聞之得毋愧死乎噫

傷兵目睹談

白巾女子曰有一湘軍士官爲敵彈傷一臂因割其臂士官臥病榻常自恨之曰我失此臂安能再爲民軍盡力乎雖我湘非我一人我漢人非湘一地我失此臂我漢人尙有萬萬臂殺敵也我何恨未幾其部下來視病士官麾之去速去殺敵速去殺敵我傷無預汝輩事也其忠勇愛國有如此者

皖中有北軍亦有民軍民軍中有湘人鄂人鄂人受傷多呻吟湘人則默不一

聲。民。軍。中。人。有。時。與。看。護。者。閒。談。國。家。事。間。及。學。問。北。軍。則。蠢。然。一。物。唯。知。呼。飲。喝。食。而。已。有。一。將。死。北。軍。口。中。尚。連。呼。要。糧。銀。要。餉。銀。不。止。可。以。窺。見。兩。軍。之。程。度。矣。

有。一。日。院。中。有。北。軍。與。民。軍。臥。榻。相。近。者。民。軍。深。論。北。軍。之。非。北。軍。之。兵。聞。之。亦。爭。叱。民。軍。爲。匪。兩。傷。互。爭。不。已。其。時。兩。兵。之。傷。未。死。均。從。臥。榻。爬。下。卽。在。地。下。死。命。相。持。搏。爲。院。中。人。得。知。乃。扶。之。歸。寢。自。後。南。北。傷。兵。不。敢。臥。諸。鄰。近。云。

將軍淚

滬。北。南。京。路。何。元。通。洋。貨。號。開。設。已。數。十。年。矣。主。人。何。某。勤。儉。起。家。富。於。進。取。凡。西。式。冠。服。以。及。海。陸。軍。軍。衣。制。服。彼。悉。能。仿。製。之。店。業。振。興。家。亦。因。是。而。小。康。焉。有。子。女。五。六。俱。已。成。人。其。最。小。子。年。弱。冠。向。肄。業。於。上。海。某。校。聰。穎。過。人。儕。輩。恆。不。及。何。某。酷。愛。之。所。謂。丈。夫。固。愛。憐。其。少。子。也。何。某。既。操。西。式。冠。服。業。

倡製海陸軍制服。習與軍隊人員相稔。其子耳濡目染。遂慨然有從軍志。謂大丈夫當以鐵血爲同胞謀。幸福烏可以鬱鬱終。請於父。父不忍拂其意。允之。遂入日本陸軍學校學習礮兵術。既畢業。會武漢起義。黃將軍與統民軍守漢陽。何子挾資千六百金赴鄂。謁將軍。並出所挾金以助餉。願投効爲民軍前驅。將軍審所學。則日本陸軍礮兵畢業生也。大感動。亟以某山礮台官委任之。並與之約。某日兩軍相見。我軍漸退。至四時四十五分。則君始發礮。母或遲早以誤軍機。何子欣然領命。至日。何子據山頂以遠鏡觀戰。民軍初猛進。與北軍劇戰。繼卽逐漸退。民軍愈退。北軍愈進。時已四時三十分。肉薄相戰。民軍勢將不支。北軍似已得優勝地。點何子目。擊心。驚以爲此時如不開礮。恐民軍將潰敗。蓋未知民軍之節節退讓。爲誘敵計也。轟然一聲。北軍斃六百人。而民軍亦死三百。民軍見礮子自後飛來。疑礮台已爲北軍所有。軍心大亂。遂爲北軍所挫。

民軍歸爭臺官放礮之失時黃將軍召而責問之何子以直告將軍揮淚告之曰君之熱心吾亦知之然既違將令不殺君何以服衆遂置之法盛爲飾終並派人將棺柩送歸海上其捐助之一千六百金亦還諸其家屬云

從軍女子談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時近黃昏天黑如墨細雨如絮江西省外一女子獨行踽踽衣黑色夾呢衣足踏皮鞋手持雨蓋肩荷一皮匣神色淡然如歸家之商賈如避難之富翁行至五里亭前於蒼白之老人迎面而來見女子驚而詢之曰爾何來爾不畏風雨耶爾何人爾竟至此耶今者戎馬倉皇兵戈擾攘深居閨閣猶虞危險今爾隻身江干得毋懼爲強暴所累耶爾父爾兄竟任爾獨行耶爾將安適其明以告我我當爲謀看護女子聞老人言從容致詞曰敢謝翁意看護儂自任之無勞慮旣承垂詞敢爲老翁告時勢造

英雄英雄造時勢。當此戎馬兵戈南征北伐。夫豈猶男子有其責任。吾女子亦與有責焉。翁以爲儂之獨行至此江干而已。耶儂將乘長風破萬里浪。揮戈直搗黃龍。與彼勇男子痛飲高歌。以舒儂志。願翁勿猶以閨中弱女小視儂也。翁乃微笑曰。革命流毒亦中於女子。耶爾固弱女子。果能革命耶。爾勿言之。適以啓人疑耳。女子聞老人言。怒氣勃勃。謂之曰。翁何見之。小儂何如人。儂平日之抱負。又何如翁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女子處匹夫對待之地位。非猶是黃帝子孫耶。翁勿笑儂。請俟之。三月後。看儂匹馬單刀。犁庭掃穴。飲三杯熱血酒。大呼黃帝萬歲。三聲肩佩無量數徽章。歸來五里亭。與翁把盞談當日雄事。翁將以爲情。耶惜翁爲鄉中父老。既不能手刃滿奴。亦當勸導國民。使人軍隊以盡天職。化得一人出。便得一人用。方不愧爲鄉黨之前輩。誠如翁言。是教後生子。墮入十八層地獄。千秋萬世不得與新中華軍國民並駕齊驅。罪何如耶。願

翁少留意儂去矣。遂慨然上輪。老人愧而退。

剪髮及辮考

王制五方之民有被髮者有斷髮者。昔之蠻夷戎狄以今之版輿證之皆中國人也。卽如吳秦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知剪髮風氣開自大江以南矣。然以其坦率脫略同人道於牛馬故制禮者深此言焉。被髮而長也則夷之斷髮而短也亦夷之非夷其地夷其人耳。其不被不斷者則詩曰婉兮變兮總角卍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總角爲束髮之始弁爲周之冠名周王讓晉平公之言曰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蓋子生三月剪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冠禮三加彌尊而棄其弁髦其猶剪髮之夙志乎。然非必概剪而斷之也。詩云匪伊卷之髮則有旗周時都人士之美也。如今之剪圓圈者其所言臺笠緇撮與今之草帽相似秦漢以下冠制不同若幘巾若濮頭若帽皆貴賤通

行燕居之冠。無非使於束髮。故理髮有櫛。髻髮有縱。摘髮有象。搯男女皆然而簪。纓世族人。艷稱書喪禮。袒括髮。注云去辮。縱而紛也。紛與結同。北齊之禮服。制女官徧髻。髻注云少女之飾。四垂短髮。僅覆眉目。頂心長髮。繞爲臥髻。髻與結同。古詩言結髮爲夫婦。史記李廣傳。奔廣結髮與匈奴戰。結髮年少之辭也。知古人非不結髮。特結而不辮耳。辮卽編字。史記西南夷傳云。皆編髮。隨畜遷徙。漢書終軍傳云。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而蒙化者。注皆云編讀辮。是漢時中國人尙未有辮也。魏及六朝史不經見。惟唐德宗時。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哭於市。此等佯狂行爲。未可据爲典要。迄宋高宗時。劉錡順昌之捷。是夕將兩電光四起。見有髮辮者。皆殲之。則中國之辮斷自遼金始矣。古無剃髮。剃則爲髡。我漢族二百餘年。作刑餘之人而習焉。不察也久矣。清順治時。明裔僅存。尙能爲漢族。繫千鈞於一髮。迨康熙元年。永歷遇害。始下薙髮之令。而漢族之流。

血者多矣。今將一洒之乎。世有以剪髮爲從洋以辮髮爲尊祖者乎。請以斯言質之。

辛亥李直繩反正廣州記

粵東省城九月反正。以李直繩君之功爲最。粵中同志多知之。在港同志則有粵寶珊、李杞堂、兄弟、杜醫生、姚雨平、朱執信、胡毅生、謝良牧、李君佩俱與聞其事。先是李直繩君受黨人王陳兩君所刺傷。卽手書致張鳴岐戒勿害陳君。勿興黨獄。以後關於黨事嫌疑者。直繩俱不問。然無由與黨通也。武昌首義各省繼之。張鳴岐僞佈獨立。粵人知其詐。至九月初旬。直繩君使人訪黨人。機關於港。謝良牧君使之作書致其幕友謝質。我質我來。言直繩君有意反正。特無緣與黨人通誠。良牧以告漢民。漢民未能遽信。則作書致直繩君。正告之以大義。略謂吾黨與君爲敵。非敵一人。敵助滿州政府之有勢力人耳。君能翻然改圖。

舍。昔。日。之。助。滿。政。府。者。而。助。民。國。則。去。敵。而。爲。友。黨。人。當。共。知。此。義。謝。質。我。於。是。上。省。適。張。鳴。岐。忌。直。繩。君。甚。已。裁。其。節。制。中。路。巡。防。營。兵。權。復。使。收。去。前。中。路。礮。臺。撞。針。直。繩。亦。既。決。心。而。恐。爲。張。鳴。岐。所。弄。再。使。其。八。弟。親。來。書。至。章。寶。珊。君。所。寶。珊。君。以。語。李。杞。堂。杞。堂。取。其。書。示。漢。民。則。對。香。港。中。國。同。盟。會。總。機。關。約。以。虎。門。反。正。之。書。也。漢。民。察。其。書。而。爲。繩。親。筆。遂。付。杞。堂。以。答。書。許。以。如。能。踐。約。黨。人。當。保。全。直。繩。君。及。所。部。之。名。譽。財。產。卽。於。十。七。晚。見。其。弟。於。章。寶。珊。所。先。使。寶。珊。君。喬。梓。及。李。弟。受。盟。續。開。談。判。約。以。新。安。民。軍。取。虎。門。直。繩。則。盡。獻。虎。門。要。塞。內。所。之。軍。實。而。讓。民。軍。占。領。李。八。弟。無。疑。詞。卽。於。翌。晨。雇。專。輪。報。直。繩。君。漢。民。在。港。亦。待。李。之。歸。報。翌。日。直。繩。君。再。用。關。防。親。爲。約。授。黎。鳳。翔。及。其。弟。言。當。盡。力。民。軍。力。之。所。到。不。止。虎。門。一。隅。而。直。取。省。城。張。鳴。岐。不。足。慮。云。云。旋。又。得。直。繩。君。飛。電。定。期。十。九。晨。反。正。言。兵。艦。已。集。中。省。河。舊。部。亦。已。悉。

受命令是日已聞張鳴岐之屬亦定於十九宣佈獨立漢民仍慮急切直繩之力不足制鳴岐而其時民軍已光復香山新安其在惠州者則陳競存君已進與秦炳直搏戰甚劇廣屬各路民軍則大半由朱執信胡毅生約期發動餘者均爭發難漢民因電戒直繩番勢而動若張鳴岐不可猝制則宜先退黃埔或虎門待民軍之合力

惟直繩君知張鳴岐易制先約龍統制子誠君祕密在舟談判龍君亦表同情直繩用電話威脅張鳴岐使從速反正張鳴岐問之龍子誠君子誠表示無可反對民軍之理由張鳴岐熟視久之知無能爲因再宣佈十九獨立此一日內之計畫由直繩君於十八夜重派其弟來港告知者張鳴岐雖受脅迫及勉徇輿論其宣布猶言擇日豎旗意懷觀望至十九晨直繩君果下令各砲臺軍艦一律升民國軍旗嚴兵以待張鳴岐乃辭都督之任潛逃到港直繩君以電速

邀漢民上省諮議局。及各界亦取消張鳴岐督粵之議。而舉漢民爲都督。漢民以十九夜輪偕數同志上省。直繩君盡列所部首先歡迎。既與相見。漢民卽欲宣布直繩君反正之事實。直繩力辭。謂非爲一人之功。若遽專其名。將有不安於心者。漢民領之。蓋心服其讓。且能爲大局計也。然雖未正式宣布。而廣屬民軍統領陸蘭清、李福林、譚義陸、鄧江等。則皆經告語。猶有少數民軍。猶未知各種事實。揚言將以暗殺對待。且有誘致其部下者。如是數日。直繩君白其事。漢民親往慰之。舟中共話。達旦。直繩君欲辭職而行。漢民以爲軍政府新創。當共支艱難。不可以最少人之意見。而有所遷避。直繩君乃嗚咽言曰。吾知君真能推誠相待。吾尙欲爲粵効力。更企有所藉手。還救我桑梓蜀人區區本懷。此時恐不能家喻而戶曉。我一身何足惜。特徒死無益。且於粵亦必致有擾攘。我所以求去。異日民國用我。我猶不敢辭也。因約非至真。有危險不可留。則決不

去及漢民由諮議局遷駐督署直繩君走書辭行急往止之而直繩君已往港矣聞此兩日謠言益多竟有挾彈傍舟相尋者直繩君故不能不去去時猶切諭所部嚴奉都督府命令其後滿政府諭授梁鼎芬以一品卿銜使與直繩規粵直繩即使韋寶珊相告問所以應之者謂如僞許之或可得其款項軍火然恐益爲天下所疑則將拒之漢民言清廷已窘此不過以空言相抵卽許之亦無所獲徒增口實直繩君於是力却之直繩君雖離粵是非尙未大白漢民屢致書慰問日請其意欲爲宣佈直繩君猶不忍居功中山先生舟行過港僅半日漢民在港亦未逗遛今度得電知直繩君已允將其實事宣佈故謹出前後大略如此非以慰直繩也事之真相不可不明隱善沒功何以昭民國大信於天下直繩君謙讓於始當日固有所保全漢民以直繩君有大功猶且不居若必急遽言之人且疑漢民之自炫避此小嫌久久緘默使直繩君之心迹行事

尙未昭示于人人。漢民之過也。右所紀述。雖僅大略。然敢矢言無半字虛美。同志韋寶珊李杞堂兄弟。杜醫生姚雨平朱執信胡毅生謝良牧李君佩俱可爲證。省中人亦共見直繩君十九日首先豎旗剪髮之事。與夫直繩君十七日之約書尙存。韋寶珊處將來民國信史所必采也。(漢民識)

明遺臣後裔出現

日本人名沙利次郎者。於壬子春向武昌都督府遞一稟帖。聲言彼原籍漢陽。爲明朝遺臣熊襄愍公之後裔。當前清順治時。彼先祖某不堪滿族之壓制。遁走日本。經營爲業。遂歸化於日。而易姓爲沙利。今革命告成。清帝退位。願復歸漢土。爲祖國盡微勞。當已更名熊淮漢。携全家返國。如以爲可用。請任以相當之職。當効奔走。盡其全力云云。眞乎僞乎。雖不可知。然亦近來一奇聞也。

奇驗

讖緯之語。儒者弗道。顧未來之預言。歐人亦深信之。都有奇驗者。今者清運終告。俗傳之燒餅歌。上有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方罷休之句。發明者。已有兩說。

一說。九十九者。百去其一也。百去其一。又爲白字。民軍起義。以白巾縛臂爲號。又令各處均懸白旗。此言驗矣。

一說。革命黨人。又有稱之曰革黨。革黨兩字之省筆。革字爲九筆。黨字十九筆。亦應此九十九之讖言。

又云。偶遇楚鄉一異人。胸藏韜略。有兵機。有人謂略字拆開爲各田。偷將異人異字之田字頭藏諸胸中。則成爲黃字。與今日黃帝紀元相合。且或與黃輿有關。係偷將異人異字之田字頭韜去。則又成爲共和之共字。楚鄉二字亦合今日起事之地。

德律風世界

自武漢事起。北京之貴族。如洵濤輩。慄慄畏懼。跬步不敢出門。室中徧裝電話。餐室有電話也。寢室有電話也。自此室至他室。非有人護衛。不敢行。乃藉電話之力。互相傳語。人稱之爲德律風世界。

周鳳林與張口

吳伶周鳳林。當日名盛一時。曾開丹桂茶園於上海。爾時張勳落魄。在滬。偃儀幾同乞兒。故與鳳林有交。鳳林時周卹之。既乃收容爲丹桂茶園之跑龍套。幸得不餒死。辛亥張勳猖獗於石頭城時。周伶致書責以大義。

伍廷芳軼事

伍廷芳爲中國共和國重要之人物。曾兩任美國公使。透知美國社會中之生活。如吃素黨。以至婦女要求選舉黨等時事。伍君莫不留心研究焉。故此中國

大政治家得進步場中之進步地位非無故也。然伍君崇拜蘇格拉底舊派。每事好問。據紐約普斯夜報云。伍君不論至何國皆練習其好問之愛癖也。美人底姆華度夫爲紐約省副總督時携伍君至薩利古市觀本省實業賽會。會場中伍君得遇基能哥府議員約旦亞士。此爲一千九百零一年事也。伍君柔顏問約旦曰。如此君爲派拉德黨人也。約旦傲然曰。果然。

伍曰。如是君一舉一動皆循伯拉德之言矣。

約曰。我確如是否則余不在此地矣。

伍曰。如是君爲奴隸也。約無以答。

此時伍適遇上議院紳伯曲利納。遂就詢之曰。君爲哥老克黨派之人乎。伯曰。然。

伍曰。哥老克爲英國人也。伯君曰。否。渠生於美國。

伍曰。哥君久居英國。君不知耶。伯君曰。事或有之。伍略思索而問曰。如是哥老克必奇人也。此人居於英國而能管理天下最大之城。不亦異乎。

諸如此類。伍廷芳每於不知不覺之中。開罪他人而不知也。或者伍廷芳不管他人之喜怒。以博一時之笑樂。爲得意耳。

某夜。伍廷芳在華盛頓。集諸人作博克戲。某客戲問伍君曰。余聞中國現在有剪豚尾之風。潮君何以垂此怪物乎。

伍目視紙牌而問曰。君留此怪物之鬚子乎。某客不能答。某夕。伍君與某教會素有崇位之主教同席。該主教指戴綠寶石戒子。此物爲祖傳。且美觀。故甚珍愛也。

伍曰。君能假我一觀汝戒指乎。

該主教卽將戒子從指上捋下。授與伍廷芳。

伍審視良久曰此贗鼎之綠寶石異與眞者無幾余生平所僅見也
主敎不勝驚奇力辯曰此寶石爲英國敎會中人佩戴幾二百年可稱爲無瑕
之寶石也

伍曰雖然其歷史如是爲贗鼎之綠寶石必無疑義事後該主敎在紐約遇一
寶石專門家授寶石約指請其辯別眞僞該專門家審驗畢對該主敎曰此寶
石爲二綠石黏合而成大約爲贗鼎也未幾該主敎又遇伍君將該寶石家之
言告之並深謝伍君之眼力不然將終欺後世矣

某日伍君遇某報館訪員而詢之曰君薪水若干訪員曰余之費用確倍於我
之所入云

蔡子民歷史

蔣維喬曰蔡先生名元培字鶴卿浙之紹興山陰人子民其號也爲人誠實懇

擊無一毫虛飾。自其幼時沉潛好讀書。學於其叔銘三先生。叔館於里中。徐氏徐氏富藏書。先生因得徧觀其所藏。學乃大進。爲文奇古博雅。聲名藉盛。己丑舉於鄉。壬辰以翰林院庶吉士授職編修。顧天性恬淡。不屑屑於仕進。不常居北京。戊戌政變。後先生知清廷之不足爲革命之不可以已。乃浩然棄官歸里。主持教育。以啓發民智。既而來海上。主南洋公學特班。講席特班。生類皆優於國學。得先生之陶冶。益曉然於革命大義。時適漢口唐才常事敗之後。清政府鉗制集會結社甚厲。先生於壬寅秋夏之交。與海上同志謀立一會。違遠時忌。乃定名爲（中國教育會）。默輸民族主義。衆議教育之根本在女學。乃先創立愛國女學校。時十月二十四日也。其年南洋公學學生因教員非禮壓制。全體大譁。先生持正論。右學生。與當事者力爭。爭之不獲。學生皆罷學。先生亦自請解職。退學生百餘人。謀自建學社。舉代表赴教育會求贊助。會中允助。以經費。

更由會員任教科。癸卯之春社乃成立。名曰（愛國學社）。先生於是爲男女兩校。校長自校長以下至教員皆躬親義務。別以譯著自給。先生更兼教育會長。以鼓吹革命爲己任。時時開會演說。而以蘇報爲機關影響所及。風靡全國。先是俄人自拳匪亂後。隱據東三省。至是尙不撤兵。國人忿激。留日學生組織義勇隊。謀敵俄人。先生率會員學生亦創義勇隊於海上。以應之。而會員章炳麟著駁康有爲書。鄒容著革命軍。皆刊印小冊。不脛而走。端方在鄂。偵知之。告密。清廷清廷嚴諭江督魏光燾。責其形同讐。贖使逮捕先生與章炳麟。吳敬恆黃中央鄒容等六人。將置之法。魏乃照會各國領事。逮捕各領事。持人道主義。勿之許。清廷復嚴責魏。魏懼。乃用南洋法律官担文計。使上海道代表江督爲原告。控先生等於會審公堂。各國領事尤之外患。方亟。而是時愛國學社學生團體忽與教育會衝突。內訌又作。而捕者適至。學生紛紛避匿。吳敬恆黃中央

等。或避西洋。或至日本。先生則往青島。而章炳麟。鄒容。則就逮獄。決章炳麟。監禁三年。鄒容監禁二年。學社遂解散。惟女校由會員維持得存。未幾先生復由青島返。會俄人佔據東三省之謀。益顯。先生組織對俄同志會。創俄事警聞日報。以警告國人。日俄戰爭既起。則改俄事警聞曰警鐘。改對俄同志會爲祕密結社。名光復會。今所謂光復派者是也。甲辰夏。先生復主持愛國女學校。校務乙巳。往北京。主譯學館講席。

先生自青島歸時。恆每月入獄。存問章鄒二人。鄒容死於獄。先生又密集同志爲營葬於華涇。立碣於上。曰鄒君之墓。丁未。先生往德。意志留學。蓋向者在青島及北京時。已預習德語。至德後。逾年。卽入大學。修美學。仍以譯著自給。自先生之遊學於德。於今五載矣。會民國軍起。乃忽返國。既返。則往來於甯滬浙之間。參與大事。臨時政府成立。遂任今職。余於壬寅之秋。赴中國教育會。始與先

生相見。癸卯春。率妻子至海上。置妻於女學。置子於男學。而助君理校務。亦以譯著自給。君之辦女學也。不規規乎普通科目。而在意製造。虛無黨而又夙抱社會主義。顧不輕以語人。蓋壬癸之間。知革命主義者尙鮮。至社會主義則未經人道。偶有一二留學生。道及之。類皆不矜細行。爲世詬病。先生嘗語余曰。夫惟於交際之間。一介不苟者。夫然後可以言共產。夫惟男女之間。一毫不苟者。夫然後可以破夫婦之界限。社會主義固在此不在彼也。先生平居休休然。終日無疾言遽色。余性褊急。憤世嫉俗。自與先生日夕相處。而氣質爲之一變。然先生之處世。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故謀事往往多失敗。又嘗告余曰。吾人適於治學。不適於辦事。我不負人人。或負我。所以灰心。然而竟不能灰。奈何。先生絕無耳目四肢之嗜好。至德國後。卽持素食。不事家人生產。恆盡力社會事業。而忘其家。并忘其身。時至貧乏。不克自存。戚友知之。或貸以金。則稱量其。

所需而受不肯苟取也。嗟乎！自壬癸以來十年之間，世事之變遷於今爲烈。革命之豪傑既遭挫折中途改節者吾見亦多矣。余性愚拙又多疾病遂不樂與世之豪傑相周旋而惟志先生之志扶持其手則之愛國女學校於勿替亦云隘矣。然十年之間志先生之志未敢稍變其節至又未嘗不兢兢自信也。夫世界幻象也吾之形骸幻象中之一物也而常有植大至善之物隨有生以俱來所謂眞我是也。惟能修養精神以見眞我者斯能無人我相。故功成而我不必居名成而我不必享。無我無功無名斯能實踐社會主義。若而人者其於世之自命豪傑汲汲焉攘竊功名以自快一日之私者何如哉！夫能無我無功無名而實踐社會主義者微先生又誰與歸。

裕朗西女兒之革命談

西人有輝脫者裕朗西之女婿也。其妻名德琳少受西方教育故不願嫁滿人。

而嫁西人德琳女。身處滿洲宮庭。凡二年。有英文新著名曰宮禁。二年記甫出版。有洛陽紙貴之譽。女之父名裕庚。字朗西。曾仕清爲法國公使。兵部侍郎。總理衙門大臣。滿人中之佼佼者也。辛亥冬。有西國女士哈蘭曾親訪裕女。問德琳滿朝之所以衰亡與滿宮庭之情狀。彼皆歷歷言之。因譯其問答之辭如左。問滿朝之亡其原因可得聞乎。

答曰言之甚長。禍之潛伏甚久。特北京人士鮮有知者。吾處則早知之。吾父于日清戰爭後曾豫言曰。不出十年或十五年中國必有大革命。滿洲人將從此已矣。但及早改良政治。猶可爲力。否則無及矣。臨時滿洲人錮蔽特甚。吾父雖欲進言而不能。西太后尤頑固。誓不願生前有變法之事。吾儕所希望者以爲光緒復位。或有新政。然早知西太后死後。光緒無獨活之理。滿洲宮庭之事固多不可思議者。但言之太長不能盡述也。中國本稱古國。夙稱守舊。苟有改革。

則必有不便于己者出而沮撓。今則世界又一變矣。留學歸國者日見其多。彼曹翹沐西方之文明自由。故欲紹介于中國。遂不得已而有革命之事。吾固甚表同情。以個人意見言。吾亦贊成革命。吾最惡中國舊俗。但吾家已較進步。在滿洲人之家。更覺絕無。僅有吾父夙有志于改革。吾四五歲時。彷彿猶記其言論。少長卽令吾輩學習英文。爾時吾家居沙市。吾父令吾輩就學于教會學堂。聞者皆不以爲然。目爲賣國奴。或目爲叛逆。然彼毅然不顧。卒安心就學。爾時政治腐敗。達于極點。用人失當。政以賄成。各種要職。如督撫司道等。皆以貨取。西太后有所欲。則索之大臣。大臣有所欲。更索之各官。譬之子爲總理大臣。吾欲得官。則囊金面求。子旣得吾金。設更有多金者。踵門而請。則子亦兼收並蓄。腆然不以爲恥。其習慣然也。苟由此道。故稍知自愛者。每不能得職。其得職者。皆腐敗喪恥之徒。此風自西太后来。至今未改。吾以爲今日之革命。職是故。

也。今之倡言革命者，亦不過要求人民應得權利，以官職言，人人固當有服官之權利。若如滿洲人之法，如攝政王之法，則無錢者將終其身沉淪而不能自達，欲不革命得乎。

問滿洲貴族及大官何闕葺如是。

答曰：滿洲人從無學問之事，既惰而不學，更愚而自用，然距今八九十年前，則滿人亦多好學，不乏才能之士，今已矣。滿人之中更無可與語者矣。

問滿洲人之闕葺性質使然乎，抑教育習慣使然乎。

答曰：教育使然，固無疑義。彼所聞者無非諂諛之言，所欲者無非宴樂之事。少年皇族則尤甚。攝政王少年時，卽不喜讀書，其兄弟亦然。其父待之甚厲，然其母縱容之，不使入學聽其遊嬉。又攝政王之病，更在闕弱，無能彼從，無所表見。吾固深知之，親見之，吾屢與交談，故深知之。

問此輩何以教于深宮之中此其影響得無及於政治乎

答曰此大誤也然歷代皇帝莫不如是光緒帝亦如是然光緒稍有知識其特例也皇帝日常所相處者惟太監耳於天下事絕無所聞知太監既爲最廢敗之階級苟與此相處卽永無交接賢能之日而蒙蔽遂愈積愈深又滿洲風俗其子對於父母之僕隸當加以敬禮故皇帝對於老太監亦不得不加敬禮否則太監卽可讒之太后此實最惡之習慣現在隆裕皇后之爲人亦頗不惡且稍有舊教育若在往時亦可支持但今日情勢大變未免不合時宜耳

問皇太后之勢力能詳告否被何以有如此大勢力

答曰此滿洲家法也皇帝年幼則太后代之掌握一切大權皇帝不過虛名卽他日太后退位皇帝遇有大事仍須稟命而行前西太后卽其例也人皆知一切上諭爲皇帝之上諭而不知其爲太后之上諭前西太后頗喜攬權隆裕別

不。然。自。知。力。不。勝。任。且。亦。志。不。在。此。

問。隆。裕。之。爲。人。如。何。

答。曰。極。和。平。極。鎮。靜。毫。無。深。心。頗。有。自。知。之。明。自。知。其。不。及。西。太。后。故。亦。不。敢。攬。權。

問。果。能。立。憲。而。認。宣。統。爲。君。主。則。隆。裕。將。如。何。

答。曰。彼。願。退。位。享。平。安。之。福。吾。在。宮。中。時。有。事。問。彼。輒。曰。我。不。敢。言。或。曰。我。不。能。言。總。之。彼。不。願。干。預。政。事。彼。所。望。者。惟。平。安。而。已。然。彼。生。平。從。未。享。平。安。之。福。彼。曾。受。西。太。后。之。虐。待。幾。於。蹶。天。躋。地。雖。彼。係。西。太。后。之。內。姪。然。其。受。虐。有。如。此。者。

問。隆。裕。有。實。權。否。

答。曰。無。實。權。但。彼。亦。不。欲。西。太。后。在。時。曾。囑。隆。裕。應。接。外。國。女。賓。既。竣。事。吾。謂。

隆裕曰。一旦太后死。願代太后握大權乎。隆裕答曰。此不一定。我固願作皇后。不願作太后。我若有子。則須從子。若既無子。則亦承繼他人之子。與西太后等矣。

問攝政王與其弟之人物如何。性質如何。

答曰。載灃至愚。至闇。弱且至頑。固無人可與之言。改革有試與言者。則答曰。吾列祖列宗。不如是。吾何必如是。其頑固如此。其兩弟則少異。曾遊歷歐美。但腦筋亦自不佳。要之兄弟三人。皆頑劣。性成兩弟。尤好荒樂。吾一言及此。又憶及一人。曰。振貝子。會赴歐洲。賀英王愛德哇加冕。爾時吾適在巴黎。振貝子來訪。言語之間。覺振極開通。方驚異。不置。因爾時滿洲王公較今更錮蔽。故也。然隔四月後。吾赴北京。則見振貝子頑固如舊。與巴黎之振貝子若出兩人。而與濤洵相類。吾問其故。則言。吾儕居何國。則從其國之習慣。吾在巴黎。安得不作開

通語及歸北京。又安得不守舊觀。此言則知滿洲人遊歷歐美者。固莫不如是。在外國時。每言歸國後如何變法。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及歸北京。則忘之矣。問然則滿洲貴族之實權如何。

答曰。現在情形又大變矣。當時載灃作攝政。貴族權力甚大。今已剝奪盡矣。哈蘭女士又問曰。然則滿人能復興乎。

答曰。吾恐其不能。且滿人亦無此志。吾與吾母曾進言於西太后。求其改革。不可謂不力矣。吾儕能操數國語言。與西太后接近。忌者甚多。謠詠蜂起。謂吾儕將誘西太后學外國人。吾儕有特別好友。乃曰那桐者。曾對衆人言語。吾母乃女。康有爲也要之。滿人果欲有爲。須改良。教養子弟之法。使就學於外。否則無可望也。命滿宗室之後輩。如攝政王。其血統本不良。載灃載濤。載洵之母。乃醇親王之妾。本奴婢也。少受惡習慣。絕無教育。醇親王死時。三兄弟皆年幼。更失

於。教。訓。且。其。母。血。統。既。不。良。卽。有。其。母。之。遺。傳。性。然。此。輩。皇。族。殆。皆。出。于。婢。妾。故。苟。有。蓄。妾。之。制。終。無。改。良。之。日。妾。之。種。必。不。良。吾。以。爲。欲。求。改。良。宜。禁。止。蓄。妾。滿。洲。官。吏。固。多。生。女。者。然。不。欲。其。女。作。妾。所。謂。妾。者。非。奴。隸。卽。敗。類。耳。但。皇室。之。妃。妾。則。以。滿。洲。官。吏。之。女。充。之。且。皆。一。二。品。大。官。之。女。此。輩。入。宮。卽。作。奴。隸。永。世。不。見。天。日。當。時。西。太。后。亦。由。妾。出。身。十。七。歲。卽。選。入。宮。中。復。生。一。子。乃。由。此。得。權。勢。其。子。卽。同。治。十。九。歲。而。死。吾。深。知。西。太。后。未。嫁。時。之。情。狀。他。日。當。別。記。之。彼。入。宮。後。備。嘗。艱。苦。其。後。乃。得。勢。力。

問。中。國。若。求。改。良。當。以。何。者。爲。先。務。

答。曰。當。從。家。族。改。良。爲。始。第。一。當。廢。蓄。妾。之。制。外。若。官。制。改。良。亦。屬。要。務。政。府。重。斂。于。民。然。政。府。所。得。者。實。不。過。四。分。之。一。其。四。分。之。三。皆。爲。官。吏。所。中。飽。若。能。改。良。官。制。則。以。中。飽。之。資。施。行。新。政。固。綽。有。餘。裕。矣。外。如。中。國。財。政。亦。須。改。

良宜釐定幣制本位統歸劃一亦大有益於商民也

問宣統尙幼可施以教誨使成英主否

答曰此視其教誨之法如何若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則所見者無非太監一

物不知安能望其有成

問君意應用何法教之

答曰此宜從幼訓練稍長則無及矣太監輩方日進諂媚之言以錮蔽其聰明惟恐不及今宣統已五歲矣以中歷計之已六歲矣吾深爲之懼所以然者以其血統不良易於墮落故也宣統之母聲名平常人所共知宣統之外祖榮祿曾專大權其人姑不論宣統之外祖母乃榮祿從揚州所買得之奴婢宣統之母卽其所出故宣統之母甚得遺傳之惡性更以遺傳之惡性遺傳於宣統故吾謂血統不良職是故也論人固不能專論其血統然須知血統既劣更受宮

中之惡習。慣固不可救藥也。聞中國若改民主。則滿洲人之地位將如何。答曰。吾意民主派勢力既如此強盛。滿人必退避靜處。此吾一人之私見。或不以爲然。然吾議滿洲人決無爭鬥之思想。必退避賢路。而後已。滿人中固無反對此舉者。乃若有之。則退位之攝政王及其兩弟耳。然外觀若其勢洶洶。其實胆小如鼠。要之滿宗室中絕無強有力者。皆謂之懦夫可也。故吾謂宣統決無長進亦此故也。

問君意何種政體最宜於中國。

答曰。吾意不如暫用立憲。君主若用民主。恐有黨派之傾軋。省界之糾葛。現在民主派固聯絡一氣。然偶一得手。或起內訌。此中國人之根性。如是。但他日教育普及。自可用民主政體。

問宣統帝既係滿漢雜種。其中果有幾分漢種。幾分滿種。

答曰。宣統爲攝政王之子。攝政王卽爲半滿半漢之種。因其父爲滿種。而其母爲漢種也。宣統之母則有四分之三爲漢種。四分之一爲滿種。因宣統外祖母全爲漢種。而外祖父則爲半漢半滿之種。故合外祖父外祖母計之。實爲半滿半漢。加半漢半滿卽爲漢三而滿二。由此觀之。則宣統之種。漢多而滿少。因其母既有四分之三爲漢種。而四分之一爲滿種。其父有四分之二爲漢種。而其餘四分之二爲滿種。是以宣統計之。乃八分之五爲漢種。而八分之三爲滿種也。此四十年內。滿種相雜者甚多。皆由買妾故也。攝政王之兄光緒。則爲醴親王之嫡妻卽西太后之姊妹。

問袁世凱愛滿人乎。

答曰。彼爲西太后所寵。任西太后倚之如左右手。然彼實不愛滿人。問若用君主立憲。則滿洲宮庭如何改良。

答曰。隆裕尙須研究教養之法。方可着手改良。吾以爲教養宣統當用外人之法。教養之當時之教。以愛民治國之道。然無論如何。須觀其所娶之妻如何。若按舊例。須娶滿人。然滿人之女。要不足爲皇后也。吾意滿洲人無論如何。愛法終不能脫去舊習。昔有滿人任美國數年。然頑固如舊。不少變更。其明徵也。吾亦滿洲人。故深知滿洲人。但自十一二歲時。卽與衆異。誓不願受此輩之範圍。他日如果改良。第一須將宮中婦女大加改良。此輩所謂公主福晉之類。皆一物不知。喜攬權而不能善用之。苟稍有教育者。殆莫不羞與爲伍。又終日無所事事。但知詬誶謠譏。故吾在宮庭時。意頗不樂。誠羞與爲伍也。中國政府之腐敗。與家族之腐敗相等。而家族之腐敗實爲政治腐敗之根原。以女子言。出嫁則受制於夫。受制於姑。中國教育。但知教以服從。隱忍。此類無意識之語。吾素不欲聞。但此輩見就學於外國者。亦深惡之。因歸國後。一變舊習。不從母命。故

彼此不相能。吾有友人。卽如是彼處境。甚苦。誠不如不受外國教育之爲愈也。

章太炎軼事

釗影樓叢話載太炎前爲蘇州東吳大學堂掌教。習居於螺螄橋頭一小屋。太炎朝出暮歸。在講堂中。上下古今萃精聚神。於是歸時。往往忘却已門。走入鄰家。而太炎不覺也。某日亦以學堂歸。忘跨一門檻。仆地。傷臂。裏創者。匝日太炎好謔。而又極滑稽。某日見之於張氏味蕪園。太炎衣一日本和尚之衣冠。一草冠。手揮團扇。兒童輩爭聚視之。而太炎奚如也。繼詢余以住居何所。余以啓秀編譯局對（時葉浩吾君所辦）還詢之。則曰。我住剛毅印刷所。問剛毅印刷所何在。則曰。否。我以對君之啓秀編譯局也。

朝野新譚 乙編

朝野新譚(乙編畢)



八十四

光華編輯社書目

名人稗乘

▲虞初今志
▲古今野史類鈔
▲(明末遺事) 蕁鄉贅筆

付刊中
付刊中
付刊中

稗海珍珠船

- 第一集 朝野新談 一名民國野史 泣羣編
- 第二集 勝國名人軼事 泣羣編
- 第三集 情天綺語 嘯廬評 泣羣編
- 第四集 名閨奇媛集 江漢小俠評 泣羣編
- 第五集 豪俠魂 亞雄評 企俠編
- 第六集 劍俠駭聞 鐵樓評 企俠編
- 第七集 清季八十家小傳 鐵樓編
- 第八集 名吏審判筆記
- 第九集 滿清外交祕史
- 第十集 清初四朝野記

▲滑稽古文(嘉善戴鼐峯先生手編)
▲滑稽新語
▲近代名人說符

付刊中
編述中
編述中

發行所 上海新閘路 光華社
 四零八號門牌 聚慶里

國民野史

(徵登美術廣告)

民國野史甲乙編於民國三年三月五號出書初版三千冊僅於兩星期間業已告罄外埠各省愛讀者及代售處紛紛函購因趕印不及致無以應此為再版在印刷中已定購去下餘冊矣社會歡迎是書已可想見嗣後月出一冊、丙丁編已於四月十號出版、其將來普行天下其銷數必與時俱增各寶號如蒙將出賣品廣告託登者敝社匠心獨運代作種種特別新奇美術廣告用五色紙插登書內觸目驚心使人人注意各寶號出賣品之銷路大受無窮之利益茲將價目錄下

廣告	一期	二期	三期	半年	全年
價目	一元	二元	三元	六元	十元
每份	四元	八元	十二元	二十四元	四十二元

如蒙賜登底稿請送至新開聚慶

版權所有

民國三年三月五號初版
民國三年三月廿五號再版
朝野新譚甲乙編

編輯者 姜 涼 羣
發行者 光 華 編 輯 社
印刷所 上海新開路榮安里
發行所 東方印刷局
分售處 上海各大書局

外埠分售處
北京 富強齋 雲南 維新書局 蘇州 振新書局
天津 益善書社 山東 會文書局 蕪湖 科學書社
無錫 日新書房 廈門 文德書局 福州 宏文書社
松江 龍文閣 長沙 會文書局 汕頭 商務書局
南京 亞文書局 廣東 文盛堂 漢口 共和書局
南洋 華山書局 江西 文盛堂 漢口 共和書局
成都 華山書局

